

赛博坊说明

本文件是仅供学习与参考的资料。“不可打印”作为本资料

的**禁令**。如若自行打印，将受到**删除此页**的惩罚。

本资料放弃版权，但我作为作者，对它是有当下的感情的。因此，资料以打赏的方式来获得回报。请根据自己受到的体悟来给予奖励。这奖励只代表你对于我与本资料的尊重与感谢。不代表着物质的等价交换：

（虽然我放弃了版权，但为了防止有人恶意修改文章内容，因此每次我都以压缩包的形式发送。请自己核对 MD5 值，我会发布在我的社交平台上，请关注社交平台与本书相关的更新

推荐使用微信支付



推荐使用支付宝



钱金铎 著

更新日志

2021 年 12 月 30 日 发布了 1.0 正式版

—明确了概念“网络空间”与“赛博空间”之间的关系。前者指网络赛博空间，后者指所有的赛博空间结构。

—不再使用“赛博人”而改用“赛博个体”这个概念，以防止人们误解为“赛博个体”是现实具体的人

—修订了 3.1 节表述的混乱，重写了 3.1 节后半部分

—重写了 4.2.4 节

—优化了公理及其推论以及定律的表达

—修订了大量语法错误

—补充了大量内容逻辑不连贯的部分

—修订大量错别字

序言

在完成了一件赛博空间的艺术作品之后，我切实地感受到了现实生活给我带来的那种包容的大地性。在赛博空间之中，虽然我在实行着某种赛博式的“实践”，但这仍然算不上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实践。因为我并没有从赛博空间里脱离出来。而仅仅寄居于赛博空间之中。一种没有超脱出赛博空间的“实践”，并不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在外去观看他的视角。即便他企图给赛博空间带去一些大地性。对于大多数赛博个体来说，赛博空间的实践带来的仅仅是赛博空间之内结构化理解。我也深陷其中。这也是为何我在互联网上教授哲学、思考哲学这么久（或者像大家所嘲笑的那样——在网哲圈混迹这么久），一直也没有真正讲清楚赛博空间的实践与现实实践关系的根本原因。我并没有从赛博空间中超脱出来，也就无法获得大地性的支持。从而无法从一种外在来观看这种结构化过程。我在赛博空间献祭自己之后，我得以从中超脱出来，从而，我获得了那种真正实践的体悟。也正是在这艺术作品的诞生之处，我可以真正开始去处理赛博空间的一些问题了。这正是我想揭示的赛博空间学与赛博学。

赛博空间的问题远没有在我当下的这个时代的人所想象的简单。首先就在于它与现实世界的关系问题。到目前为止，对于赛博空间，在哲学上对他的论述还是不够深入的。这其中最大的原因当然是因为哲学家往往年纪都过大，在我写本书的这个年代，他们还并没有被这一空间所中介。现实世界、经济世界与网络世界的界限还是分裂的。或者说，哲学家根本就没有真正进入过网络空间之中。也就无法感受到网络空间问题的复杂性 with 深刻性。更重要地是，人们无法超出形而上学框架去获得一个赛博空间学的视角。这一点在许多还未进入网络空间的人那里有着非常一致的表述：他们会认为网络空间是虚幻的，这当然是一个十分准确地表述，但他们下面的逻辑则是——网络空间是虚幻的，所以他不是很重要，我们应该回归的现实生活。当然，这句话的结论也仍然是十分正确地。然而，关键的问题不在这两句话所要表述的内容上。而在于对待虚幻的网络的态度差异上。正是因为还未进入网络空间的人还未进入赛博空间学，所以他们才会认为这些虚拟的问题可以完全不用去处理。因为他们可以很好地将网络空间与现实世界切割开，从而不去管它。然而，这对于一个被网络空间中介了的赛博个体来说，可以说是天方夜谭。赛博个体无法做到区分现实与虚拟，自然也就无法像现实人那样“不去管”网络空间的问题了。

在当下社会又在不断地将现实人转换为赛博个体。看看我们身边的智能手机。它已经成了这种转换的装置。在 20 世纪 90 年代，互联网刚进入家庭生活的年代，网络空间的辐射面远没有现在这么广。互联网绝没有像现代那样深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如今，我们的生活已经离不开网络了。这一点，在我生活的国度尤其明显。我们的生活已经必然地要依靠互联网来完成。特别是在新冠疫情发生之后，互联网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我们走到哪里，都要出示一个来自于互联网的身份证明。

我们的行踪，无不被记录在网络空间之中。如果说疫情最长远地影响，应该不是他影响了我们的出行。而是它是一场毋庸置疑地、强制性地赛博化过程。在我生活的国度中，这种强制性表现得尤为明显，人们无法拒绝手机作为一台赛博转化器，无论是对上至八十岁的老人，还是对两三岁的儿童，他都现实人逐步的拉向虚拟，把现实人转换为赛博个体。这也就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到网络空间。而另一边，我们对这一空间却毫无所知。（当然，我写书的当下人是意识不到这种毫无所知的。他们会说网络都是用人类创造的代码写出来的，难道我们会不理解它吗？）也正是这种毫无所知，导致了许许多多的社会问题。因为赛博个体最大的特点就在于现实与虚幻空间的混淆。以至于，网络的问题会深刻的影响现实世界。这一点是很多人都能感受到的，但却又并不重视的。但网络空间并不是完全否定的，有时候，社会生活可以运用网络空间，来实现一些以往做不到的事。比如在社交平台的民主监督。再比如，在网络上发起的股票散户抱团袭击大资本的 Gamestop 事件。前者是在赛博空间中常常可以看到的，对现实政治制度、社会道德的影响。后者则是在网络空间对经济空间的影响。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详细讨论这些问题。这些绝不仅仅是一个通过互联网的社交沟通联系，影响现实的简单问题。你会在后面的章节看到随着我的讨论，他会越来越复杂。要真正理清清楚以上现象，以及诸多当今世界发生的事件，绝不是去仅仅讨论这些问题本身，而是从一个更大的视角去看待，从而“顺便”解决了对于一个事件的理解。这也如同一个数学悖论的解决，绝不是在原系统之中解决，而是要超越出原系统，在构造的新系统中才能理清一样。对于事件的分析者来说，如果看不清楚这种结构系统性，就会深陷于单个事件而无法获得更加深刻的答案。再之，他们很可能也不会重视那些跨越不同领域的现象。在网络空间的问题上也一样。甚至于我正在写的这本书一样，也一定会有人观看后不以为然的认为网络空间的问题其实没有什么难度。之前的人都讨论过了。诚然，我现在确实没说出什么新的内容来，因为我还未开始我的讨论。但更重要的是，大多数人无法获得关于网络空间这一结构化的运作方式。而这种结构化的直观，恰恰是需要人在体悟中才能获得的超脱一个系统的能力。准确地来说，是一种强力意志的运用能力。

我还可以从实际的结果上来反映大多数人都忽略了网络空间问题的深刻性以及现实生活的社会现象。我们可以随便点开一个社交平台。看看有多少深陷在网络空间中无法自拔的“人”。有多少现实政治事件被放在网络空间中而不受人的控制地酝酿与发酵。如果那些在互联网事件发生之后企图公关的人能够算得上重视或者如他们所说的对互联网的规律了如指掌的话。那他们怎么可能会获得一个与他们的期望相反的结果？在政府的执政上，又有多少政策在互联网上不受控制的解读，又有多少政策被误解。有些政府官员，由于对网络空间的忽视，往往以禁言来处理。却不知这种禁言，恰恰带来是更加深远和可怕的影响。这违反了网络空间某种已经必然存在的“规律”，这种禁言就会导致被禁言者，以及知悉禁言的人们在意识形态上的深刻转变。从而在意识形态的影响下深刻的影响现实世界的行为与举止。我当下生活的国度，这种问题尤为明显。

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所生活的这个国度的经济空间，是依靠互联网以

及互联网企业所带动活力的。电商的发展所带动的快递业、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实际上解决了许多经济难题，也带了很多问题。同样，互联网的发展又解决了许多科技发展难题。同时也给互联网带来了新的困境。（或许有人并不认为互联网的发展带来了多么大发展，他们或许认为是政策的影响更大，等等观点，这些都在之后讨论）这也仅仅是开始，可以预见的是，未来互联网解决的不仅仅是当下我们已经看到一些好似并不明显、不重要的问题。而是更加深刻的改变着我们的社会。比如上文所提到的社交平台的民主监督问题，如果我们能够弄清网络空间的结构化规律，那么我们就能真正地实现一种全新的民主化监督机制。那么，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等问题便能在民主监督的机制下迎刃而解。再比如教育不均衡问题，人才选拔问题，实际上都能通过网络空间解决。当然，离畅想的实现我们还有很多路要走。因为连现实与网络空间的关系问题我们都还未搞清楚，就更别说掌握它之后且对其进行调控的问题了。可以说，我们才刚刚迈出第一步，差得确实有点多。我相信在我生活的国度中，未来的网络空间的问题，就像 20 世纪美国的金融家那样热于被人们所研究讨论。美国的发展得益于金融的发展。（在第一章你会知道我为什么会以此来比喻网络空间的发展）而我所在的这个国度的发展，则将得益于网络空间的发展。或者更准确地说，得益于对网络空间的理解，得益于深刻体悟到现实与虚拟之间的关系的理解：在既不失去大地性的前提下，又获得来自网络空间的自由。

我写本书的缘起来自于我在网络空间的实践以及我所想呈现的艺术作品。如今的网络空间还处于比较混沌的阶段。人们无法区分现实与虚拟，从而导致在网络空间的自我与现实生活自我的断裂。这是一个关于实践问题的讨论。在这种现实与虚拟的断裂中，导致了一种可以在网络空间无尽倒退的可能性。因为这个空间本身就是虚拟的结构化空间。是不存在肉身的。也正是因为他是思维结构化的空间，只存在思维之“我”，从而自然地存在一种必然结果——“我”完全可以存在于一个任意空间之中。这就导致了两种态度的诞生：

一部分人利用这一点，在网络空间中以某种意识形态来当网络空间的集权者。他们可以利用结构化运作，聚集自己在赛博空间中的地位，以好享受现实得不到的权力快感。进而，他们由于虚拟现实的混淆，必然会诞生出一种盲目的自信：企图用网络空间的权力去争取现实的权力。在这一点上，过去的人是无法做到的。然而，如果所有人都作为赛博个体而存在了。这就成为了可能。因为当所有人都无法区分现实与虚拟的时候，他在虚拟世界的权力，也就是现实世界的权力了。在这一点上，他们在网络空间的自由性上做的太过头了。而这种过头的终点是聚集在他自己身上的集权。是被困在自己的意识形态里，自我欺骗的傲慢。然而，对于他们的批判是无法成立的，因为现在的社会，特别是在我现在生活的国度中，越来越多的人分不清虚拟与现实了。这也就意味着现实与虚拟的界限模糊不清，他们在网络的“实践”也被分不清两者关系的人认为是真实了。

这种无法批判还表现在另一个层面：即他们在网络空间中可以有无尽的理论结构化空间。他永远可以为赛博自我找到一个位置，并且隐藏自身的位置。最为典型

的就是操持着一种话术。在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中构建自己的国度。而在表面，他则可以贴上任何公众想要看到的意识形态。比如想要拉拢右派他们则说一些右派话术，拉拢左派，则说左派爱听的。并且最为关键的一个步骤在于，把他们用一套完整的逻辑串联起来，取名叫做辩证法，从而构成一套自己的形而上学体系。这便是网络空间所能带来的优势。因为在这个空间中没有肉身的我，没有人能够真正在这个空间中以照面的真情实感去面对他人。人们在网络空间里总是在先的以思维去观察人，那么这就必然导致他们落入到这些人所构筑的“蜘蛛网”之中。成为他所俘获的猎物。一旦有人揭穿他的自我位置，他可以在网络空间中任意逃跑，构筑新的自我空间。而实际上很少有人能把他们逼到这一步，因为在他构筑形而上学的话术中，已经很难让人摸清头脑了。更不用说揭露他们了。这类人在明眼人看来，往往说出了很多自相矛盾的话来。但他的支持者又总是在形而上学的逻辑之中相信了他对这些矛盾的所有理论化构建。当你反对他其中一点的时候，他可以随时以相反的观点对其进行反击。在网络空间中，任何人都可以立于不败之地。胜败的关键就是比谁在网络空间中拥有更多的话语权以及意识形态的支持者。然而，网络空间的胜者，实际上是现实世界的弱者。真正地胜者则早就超脱了网络空间的束缚，在现实与网络之间自由穿梭了。对于现实与网络空间的视角来看，真正的网络空间胜者，是那些能够在网络空间其中体悟到些什么从而脱离网络空间的人。但这一点却是需要真正现实的实践来完成的。然而，赛博个体又往往在自恋之中又以自身的虚伪“实践”聚集了网络空间的权力。这就使得他更加的自大，更加的集权。更加的立于不败之地了。假设有这么一个赛博个体，他可以在网络空间上关心任何人，他可以关心工人，可以关心底层百姓。但他却仅仅是在网络空间中为他们说话。而不会在现实中有那么深刻的对底层百姓与工人的关心。赛博个体是分不清虚拟与现实的，这就必然导致他们要将虚拟的话术、虚拟的权力同样也运用到现实之中。他们会有某种“实践”行为，并且会加上意识形态的包装。比如工人心理咨询等等之类的工作。然而他们要在现实中获得权力才是他们的根本，这就意味着他们必然要落入到钱与权的竞争与攫取之中去。而绝非愿意深入到与人和平相处的平凡之中。他们也不甘心做一个平凡之人。并且在骨子里认为凡是失败的。认为凡人是需要被启蒙的小孩。这就导致在现实中，他们的行为与意识形态的越发脱节。一边话术仍然在持续着引诱着别人，欺骗着别人，让大众认为自己是为百姓说话，是为底层人民着想。一边实际却在赚着这些人的钱，获取着最信任他的人的权力与信任。以满足他们想把虚拟世界的权力转接到现实世界的愿望。然而，他们最大的弱点恰恰就在于现实世界之中。因为在这个世界中，他们没有退路。他们有肉身。他们害怕这个肉身受到伤害，甚至害怕这具肉身被人发现。他们害怕感情，害怕与人发生关系。这便是社交恐惧症在赛博个体身上集中体现的原因（并不是说所有社交恐惧症都是网络空间导致的，只是他们集中体现在赛博个体身上）。他们害怕在与人的感情中对对方明白自己的真心，他们无法面对真情实感，他们是情感上的弱者。深怕对方知道自己的感情而丧失掉自己高高在上的地位。因为真情实感，必将来源于真正的平等、宽容与温柔。他们做不到这一点。

对此，他们当然有自己的应对方法。首先他们会在话术上就首先把一切肉身与体悟贬低成低级的，好让结构中介掉，悬置掉人的情感与肉身。这使得体悟只能进入一种思维的自我空转之中。这一点在网络空间之中是非常容易实现的。因为网络空间本身就只能以思维结构来运动。网络空间本身就是思维外化的结构形态。其次，他们会尽量的让自己待在自己所织的“网”之中，从而防止与显露自己的真身。我甚至听过有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赛博个体对人说害怕线下见面的，他们认为线下的见面对他来说是一种危险，因为他觉得他在现实会被人伤害。然而，一个真正关心底层的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怎么会害怕面对现实世界？这正是对他们话术最好的揭露。对于赛博个体的批判，我们是不可能在网络空间中完成的。因为这就是网络空间最大的特征——可以不断思维结构化的领域。

而第二种赛博空间主体，则不聚集自身的权力，或者说，他们并不聚集超出自身的权力，他们只享受网络空间带来的“自由”。他们认为网络空间的“自由”是难得的，这正是现实世界所无法达到的完美乌托邦形态。然而，由于网络空间的思维化原因，他们必须在此做出一种抉择：要么在这个空间中永恒的不包含着任何情感，只有思维的结构化；要么他们在这个空间中为了享受自由，那么，他们就必须体会肉体的欲望感受，从而必须运用情感。那么他们就必然产生在这一空间所无法承载的矛盾。从而受制于现实世界的伦理道德。因为情感必然的是超脱出网络空间，只能在肉体的照面，触摸中产生的。这导致他们不得不永恒地面对这一抉择。当他们享受网络空间的自由快感时，他们需要情感，就必然引来肉身的感悟，这时网络空间就被瓦解，现实伦理就会炙烤着他们。当他们没有感情的时候，他们又享受不到肉身的快感。而仅仅只能通过思维来获得思维的快感，即话术的权力来享乐。这就导致了他们在思维与肉身之间一种“病态”——不断地在情感与语言暴力之中切换。一边爱慕着某个不确实存在的网络空间对象，一边又在语言上表达他们的肉身快感。从而从中获得某种界于肉身感悟与思维话语权暴力之间的状态之中。当这两者一结合，就是一种诡异的形态：说着语言暴力的“感情”，同时，又带着网络空间所必然带有的符号秩序的自由转换——黑话（小圈子话语体系）。他们会以这种符号的替换去隐藏掉自己的“感情”，又会以符号的替换去隐藏掉自己的“语言暴力”。在这个符号空间的自由中，他们其实在不断逃避自己的感情，又不断地在逃避暴力的自己，他们自以为很自由，但却无时无刻的在隐藏自己，从未面对的真实现实。他们的自由是建立在自我逃避上的。是网络空间给了他们这种可以永恒逃避的自由空间。在这个空间中，一切伦理关系、现实世界的社会关系、文明、意识形态都可以被他们抛弃，他们也不会为此感到有任何羞愧。他们在网络空间中深陷的太过头了。以至于他们需要保护这个网络空间不被瓦解。保证网络空间的悖论是绝不能出现的。于是，因为自由，他们要感情，却为了保护网络空间而逃避感情。他们要语言暴力，却为了保护网络空间，而无法真正地面对暴力的自己。从而只能以替代的符号来掩盖所有的一切。

他们都在赛博空间中深陷的太过了。更没有弄清楚网络空间与现实之间的关系。这便是我与他们的交流中所感受到的，这便是缘起之一。

还有一个缘起，当然就是我已经完成了《荒谬的见证》的绝大部分的论述。即便或许现在仍然有些人不明白这本书。但至少我做了防止形而上学化误解的工作。在完成了向本源回归的道路之后，我可以放下心来处理由人类思维在操心的强力下构筑幻象（现实）问题了。只要有《荒见》在，这种张力就能保持，就有人能够施行这种力量来维持大家对于本书的误解。在此，我对能够理解《荒见》的人表示感谢。我也因此而深感欣慰。

除了在感情上的缘起，本书另一个缘起则是在学术上的。那便是我对于经济学以及金融学的体会。这便是我想要讨论的三个层面世界关系的问题，他们分别是：现实空间（世界）、经济空间与赛博网络空间。为了方便，我将他们称为第一幻象体系（空间）、第二体系（空间）和第三体系（空间）。我将会在第一章讨论他们之间的关系。

目录

序言.....1

第一章 导论.....1

1.1 现实、经济与网络空间.....1

1.2 现实、经济与赛博空间.....7

1.2.1 对象 a、货币与欲望.....9

1.2.2 社会、市场与赛博符号空间.....12

1.2.3 理念、债券市场、符号化的意识形态.....15

1.2.4 政体、银行与赛博主体.....19

1.2.5 分配制度、股票市场与符号分配.....22

1.2.6 附文：【宏观赛博学】论赛博学的正义性.....27

第二章 赛博主体.....35

2.1 赛博主体.....35

2.1.1 半赛博“人”或主体.....41

2.1.2 赛博个体.....43

2.1.3 自媒体赛博主体.....44

2.1.4 赛博圈子.....46

2.1.5 平台赛博主体.....47

2.1.6 赛博空间中非赛博化的艺术作品及其反面.....50

2.2 赛博主体间的关系.....58

2.2.1 双向赛博化的赛博个体.....60

2.2.2 双向赛博化的自媒体主体.....69

2.2.3 赛博圈子的特殊赛博化方向.....72

2.2.4 赛博平台的双向赛博化方向.....76

第三章 区块链与赛博金融.....83

3.1 赛博化的两种形式.....83

3.2 赛博空间学中的虚拟货币与区块链.....87

3.2.1 赛博空间学视角下的比特币与以太坊的区块与链.....89

3.2.2 穿透比特币与以太坊体系的鲁棒性分析.....94

3.2.3 跨空间的比特币以太坊意识形态.....97

3.2.4 赛博金融的赛博化与空间结构.....100

3.3 作为艺术“装置”的区块链.....104

第一章 导论

1.1 现实、经济与网络空间

赛博是 Cyber 音译，源于希腊文 Kyber，原意为舵手。它的含义是舵手掌握着船航行的方向，因此有掌握者、控制者，也就是领导与统治者的意思。赛博一词是在互联网等虚拟技术的发明时代背景之下，在人本有的认识之下，为了表明虚拟结构对人控制的概念。这也区别出了虚拟对人的统治与现实政治中统治者对现实的统治的差别。这一词汇是在人的认知之中自行生成的。这正是思维结构与现实世界结构的关联所自行成就的结果。因此，我们首先就需要来处理，赛博与现实之间的关系。

现实空间

从某种意义上，现实世界也是一种“赛博空间”。因为人类社会正是在人类思维外化出的结果。人化的世界是赛博空间的最早呈现。人类不可能脱离人自身的视角去看待一个非人化的世界。或者更准确地说，非人化的世界是不可言说不可被我们所讨论与认识的。也正是在这个前提下，人化的世界才成为我们所称呼的“现实世界”，而“现实世界”所构筑出来的社会关系，才被称为“现实空间”。在非人化的自然看来，已经被人类思维所中介了的现实，实际上是一种幻象。这个幻象的缔造者正是人类自身。或者再深入一些，是人类的思维。由此，我可以称人类的社会、文化这样的有机结构为第一幻象。

研究第一幻象体系的切入点有很多。其中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都是从这个结构关系深挖从而对这个幻象体系进行研究的学科。然而，这几门学科对于第一幻象的描述不够深入。而真正能够使得第一幻象被揭示的正是更容易被人类所把握的思维外化体系——语言。

在此有这样的一种区分要完成：一边是人类自身的、没有被当作思维研究对象的社会与文化是作为第一幻象而存在的。另一边，当社会与文化作为某种研究对象之时，它就脱离了本有的敞开生活世界。从而再一次被思维中介了一次。这个被中介的结果正是在思维固定中去思考它本身所导致的。在经过了漫长的人类对社会、文化的思考与研究过程之后，人们终于发现了一种更为“轻松有效”的研究人类文化的方式。那便是语言学。这同时也是在哲学反思之中，语言学转向的由来。一个没有被作为对象的社会与文化生活，是第一幻象，由于它接近非人化的自然敞开。因此，它与自然一样很难被理论与思维把握。只有经过了视觉中心主义之后的思维结构，通过思维在哲学的发展中，这一把握才成为可能。而当这个被当作对象的视角诞生的时候，人们恍然发现，人类本身就已经有这一复杂结构的投影，就是语言

系统与语言结构。也因此，哲学家转而研究语言，从而代替研究思维，也代替文化与社会的研究。也就是说，人们为了获得某种深刻的领悟，不得不在第一幻象之上，又创造了一个对其把握的幻象体系，即研究他们的理论。这些理论的、语言的理解，仅仅是人们为了符合思维去领会世界又做的进一步建构化行为。对于此的讨论正是哲学的内容，我们可以勉强说：如语言、理论等等的可能成为对象的视角建立，是又一个“赛博空间”，因此，我勉强称其为语言幻象体系或者语言（赛博）空间。而又因为语言往往表明了思维的结构，并且这种思维的结构就是理论体系的结构，因此，这一幻象体系也可以被称为理论（赛博）空间。他们共同构成了语言与理论的幻象体系。

对于语言的幻象，在任何文明的早期，它是十分贴近第一幻象的，甚至于在其中有非人化的自然真实。但文明的发展正是在体系的完善与建立之中，从而，这一幻象体系越来越脱离了那种不可把握的非人化的部分。我们所认为的文明的发展，正是幻象体系的复杂化与完备化的努力过程。社会、文化在思维的结构化之中也同样被更进一步地代理（Agent）。成为了某种被引领的、发展过程。正是思维的幻象在带领着人类建构文明发展文明。也就是说，发展的文明与历史虽不是文明与历史的本来就必然包含的形态。但一定是文明这一内涵的题中之义。文明就是要被发展与引领，被界域，被建构，诞生出更多的幻象体系以完善它自身。导致文明作为一个有机主体的，正是人类思维结构化的必然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研究、探索，都是为了构建它而被视作有意义的。数代以来，人类的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家、科学家、经济学家都是为了文明的发展与延续而做这样的努力。并且在这一努力下，文明的幻象则进一步的复杂，进一步地、诞生出了更为深邃的，复杂的社会关系。这些关系把人类社会的一切现实生活，社会关系再一次地中介了起来。成为了在社会关系之上的另一完善的体系——经济空间。

经济空间

经济（赛博）空间是在人类对社会的把握之上建立起来的思维外化空间。他仍然可以被称为“赛博空间”。相对于现实空间与语言体系来说，经济空间诞生的更晚。在现实空间与人类的思维结构化达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经济空间才逐渐的形成他的体系性。经济史的发展历程，正是一套被中介化的幻象建构史。我们不应该放弃对这种幻象建构模式的考察，因为整个经济史的内在结构性是与语言的内在结构性是同胚拓扑学结构。不过，经济史还是有着他超越语言的环节。那就是：他首先是诞生在人类的劳动之上的社会关系的结构化。这不同于语言。语言在人类文明诞生就存在（或者说有语言才称得上文明）。它具有着更本源的与自然的联系。然而经济空间的幻象建构，是人类第一次以与社会生活如此相关，又与本源相距甚远的基础上，仅凭思维外化本身所凭空创造出来的拓扑学空间产物。经济空间是第一套在“赛博空间”上又赛博化建立的“赛博空间”，并且他还与我们的现实世界如

此接近。正是因为他的这样的矛盾性质，一方面，经济空间揭示了现实生活与自然的关系；另一方面，经济空间揭示了一个能够更清晰的与自然关联的拓扑结构的关系。也就是说，语言他太过于陷入思维结构之中，以至于我们无法从中获得它与现实、自然的区分，也就容易使人们落入到语言的陷阱中去——形而上学的繁复结构化。这就使得对于语言哲学的研究往往难以获得其真正的拓扑学运作下的生成规律。而经济空间正因为其凭空构建性，使得我们能够更加清晰的看清楚这一结构的生成过程。而经济空间的这一矛盾的特性，正是在马克思这里被指出的。经济空间一边揭示了对于过去的、历史的中介结构化的“唯物”性质。（这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内涵）另一边，它让我们得以在这种结构化的构成中，预知未来人类对现实世界更深层次的结构化过程。甚至，我们可以从经济的结构化进程中，预知更加复杂的幻象构建进程。这正是赛博空间学所要真正研究的内容。马克思首先指出了政治经济学之中历史因素的结构必然性。也指出了经济空间中介了人的社会关系这一点。从而，马克思抛弃了对第一幻象体系的研究（即放弃构建一套语言理论体系），它直接指出了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政治经济与人的关系问题上，甚至答案就仅仅在于对第二幻象体系的研究。在此，《资本论》谈论的正是整个第二幻象体系的拓扑学结构。是最早的赛博空间学。而马克思早期的文本，则是在解决第一幻象与第二幻象之间的关系问题。最为代表性的就在于《1844 年经济学手稿》。因此，我们需要继续进行马克思的工作。通过对第二幻象体系的研究，来获得关于真正赛博空间的内涵。这正是赛博空间学所要研究的内容。这一内容不是对象化的。是在现实生活之中的，拓扑学结构的领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预见未来的赛博空间学会诞生出以数学拓扑学为基础的赛博拓扑学。他是赛博空间学的另一个以数学理论作为指导的研究方向。利用数学来达成对赛博空间的完整结构化把握。而一般的赛博空间学，则是经济学、互联网关系、互联网管理、计算机技术等等学科所构成的赛博空间在人文社科领域的研究，它是在对整个幻象体系（包括现实世界）的偶然性中，领会到对整个赛博空间的把握。甚至于，它的研究对象也在于对未来更加深层的赛博空间的变化与发展规律的总结与预测，甚至是对未来乌托邦的美好希望中诞生的。在肉身体会的希望中，人们才获得肉身的实践性，从而处理好赛博空间、现实、大地、感情与艺术等等之间关系。赛博空间学就是这样一门学科。广义赛博空间学，是从任意的一个幻象结构中挖掘其中的契机，挖掘一种可能穿透拓扑学结构的事件，来获得对整个赛博空间以及他们之间关系的学科。也就因此，它关键在于对于赛博空间历史的发掘工作。他是作为知识与考古学而存在的。在哲学领域，这个工作福柯已经完成了一部分。现在我们可能需要对经济空间这一赛博空间做更深层次的发掘考古。而更多地是，我们应该从经济空间之中获得更多。这便是赛博空间可能的发展形式。以及人们对赛博空间的把握规律的行为的讨论。在经济空间中，赛博空间的进一步发展是通过金融学来完成的。金融学是在经济空间中再建立一套控制程序的赛博幻象的体系学科。通过对货币的调整，经济空间把握住了现实空间的超出部分。也正是如此，我们可以把第二幻象分为经济空间与金融空间。（我们将在第 3 章第 1 节讨论他们之间的区别。）然而，金融学的题中之义就是要控制好经济空间

的稳定与发展。这使得金融学反过来通过这种赛博空间的运作，把握住了被思维寄生的现实世界。正是这种把握，使得金融的操作可能调整整个社会结构，社会关系。从而完成统治者对所有空间操控。对于现实的统治者来说，他只要把握住了经济空间，就能够把握现实世界。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正是因为现实生活实在是太难以把握了。有太多事件不受控制，不能把握。而统治者不愿意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然而，经济空间的发展使他看到了操控现实的可能。正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到经济生活之中，社会越来越被经济所中介。统治者只需操控经济指标，就能从大结构上把握住现实世界。这就使得一边要使得经济结构更加的深化复杂，一边要让人们更加的深入到经济生活之中。从而可能更好的被统治者所把握。这比直接控制现实生活简单多了。金融的诞生使得这种控制更加可能。只要通过银行调控货币，调控生产与劳动，就能够把握住整个文明的结构性。这正是金融学的意义所在。金融的市场部分，正是结构化空间的复杂体结构。而对金融的管控，正是银行所要做的。而央行在银行之上，代替国家实行这一管控。只要把握住了这一经济空间，现实也就不会出现结构性崩溃。这种管控的金融学，是使得幻象更加加深的金融学。而绝非对于赛博空间的超出，回归到感情与大地的金融学。或者说，金融学不可能回归到感情与大地，因为他本来就太过于思维外化。他就是在幻象体系上的更深的控制论。是第二幻象的赛博空间。我甚至可以认为，调控的金融学是网络空间的真正诞生地。网络空间不诞生于互联网被发明出来的时刻。他诞生于金融学诞生的时刻。（我们会看到虚拟货币以及赛博金融的诞生正是来源于此，参见第三章）

一种回归大地性的金融学何以可能？或者说，对经济空间的调整是面向回归真实生活的调整是可能的吗？通过让人们从赛博空间中走出来，又不完全脱离赛博空间，不能违背人类、文明的基本发展，具有一定的建构性的调整是可能的吗？通过经济的调控，使得人们既不太过于沉溺于虚幻的消费主义以及拜金主义，又不被现实物资的缺乏所困扰，社会、文明的倒退为代价，这种调控是如何做到的。这正是本书正想要解决的问题。这也是整个赛博学所要研究的目标。仅仅停留在经济学领域的金融学做不到这种调控的可能。我们必须更进一步，去到真正的幻象之中，去寻找网络空间，来完成对整个赛博空间的调控可能的考察。这介于金融学与互联网之间所构成的赛博空间以及赛博金融，或许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互联网金融。互联网与金融不是被强行拼合在一起的。他们在思维里，就本己的是第三层幻象体系。也就必然会结合在一起。正是在这样的领悟中，真正的赛博空间学就诞生了。

网络（赛博）空间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区分广义的赛博空间学与狭义的赛博空间学。广义的赛博空间学指用一切手段研究整个赛博空间规律的学科。在科学领域我们称他为系统科学。而狭义的赛博空间学指仅仅通过人文的方法在人对赛博空间的感受中研究赛博空间的学科（这里的赛博空间亦是广义上的赛博空间）。接着我们要区分广义的赛博空间与狭义的赛博空间。广义的赛博空间是所有的幻象体系，他们并不该

被赋予一二三的序号，他们本身就是思维外化的结构。序号仅仅是为了方便描述罢了（实际上又是一种赛博化）。而狭义的赛博空间，则仅仅指第三幻象体系，即网络空间。在本书中，我不再对广义与狭义做更清晰的区分。请根据语境自行判断我所说的“赛博空间”所指的是广义还是狭义。有时候，我会用“互联网空间”或“网络（赛博）空间”来强调狭义的赛博空间。亦或者用“金融空间”、“经济空间”、“现实空间”、“语言空间”、“理论空间”来区分各个赛博空间的含义。

赛博就是控制的意思。但真正控制人的，正是人类自己的思维。赛博空间学的研究目的，绝不是在赛博空间中再深入的构建一套控制网络空间的更深层幻象。而恰恰相反的是，赛博空间学对网络空间的研究的目的在于真正地让人类处理好现实与虚拟的关系做准备。狭义的赛博空间学目的，是在对赛博空间的研究的基础上，获得对网络空间的管控，从而更好地使得人们更好的脱离这一幻象，回归到正常生活中去为目的的研究。我们需要专门区分赛博空间学与赛博学。前者是研究赛博空间的结构关系的。在方法上，广义的赛博空间学是运用数学、拓扑学、系统科学、人文学科已有学科的理论对赛博空间的研究。在狭义上则是在历史中寻找事件、以及在人文领域的研究与感悟的穿透来达到对结构的分析。后者则是在对空间的理解后、在对事件的领悟中，得出对赛博空间的管控方法的实践总结学问。赛博学是一种裂隙学（参看《荒谬的见证》），因为他需要保持好两方面张力，一面是让人们脱离诸如网络虚拟等等的虚假空间，回归感情的、艺术生活的道路。一面又是处理好这种回归对于现实生活的影响，文明的结构与人类基本生活、文明的保障的道路。赛博学与赛博空间学不一样，它是一门实践的学问，而非理论化的学科。

正是因为近年来第三幻象的发展已经从金融领域或是通过人的思维外化而开辟出了一条新的网络空间幻象。这使得我们获得了两种方面的变化：一方面网络空间使得原本的现实生活、经济生活变得更为复杂。人们被手机、网络、意识形态的虚拟性控制的更加深刻；另一方面，他又为人们脱离意识形态的争端，经济领域的纠纷，资源分配的不均甚至战争留下了可以回旋的空间。对此，我们必须利用好网络空间的这种积极的一面。而解决他过于虚幻的一面。金融是对经济的把握学问，只有在网络空间的拓展中，他才能有余地获得对于其自身的超出。才能把调控经济规律的必然建构性转变为可能的瓦解性调控。这一点正是网络空间的特殊性才能做到的。而这特殊性，正是因为网络既是思维外化的赛博空间幻象，又是肉体欲望的投射场所所决定的。在这里，肉体与思维混同了。正是这种虚假的“混同”使得我们得以利用这一混同，使得瓦解性的调控得以可能。因为在最为本源处，人同样具有这种思维与肉体的混同。而现在要做的，就是运用赛博空间，来完成这种契机的绽开，利用这种还是虚假的“混同”让人们回归到对自身的本源的认识中。这是赛博学要做的。

赛博空间不是一个固定的概念，本书只是要通过这三个维度（第一、二、三幻象体系）来切入对整个赛博结构化领域的讨论。并且，这样的切入方式还有很多。

比如传播学、信息学等等的传统学科都可以作为切入赛博空间讨论的契机。他们从本源上感受，都是以操心的强力意志所作为动力的。赛博空间由于它时刻在变化，不可能被真实的当作对象来分析，本书仅仅以此三层幻象来作为描述它的切入点。而对于语言理论幻象体系的描述，则正是哲学的内容，并且我已经在《荒谬的见证》中完成了这项工作。

直接赛博化与理论化

对于金融赛博空间与网路赛博空间来说，他们都是建立在现实空间之上，从而发展起来的赛博空间。然而，这里有两层的含义：1、从历史的角度看赛博空间的发展；2、从空间本身来看赛博空间的发展。对于前者来说，必然是一个线性的过程，先有现实赛博空间，然后社会发展到了了一定的水平，人们诞生出了经济交换，从而才形成经济空间，进一步发展为金融赛博空间。而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人们才创造出互联网，于是才有了网络赛博空间。从后者看，则是金融赛博空间诞生于思维外化的结果。而互联网空间也同样诞生于思维外化的结果。他们两个之间在结构上是一样的。对于后者，他揭示了一个不断赛博化的过程。金融空间一开始具有货币，慢慢地，这个体系越来越复杂。这是历史的视角。然而，这其中是早就已经包含了结构化的发展了，只不过当人们只认识货币的时候，人们不知道后面的金融空间结构其实已经确定了。这种确定的来源是因为他必然符合思维的结构化。如果从结构上来考察，那么货币的出现仅仅是结构化的一个显现，其他的还未“确定”的金融概念，实际上是还未显现的结构。于是，在结构化上说，这只不过是思维外化的一部分，是零散的思维化结果。当其慢慢显现之后，我们才发现他可以构成一个体系。于是部分人就用这种思维外化的理论构成了自己的体系。而由于这种体系符合思维的结构本身，那么，经过社会的发展以及人们的相互沟通，一些语言赛博空间被人们所都接受了。我们才发现整个赛博体系的形成，从而发现其显现的整体特征。并且给他命名为第一、二、三赛博体系了。也就是说，他们之所以是体系，是经历了人们普遍的认可，且逐渐形成的自洽的成体系的空间。然而，对于他们还未成体系之前，他们就不能称作赛博空间吗？或者说不能称为赛博化吗？因为在非历史的视角下，这些思维的外化都是构成结构的一部分显现。因此，他们也是赛博化，只不过并未放入进一个被人们普遍接受的语言空间、经济空间与网络空间中去。为了描述这种直接通过思维外化的集合，我称其直接赛博化。这种思维外化的结果，有时候就是某体系研究结果构成的理论系统。但有时候因为认识的人少，因此不被社会大多数人接受。因此，他虽然构成体系，但还不是普遍性的如语言、金融与互联网一样的赛博体系。因此我们才称其为理论或理论体系（即仅在学术圈被人所熟知，因此他仍然是体系的，只不过不是覆盖全社会的体系）。

对于直接且松散的这种思维外化的更详细描述，将在我们讨论完赛博主体之后再讨论。

1.2 现实、经济与赛博空间的关系

对于赛博空间的研究需要更进一步地精确,这就需要区分微观的赛博空间学与宏观的赛博空间学。对于前者,他可以是数学拓扑学为方法的微观赛博空间分析方法,也可以是更加人文结构主义的方法。相比于后者,前者只是在视角上更加关注于具体问题的结构类型,关注于一个赛博空间中的主体的研究。人文的结构主义方法正是一种对赛博空间的哲学内容的讨论。也就是说,在微观赛博空间学之中,可以有以上数学化的道路与人文精神道路来研究。对微观赛博空间的哲学讨论,在网络空间中,就是对赛博网络的意识形态分析,比如对于网络中亚文化的意识形态分析。然而,这种意识形态的分析必须建立在对结构化的超脱基础上。即必须建立在超脱出固定结构与线性的形而上学体系为前提。否则,微观的赛博空间学自身就符合自身所将要研究的幻象体系,它自身也作为一种符合思维结构化的幻象,很容易将研究者拉入到形而上学无尽的繁复化争论中去,从而脱离对整个复杂空间的把握,脱离对三界的领会,进而脱离现实世界。这是违背了赛博学研究的目的的。研究者必须首先保持好自身对于这种幻象构建体系的觉知与超脱。这需要长时间的教育的训练以及对生活、人生、痛苦的体悟。这不是能够作为知识传播的部分,只能言传身教的引导。在对于赛博空间的研究者的培养上,还需要更多的教育方式的转变才能达成。或者说,本书从某种意义上,他既是对赛博空间的研究,有微观视角也有宏观视角,也有对赛博空间的张力保持学问的实践体悟与实践的学问——赛博学。更重要地是,在对赛博空间学与赛博学的领会的过程。正是这种教育的发生过程。赛博空间学的研究者的培养,就是赛博学的题中之义。是所有裂隙学应该有的教化含义。这点在我们讨论“教化”这一概念的时候,已经反复表达了其深意。但若要将“教化”这一问题有新的发展,还需要更多的人的领会和对其有所觉知。因此,微观赛博学的研究者是十分危险的,因为他接触的正是赛博空间创造出来的无尽幻象内容。他依附在各种幻象体系之间,依附在各种主义之间、依附在各种小团体之中。使得沉溺于其中的人只能管中窥豹,也容易因此而一叶障目。

微观的赛博空间学人文视角下的赛博空间分析,能够对事件进行更加详尽的分析,它的任务就在于引领人们从一种微观的视角转变到宏观的对于形而上学问题的超脱上来。微观赛博学的实践者应当是一位引领者,同样也应该是一位英雄,他必须秉持着勇气,其深入到形而上学最深处,去唤醒人们对虚幻欲望的沉溺。在形而上学之中,他看起来像是一位启蒙者,但他必须深刻的清楚自己的位置、自己的使命。在没有人能够监督他是否是堕落回形而上学之中的情况下,去保证自己能够在这其中带领人们超脱出来。这不仅是需要多微观、宏观空间的把握,还需要对自身的了解与对真理的信仰。实际上,这是在一种反启蒙的自我领会中的启蒙,是张力持存的赛博学在每个赛博空间学研究者上的体现。当研究者自身被加入到微观赛博学的考量范围之中的时候,微观赛博学就因为人的不可把握性超出了既定的结构理

论框架。于是，研究者自身将自己考虑进去，便能获得一种保持张力的力量。这是微观赛博学的一种研究的方便法门。它让研究者时刻保持着对自身的清醒和超脱的契机。在这种警醒下，微观赛博学其实已经无所谓微观了，他构成了和宏观赛博学的通路，达到了更复杂流变的结构化之中。

宏观赛博空间学是一种从历史传承之中寻找事件来对赛博空间内容进行研究的学问。它可以研究整个赛博空间的结构化的反映，以及个赛博空间的关系问题。（也就是本章所驻足的视角。）因此，他关注的重点在于历史的进程中去寻找一些特殊的事件，从历史之中的个体感受出发，作出关于历史事件的田野调查（考古学）的方法。它由于从历史传承物出发，因此亦可以研究大的幻象的构成机制，和在对历史的体会中预测新的幻象产生。比如对于货币的把握，在经济学中有某宏观的理性规律。同时还要到历史中去寻找各个时期人们对于货币的看法以及当时的理论结构。这正是宏观赛博空间学的研究方法。同样，宏观赛博学可以以数学的、系统科学的方式来表达。正如我们在宏观经济学那里看到的一样，它同样可以以数学公式的形式表达。在未来，我们可以加入拓扑学，以及流体动力学的数学化表达方式来完善对其的描述。但是，数学永远作为结构的表示方式存在。而不是数学决定赛博空间。这一点是我在《荒谬的见证》里已经论述过了的。通过在《荒谬的见证》里的论述以及对赛博空间的论述，我们可以得出关于赛博空间的第一公理（既然他是公理，我们就不应该以证明来看待他，并且我已经在超出思维的范围“证明”（见证了它的诞生）：

任何人化的赛博空间，都是与人的思维结构拥有同胚的拓扑学结构的
空间

以及其推论 1-1：

任何赛博空间，他们的差距只是在结构发展阶段上的差距（流变状态的差距），随着赛博空间不断地发展，在拓扑学视角看来，他们必然趋向于同一拓扑结构

这两条公理构建起了我们之后讨论赛博空间与赛博学的基础。

由于宏观赛博空间学关注的是所有赛博空间的联系，因此，他更像是哲学的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讨论。未来是拓扑学的哲学时代，一切人文学科在这种流变空间中都将流向一种混同。因此，宏观的赛博空间学实际上就是当代哲学的一种讨论视角，它关注的是历史的演进以及对历史中的事件的考古。他涉及到的，自然也就是社会、政治、经济等方方面面的诠释学讨论。只不过宏观的赛博空间学，更加把握住结构，又超出结构，为赛博学对张力的维持提供理论基础与科学的分析方法。这正是我们一直以来所说的“唯物”的真正内涵。

在导论部分我们会简单的罗列一些基础的赛博学概念，以方便我们后面的讨论不是建立在一种完全没有锚定的相对意义中。这些描述是工具性的，因此并不严谨也没有论证思考过程的呈现，并且过于粗糙。而对每个概念具体的详细讨论将在特

定的章节详细论述。

1.2.1 对象 a、货币与欲望

或许对于还未接触精神分析以及当代哲学的人来说，对象 a 这一概念就已经让人很摸不着头脑了。但我们确实已经在更早的时候完成了对于它的论述。本原上，对象 a 是一个穿刺点，或者也可以说他是一个空无。他构成了穿刺任何赛博空间的可能性。正是在在对“空”的“体悟”中，对象 a 才反过来释放出构建的强力。而在这一点的边缘，是那些被剩余下来的残留物。我们不需要管这一结构的哲学构成。只需要知道，在“空”中，我们用“对象”的“小他者”建立了一种原初的欲望。而这正是文明构建的动力。他导致人们在欲望的原始驱使下去对文明进行建构与发展。于是，他生成了现实世界的第一层幻象。而代表这种欲望的一般等价物，就是菲勒斯。而在社会文明的建构性达到一定程度之后，赛博空间的复杂度已经足以支撑起一套更加复杂的建构体系——经济空间。交换价值的出现是最早第二幻象出现的标志。在物物的交换过程中，人们需要维持整个幻象体系的稳定，并构筑出更加符合思维结构化的社会生存体系。于是在思维的自为的生成中，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出现了。在赛博学当中（或者说在拓扑学当中），货币与菲勒斯是同胚的，他们只不过是变幻了名字的剩余欲望的标识，在社会的、文明的建构中，人类必须满足社会的稳定，因此就需要将自身欲望交换出去。而交换出去的结果就是社会诸多家庭结构的产生。于是不同文明的不同社会家庭关系诞生了。而菲勒斯则被当作这种交换出去的一般等价物被标识。在文明中，菲勒斯的形象在无意识中不断地呈现。比如大家所熟知的，塔的形状，以及任何带有膨胀的扩大之物所带来的欲望。比如一些“解压神器”，往往是橡胶制成的各式各样的膨胀的玩具；他标识了人的欲望。也因此人们在看到他。捏破他的时候才会感到“解压”。只要菲勒斯一出现，就代表着文明的欲望交换，也代表着文明对于结构性悖论的遮蔽。

而货币则是在更深的经济幻象中的一般等价物。他标识了人们交换物品的欲望。我们还可以通过现实的经济规律来证明这一点。在现实的经济环境中，每当经济衰退前，都会伴随着货币增长率的下降，于是人们深知货币供给的变动是经济周期波动的推动之一。但过去的经济学并没有点明更深层次的原因。这其中更为深层次的根源正是货币代表着人们的欲望，货币增长率高，人民的欲望高涨，也就更乐观，更相信社会发展，于是必然投入更多的建设而努力以及资本到市场中。也因此，社会充满了各种欲望。但其中有很多人盲目的乐观。只要货币一出现，就代表着欲望的交换，代表着经济系统中有悖论的遮蔽。这种遮蔽正是一种建构性的等价。

现在我们假设有个个人 a，蓝色的衣服让他想到自己母亲送给他的那件蓝衣服，他带有感情的想去用自己的弓箭去交换那件蓝色的衣服。而对于 b 来说，弓箭让他能够在打猎中获得更多的食物，同样，他能够在获得更多的猎物中获得社会地位。那么，这样物物的交换就产生了。在这里，交换价值已经产生了。

蓝色衣服=弓箭

这个公式中，有太多无可量化的东西被当作相等了。因此，这里面遮蔽了非人化的自然之感受。这是现实世界第一层幻象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紧接着，货币在交换的过程中出现。

蓝色衣服=10 个贝壳……①

弓箭=10 个贝壳……②

蓝色衣服=10 个贝壳=弓箭……③

在这个转变中，弓箭和蓝色的衣服被 10 个贝壳所中介了，货币的出现使得原本现实世界的欲望与情感等价被遮蔽为了更加简单的 10 个贝壳的中介结构。由此，货币遮蔽了原初的感情与欲望，进一步，他又遮蔽了社会关系。慢慢的人们只记得公式①与②，即只记得蓝色衣服=10 个贝壳，弓箭=10 个贝壳了。贝壳成为了货币，成为了一般等价物，代替的欲望，中介了情感。

而在网络时代，这种中介又以符号的形式回来了。也就是说，这种中介物不但不是以货币的形式存在，也不是以感情的形式存在。而仅仅以某个符号性来存在。而这个符号可以是任何在赛博空间的符号。比如娱乐明星的海报、签名。甚至娱乐明星、自媒体博主、主播本身也可以当作这一符号。人们作为粉丝在这个符号化的空间里交换着自己的欲望。以某种意识形态的形式来呈现。如果我们仍然用上面的公式，就可以得出下面更让人感到诡异的结论：

蓝色衣服=10 个贝壳=某个符号……④

弓箭=10 个贝壳=某个符号……⑤

蓝色衣服=10 个贝壳=某个符号=10 个贝壳=弓箭……⑥

这里，赛博空间的运作又一次遮蔽了本来世界的样貌。正如 10 个贝壳遮蔽了现实，中介了情感一样。赛博空间中的某个符号再一次的遮蔽了经济世界与现实世界，再一次遮蔽了真实的情感。而剩下的只有在符号体系中的欲望。对于公式⑥来说，人们逐渐就会被整个符号系统本身所中介，也就是说，他可以凭借公式中“某个符号”任意的在这个赛博空间中获得本来蓝色衣服所要表达的对母亲的情感，本来弓箭所要给他带来的现实生活地位的提升，以及荣耀。由此，他只需要在一个固定的符号体系中运作这个符号，就可以获得本来丰富多彩的诸多快感与感情。正因为符号系统的这种等价，就导致了诸多的情感被过多的放置在了同一个行为与符号之中。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网络世界。

这样符号价值的交换，最早出现在宗教领域，宗教的固定者更多的就是在这样

的符号体系里进行着交换。进一步,在艺术领域,符号的交换也在发生这样的赛博化,比如收藏圈,人们更多地是以收藏之物的符号来完成这样的欲望过程。而在流行文化中,这样的符号交换比较典型的就是早期明星粉丝圈。他可以通过明显的签名海报来完成自身的欲望,来构成小的赛博圈子与集体,从而完成在圈子内部的欲望交换过程,形成小的社会结构。然而,以上提到的这些都是以现实世界为一定依托的。他们具有从现实世界穿刺到符号化的可能性。也就是公式⑥仍然是成立的。然而,网络的发明使得人们可以完全的脱离现实世界,直接在中介之中互相交换欲望。于是,这种欲望交换的过程成了:

某个符号=另一个符号……⑦

这个转变使得原本从1到6的公式完全被中介了。人们已经可以不需要任何现实的联系,仅仅在互联网赛博空间完成这一交换过程。这一点是在最近几年才出现的情况。由此,明星的粉丝圈在互联网上形成了完全脱离现实的意识形态小圈子。在小圈子内部形成黑话。这个黑话一方面是一种身份认同,他表明了自身是否是一个合格的赛博个体,另一方面表明了自己有多少在这个符号圈子里交换的“资本”。因为在这个圈子中,他懂得越多,他就在符号的运用上就越具有“资本”,他就能在更多的“资本”运作中获得交换符号的快感。从而,这种欲望在网上不断地交换扩大。并且由于符号可以直接跟某个符号交换,获得快感,这就使得原本复杂的情感与快感完全被中介为了等价的符号快感。而没有任何区别了。因此,他们会维护自身的小集体的快感。同样,他们也无法感受到诸多的情感,因为他们被符号快感的单一性中介了。本来对母亲的爱,对在社会中取得的荣耀,对朋友的友谊,对爱情的神圣与美好,在网络赛博空间的交换中,全都被揉捏在了一起,共同的作为符号快感而存在。而赛博个体就是在这样的空间中看似自由的释放自己的快感。他们会不断的在小圈子内部进行符号的交换,符号的建构,从而形成符号的暴力体系。他们也就必然要发展更为复杂的黑话,更为复杂的结构体系,以好表明自己在这个赛博空间的地位。因此,黑话与他们的欲望无法分割,同样,他们也需要拉更多的人进入这种符号的交换体系中,从而显示他们在这个由他们掌握的符号空间的地位。越早进入一个符号交换体系的小圈子的人,就更早的拥有在这个赛博空间的地位。他们可以形成新的暴力集体,从而掌握话语权,在他们所认为的“玩梗”中,暴力的运用话语权以及他们的符号制作技术与嘲讽,辱骂任何他们想要攻击的对象。他们看似自由其实是他们在符号体系中的暴力。他们可以把任何他们所厌烦的,阻碍他们获得符号快感的人与事物,运用黑话所形成的小圈子话语权,通过自身的能力将其符号化。将他们厌恶的对象制作成他们能够“欣赏”的符号,拉入他们小圈子的符号化的体系中,从而享乐这种被他们自己制作的符号欲望。在这样的过程中,他们又一次完成了他们快感与权力的欲望的中介,隐藏了真实感情的自己。从本质上来说,早期进入符号交换体系的赛博个体,有着很强的赛博小集体“黑社会”性质。在小集体中运用暴力并打上自由的标签。根本上,他们是网络赛博空间的初级

形式。

这种情况在现在的网络空间已经出现了更深层次的符号化。直播行业的发展使得“人”（主播、自媒体博主）本身也成为了这种符号化的对象。在直播间表演的人，可以被中介掉任何感情，剩下的只是符号欲望。人们在直播间看的，不是任何真诚的交流，只能看到黑话带来的小集体的结构性稳定以及由此产生的符号交换的快感。也就是说，在直播间的主播不是任何真正的人，而仅仅是一个符号。

随着赛博空间自为的生成与发展，它发现：“我们并不需要一个真正的人来充当这个符号化对象。”因为这个圈子本身就没有真实的人，它可以完全脱离真实世界的人来进行赛博化。于是，虚拟主播与虚拟偶像就诞生了。虚拟主播与虚拟偶像带来的快感形式完全脱离了现实的运作，是赛博空间发展到当下的一个重要标志。它表明了一个完整的脱离现实又反作用现实欲望的结构。被网络中介了的赛博个体，他们由于在赛博空间的快感不断地交换，从而也会认为现实的感情与体会与赛博空间是一样杂糅的、是一样被中介。因此在现实世界中，他们没有任何作为人的生存能力。而仅仅是作为被中介的物存在。一边他们运用了自身的符号交换欲望中介了自身。一边又不得不面对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而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无法脱离第一、第二幻象体系（即社会的、文明的、道德的体系），因此赛博个体表现出一种“水土不服”，从而只能不断地逃避自身的情感欲望，不断地掩藏自己，不断地在现实世界中做出超出道德、文明的事情来，从而影响这个家庭、国家、社会、文明，乃至从赛博世界中诞生出极端思想，从而反过来摧毁原本世界的可能性。这便是我们赛博时代的开始。

总之，在赛博的时代，我们有以下的等式：

$$\text{欲望} = \text{货币} = \text{符号}$$

他们共同构成了赛博诸维度的一般等价物。如果对于现实世界的货币需要国家的管理，对于文明来说，欲望也需要管理，那么，对于新出现的符号，国家也需要管理。但这种管理的意义不同于欲望与货币的管理，它具有让人们回归现实的大地性意义。是具有拯救含义的。这种管理，需要像对于货币一样进行调控，而不是简单地以压抑的形式出现。对于货币与赛博空间符号的调控，是我们赛博学的重点。我们还需要在后面更深入的了解它。

1.2.2 社会、市场与赛博符号空间

现实世界的幻象体系是结构主义视角下，在考古的过程中所揭示的。这一行为把社会作为第一层体系来看待。这一结构化本身就反应的是赛博空间的构造。在对社会的上层建筑的分析中，自然就生成了对于幻象与思维结构的分析工作。这正是历史上无数哲学家、数学家、政治家、社会实践者所做的工作。我们才有如今对

于整个赛博空间的把握。正是历史的传承才让我们有如今对于赛博空间的超出。因此，我们社会描述的虽然是某种固定的结构，但其中在对历史的感悟中，必然有超出固定结构的部分。相反地，结构必然也存在着可以被固定下来的部分。文明中必然有人想要维护一种文明的稳定与发展。这种文明与发展的结构性部分就呈现出一种“市场”的规律。因此才在历史的不断演历中，被人们称为历史唯物主义。这里所构成的空间来源正是人类为了生存与发展而在做出某些行为的条件下达到的。然而，对社会的行为来源实际上并不是那种偶然的实践，而是最初人思维外化的结果。因此，这种思维外化出来的第一幻象体系，必然也符合赛博空间学第一公理。他们迟早会成为一样的结构关系。因此，思维如何生成，~~固定~~的社会结构也就如何生成。而人为了维护生存与发展，则必然让固定社会结构也维持这样的生存与发展。于是，我们得到了赛博空间的第二条公理（之所以是公理，因为他的证明恰恰是在人的超脱所有幻象之外完成的澄明。而非“证明”，这一点我同样在《荒谬的见证中》完成了这一工作）：

赛博空间是自行生成的，但为了维持自身的不断生成的稳定，
他就必须要将自行生成当作线性发展

赛博空间必须同时维持稳定与发展，发展是为了更好的稳定。为了同时维持赛博空间的发展与稳定，由此，我们可以得出推论 2-1：

越是简单的结构则越容易保持稳定

以及推论 2-2：

赛博空间的发展必定是在现有空间结构上只进步一点的发展

因为发展意味着对结构的破坏，这违背了公理 2，因此，赛博空间必须要发展与生成，而在发展与生成中又必须保持最高的稳定。因此，空间的发展就必然是只接受其对于空间结构有且仅有一点的线性发展。太超前的发展必然要等待着这一空间结构发展到只与其有一点距离的时候，才会被结构所接受。文明与社会、乃至任何集体，它们不接受过于超前的思想与进步，也不接受落后的思想与退步，他只接受进步一点的思想与创新。

不过以上公理是有定义域的，这个定义域就是他仅在可以被把握的赛博空间中适用。超出被把握的赛博空间，那里有无限敞开的，无可被把握的事件发生。

市场则是第二幻象对于赛博空间的描述。人们在经济学所说的市场，总是有一

个不受人控制的，但又有“看不见的手”的控制的，具有规律性的中介物。这正是对赛博空间的描述。一方面，这种规律并不能被完全把握，因为它有不属于定义域范围的结构生成而来，因此“看不见”。另一方面，市场不受人感情的个体性的领会，因为他是作为一般普遍性而存有的。他又是每个人思维结构外化出来的社会关系所构成。因此他又有某种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正是赛博空间的流变的拓扑学结构。同样地，他也符合赛博空间的第二公理。实际上，这只“看不见的手”正是在赛博空间的生成性之下，为了维护市场经济发展与稳定自行调整的一系列规律。为了达到这种发展与稳定的结构关系，赛博空间会逼迫着人们朝这个方向努力。于是诞生出了一系列市场经济的其他规律。从而被经济学家所观察到。同样地，太过于超前的经济思想同样不被接受，他只能等待经济空间发展到一定时期才能被大众所接受。

在此我们可以看到微观赛博空间学的可能：将市场用拓扑学标明的前景研究。这需要更多人加入到我们的讨论当中来。把这项数学拓扑学的运用到市场的分析当中去。不过，在市场经济里面，微观赛博空间学的分析仍然是有定义域的。即便是拓扑学的标明也不可能把超出“看不见的手”的底层“规律”完全掌握，不可能有理论对完全的赛博空间分析。因为第二幻象毕竟作为幻象建构空间而存有。在偶然性事件下，没有任何人能做到完全的预测与把握。

在网络符号空间中，充斥着诸多欲望的混杂。因为赛博空间的第一公理，他导致网络空间必然要与现实空间与经济空间同构。所以，这个空间中充斥着诸多的意识形态与形而上学争论。又因为符号空间是自由的，无现实世界的，无肉体体悟而只有肉体欲望的，因此他可以随意地在欲望与思维之中构建自己的结构型。从而好与意识形态的结合，来快速地趋向于对现实世界意识形态的同构化（去遵循第一公理）。因为这两个原因（公理一的符合与符号空间的无肉身性），网络空间成了形而上学的栖息地。各种打着更加先进的形而上学体系在这里构筑着自己的空间。在黑话中完成一次次地符号欲望的交换。

现实幻象构成的文明在赛博空间的发展中构成了诸多的党派与意识形态关系。而经济幻象构成的市场慢慢在货币的发展中形成了金融市场。他们或许在发展上会有所差异，但最终会在结构趋向同胚，这正是赛博空间学的第一公理及推论的最好现实表现。在金融市场中，人们也逐渐获得了更加复杂的市场体系。与之对应的，在网络符号空间中，欲望的交换也形成相应的符号交换“市场”。政治空间的混乱会导致人们生活的混乱。而金融市场的混乱同样导致金融的混乱，从而影响国家、社会的发展。而符号“市场”的混乱同样导致欲望交换的混乱，从而影响以上两层体系。最终导致现实世界的崩溃。这就是赛博空间的穿刺性在人这种生物上的体现。人作为这种穿透赛博空间的产物，构成了这种穿刺性本身。也就意味着，任何空间只要一遇到人，都有可能影响到另一个空间。因为赛博空间都是人思维外化物，因此他总是与人相连。在此，我们有赛博空间第一公理的第二推论 1-2：

单个赛博空间的发展与变化会因人的联系而穿透其他所有赛博

空间，使其发展趋向变为：以达到所有赛博空间的同构为目的

这个推论从某种程度上符合赛博空间趋向于同构的推论 1-1，因此，他作为公理 1 的推论。而在这样的同构结构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

社会关系结构=金融市场=符号“市场”

注：关于这个符号“市场”，因为当今的网络空间发展仍在初级阶段，网络空间中可能没有完全对应的概念。所以人的意识领域还未给出他的名称，只能以双引号市场代替。我们会在第二、三章通过分析赛博主体与赛博金融（虚拟货币）的时候论述它。可以预见，未来的网络空间中的符号交换，会以某种赛博金融作为一般等价物，来形成真正的符号“市场”。

1.2.3 理念、债券市场、符号化的意识形态

柏拉图主义（唯心主义）的理念论是最早被线性结构化的空间结构。正是在现实世界中人们认为政治需要某种目的，人们才追求这种目的，才形成“实践”的动力。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提前预支了人们对未来的期盼，是一种在线性时间中运用赛博空间调控时间的方式。任何政治家，统治者都会掌握这种调控方式，告诉人民自己建构社会的理念，以好获得大家的相信与支持。

在第二幻象中，人们利用这样的结构化能力，而把一切未来的资产也拉进结构中，以好对幻象最更加稳固的建构。**证券**（又称金融工具）是对发行人未来收入与资产的索取权。从结构来看，他正是发行人付出一种承诺，承诺购买证券者有权力去获得发行人未来的某个目的。这是一个时间的游戏。也是一个信誉游戏。发行人的理念作为目的被告知给购买者，购买者凭借对于这一目的的信仰，而完成对未来还未实现的目的的预付。证券的发行者本质上是进行一种线性的结构化的生成（第二公理）。他需要运用意识形态工具来让购买者相信他的做出的承诺。进一步，他需要购买者也进入到他的线性思维结构之中来。从而才能完成这场时间的游戏。正因为是一种线性结构化过程。因此，证券发行的越多，购买的人越多，就越多的人相信一种线性的结构化经济空间。在不发生意外事件的情况下，它就越能保持整个幻象体系的稳定。（这里涉及公理 2-2：越是简单的结构，就越容易保持稳定。因此需要更多人进入到线性结构，相信证券发行推行的一种理念，相信这一理念在线性未来必定会实现。）

债券是债务证券，它承诺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段中进行定期支付。可见，债券正是建立在这样的一个线性的结构关系中。只有当证券发行者承诺事情的发展必然是线性的。他才能在线性的时间中，把预付的过程切割为一个定期的若干份。债券市场可以利用这种线性化，定期的从未来获取利益，提前预支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因此，他决定了利率。是决定利率的结构空间。这也正表明了，利率也在构筑一种

线性的时间游戏的过程。这种线性的时间游戏，在第二幻象体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正是因为它的存在，金融市场才得以稳定，同时，它也保证金融市场的不断壮大。

利率在这样的线性化结构中，也同样有重要的地位。本质来说，利率是借款的成本或为借入资金支付的价格。（在宏观经济学中，有不同的经济学派看法，可以从宏观赛博学视角去看待经济史中获得）之所以借款可以成为一种成本，就是因为货币在这里成为了新的幻象体系的生产资料（在经济史上，人们就把货币当作生产资料来看待以解释或证明收取利息的原因与正当性）。并且，这个体系在线性的思维看来必然是发展的，也就意味着货币的借入与借出就成为可能。而在线性的结构中，借入与借出就要为此支付一定的在第二幻象体系的价格（法币），以好保持这种线性时间游戏的运转。而价格是仅仅在第二幻象中相对变化的。从侧面表明了金融体系的幻象性质，是可以脱离现实的使用价值在幻象体系“空转”的特性。在此，我们可能需要表明公理 3，才能理解这一空转的本质：

赛博空间结构必然会在线性结构的基础上，不断地在线性结构的某个点上重新重复这一线性结构生成过程，以保持他的稳定与发展。

公理 3 的内在逻辑在于，当赛博空间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线性结构后，他要处理这种线性结构所带来的危机（那些打破这个结构的事件），而赛博空间自行的处理方法就是将破坏事件进一步拉入到新的线性结构中，从而变成重复的线性结构从而保持其稳定与发展（为了维持公理 2）。（同样，公理 3 的证明在于人的思维的澄清，他是哲学的内容，这项工作我已经在《荒谬的见证》中完成了。）公理 3 也可以被称为赛博空间中的“再赛博化公理”。

利率正是幻象体系在结构化中被预设为了必然发展。而现实情况是，任何时间游戏中都容易产生坏账。这对于线性空间来说是一个威胁空间稳定的事件。因此根据公理 3，这个幻象体系就会在不断地重复地进展中变得在线性结构上的重复的“复杂”。另一边，如果人们对利率把握，实际上是把握住了时间游戏所遭遇到的风险，就会对这个体系的稳定性，以及处理突发事件的结构化变相的进行了把握，从而产生诸多对结构影响。因为他们都建立在一定的线性的基础上。表达了这个结构的稳定性特征。或者说，他就是系统的鲁棒控制器。因为不同的利率（不同线性关系中的利率）都在结构中有相同的表征。因此我们可以把许多小集体中的利率合在一起看待，统称为利率。这就是第二幻象的稳定性晴雨表（后面我们会对其做更详尽的分析）。

对于赛博符号空间来说。债券市场也必然是以线性结构化为目的的。他需要在某种意识形态的目的论当中去构筑一道道赛博空间的线性化欲望。在这里，正是形而上学发挥作用的地方。他通过不断变换的理念论来达到这一功能。比如他可以在符号空间中，把任何的符号化设定为目的。比如他可以在符号空间中，把任何的符

号化设定为目的。比如让某明星的粉丝圈不断扩大，并扩大影响力。再比如粉圈中的粉丝以明星最终获得某个现实中的奖项（比如奥斯卡奖等等）为目标。当目标实现之后，又将目标设立为其他的目的。从而调动粉圈的结构稳定性。而由于网络他本身就是形而上学的栖息地，这种形而上学的理论与粉圈就必然会产生结合。从而在网络意识形态领域，他跟各种现实政治与哲学结合。形成赛博哲学与赛博政治学、赛博科学等等。（往往被称为“网哲”、“网科”、“民哲”、“民科”、“安人”、“游牧人”、“日子人”、“左人”等等）这些赛博空间意识形态可以披上各种传统意识形态外衣。但是他的真实结构无非都是线性的结构。比如某主播可以声称自己是以帮助小动物为目的的，从而构成赛博空间的小圈子。并将自己的行为赋予意义与目的。在当下的网络空间中，这种意识形态更加极端。开始以更加庞大的，复杂的形而上学体系为依托。形成更大范围的影响与意识形态的洗脑。比如某赛博个体声称自己秉持着“马克思主义者”的传统，自己做过如何如何帮助无产阶级的事迹。然而，他在现实的行为与在赛博空间的行为是脱离的，本质上，他仍然是一个唯心主义者。赛博个体仅仅在网上利用了这种意识形态目的论，来达到自己在赛博空间交换欲望与构成话语权暴力以及权力的目的。他无法真正的深入到生活中去感悟体会无产阶级的感受。赛博个体的意识形态反过来构筑了他们在现实中的虚假。他们为了符合他们在网上获得支持，而在现实中以一种刻奇的、虚假的态度与工人阶级沟通。他们为的不是真实的感受他们，而是为了他们在赛博空间的地位。这一点在当下的网络哲学圈子尤其明显。他们把一种赛博空间的意识形态作为行动的理念。去进行自己所谓的实践。但实际上，他们只是把理念替换成了“革命”“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等等的符号化概念。他们并不会在生活中真实的感受到革命，也无法体会谁是无产阶级，更不知道真正的资本主义在哪里。如果赛博个体能够在一种虚假的幻象中歪打正着的帮助到一些底层百姓，那么他们就会拿这种成绩作为他们更进一步暴力的“资本”，不停的夸耀。不过这还算好的，因为毕竟他们在一种刻奇中歪打正着的做了点事。但现实往往是他们因为被简单的线性结构所中介，结果反而导致了整个社会的混乱，反而把马克思主义与资本主义做了最深刻的结合，从而生成了以赛博空间为中介的最为终极的资本主义形态。当赛博空间的这种虚假意识形态与资本结合，从而穿透第三、第二幻象而被赛博个体误认为这就是现实世界的时候。这就是很可怕的人间炼狱的开始。因为赛博个体误认了现实世界，以为现实世界与网络世界是同样简单的符号欲望。是同样的形而上学争执。因此在如此的意识形态斗争下，在线性结构化的赛博空间对现实的误认中，现实世界就会产生永无止境的战争，从而导致人类文明与地球浩劫。另一部分的赛博个体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仅仅会在符号空间中获得简单单一的享乐。他们甚至连门都不敢出、连亲人关系都无法处理好。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对感情一无所有感，就更不会真正感受到作为个体的人的痛苦，社会的不公了。

以上的网络空间中的赛博个体，不正是同样在做一种确立“信仰”的时间游戏吗？本质上他就是符号欲望的债券、利率。他们利用线性的欲望与目的论结构。同样可以构筑复杂的第三幻象的复杂性。（根据第3公理）他言说的内容可以是任何

复杂结构型。但其自身就是在符号体系中做一个简单的线性运作。因此,这种意识形态的符号化市场,正是如债券市场的结构一样。证券在第三幻象体系的对应结构,就是赛博个体所对自己粉丝与小圈子人的意识形态线性化的“洗脑”,要让小圈子集体相信自己的目的,从而好出卖自己的债券。让其他的人购买他的债券。这样的形式在赛博圈子里面数不胜数,并且在某些圈子里(比如电竞圈通过粉圈来销售电竞产品或者牛肉粒,又比如网络哲学圈子卖汽水等等)已经发展到企图利用网络空间的这种线性化来换取经济空间的货币与地位了。实际上,网红带货正是李永乐这点来构成现实的经济利益。它们共同构成了晚期资本主义的消费盛况。更进一步的,他们还想以此来改变现实世界(我们会在第二章详细分析赛博主体的行为)。通过赛博空间的线性化过程。首先进行意识形态的洗脑,进一步,完成对债券的出卖,即让大家相信他能够完成他所期许的目的。然而与现实与经济空间不同。赛博个体由于被中介的足够深刻,他不可能真的在现实世界来兑付可能的期许。除非他自己超脱出赛博空间,回归到把网络空间当作一种交流工具而非符号化运作上。然而这同样面临着悖论。如果一个赛博个体不进行意识形态的线性化,而仅仅把网络当作沟通工具。那么他确实现实世界或许有所作为。因为他已经不能算网络赛博个体了。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不再有人听他的内容,不再符合赛博空间欲望交换的机制了。从而也就从第三幻象中脱离出来了。因此,赛博个体要么要进行意识形态的洗脑,保证自己的“债券”能够发行,要么,脱离赛博个体,从第三幻象中脱离出来。前者,由于它还作为赛博个体,因此他不可能真正地兑付人们期许。也就是说,赛博空间的赛博个体如果构筑一个“债券”市场的话,那么他必然是失败的(又或者他必须不断地构筑线性的意识形态来为自己的失败做解释,从而让人们继续相信他,以好延缓他失败的进程)。而后者,赛博个体已经不再是赛博个体,那么他就不可能发行在赛博空间的债券。也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正是因为赛博空间的债券市场是第三幻象发展的必然结果。又因为赛博空间的债券市场是彻头彻尾的脱离现实的欺骗,所以,他比经济空间的债券市场更有危害性,更具有欺骗性以及现实社会有更坏的影响,但对其的管控又不能采用压抑赛博空间欲望交换的形式。而必须像经济空间的债券市场一样,对其进行欲望的调控工作。

第三幻象中的债券,正是在一种意识形态下构筑的定期支付形式。比如网红定期带货,定期在直播间宣传自己的产品以及强调自己许下的宏伟目标。再比如网站平台的会员制服务。他以平台的发展以及第二幻象中的金融规律作为“抵押”,运用版权意识做意识形态的工具,从而通过“连续包月、包年”以及预支付形式完成意识形态的债券化。这样做有个好处,正是这种会员制所带来的、被我们常常称为的——用户黏度。从本质上讲,用户黏度就是运用债券的发行(会员制)让用户相信企业的发展与理念的意识形态化过程,同时也是一种小圈子化。比如某视频网站的用户就习惯用该视频网站,因为自己在该平台购买了会员,并且会在该视频网站的平台上进行评论,从而形成该视频网站特有的气氛与小圈子。这点在B站尤为明显。如今赛博空间的债券化还不发达,但已经可以预见他未来的发展。这种债券化的赛博符号空间,必然要求一定的形而上学意识形态输送。因此,在不受监管的情

况下,就必然会发展出以知识付费为表象的债券市场化。知识付费一边可以完成这样的意识形态构建,形成小的圈子,另一边可以运用这样的形式,保证用户购买债券,进一步相信他们的发展理念的过程。从而深刻的统治网络空间的欲望,并影响到现实生活的意识形态。把现实世界进一步的形而上学化,导致各种意识形态混乱与纷争,形成晚期资本主义。

这种债券化还有其他的形式,他可以伪装成任何所需要预先支付的价格。比如在意识形态的洗脑中告诉赛博个体自己将要干一些有意义的大事,比如帮助山区孩子有更好的教育资源,比如建一个为工人阶级说话的酒吧等等的形式,都是在做这样的预期支付的构建工作。让小圈子的粉丝购买一定量的债券,从而达到他自己获得社会地位与金钱的目的。但作为赛博个体的他们就要预见之前所说的悖论。要么脱离赛博个体的符号化,要么在现实中遭遇必然的失败。一边是在赛博空间中跌落神坛,一边是在现实中遭遇失败。这对意识形态的洗脑者来说,是一个自己无法选择的十字路口。

这种赛博空间的意识形态债券市场,同样决定了欲望的利率的价格。他标明了人们对该圈子内部的人对这个圈子前景的反映。债券卖得多,意识形态构建越成功,大家相信得多,越认为小圈子能够发展,能够影响现实世界。利率就是这种期望的反映,是对欲望(期许)目的的成本或者进行欲望(期许)构筑所要支付的价格。在赛博空间中,人们相信的目的越多,欲望越大,所要支付的利率就越高。另一边,“洗脑”所需要花费的成本越多,所要支付的利率也就越高。高的利率是高欲望的表征,同时也反作用并影响其他符号秩序的人对小圈子形成高欲望。从而把更多的钱“存”入小圈子中去。低的利率是对低的符号欲望的表达。人们则会将钱从小圈子里拿出来,从而放到真实的第二幻象的需求上去。

也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主播、虚拟主播形成的小圈子对应的是经济空间里的公司(当然包含各种类型的公司:比如股份制公司,家族企业等等)、网站平台等等的赛博主体,实际上在拓扑学中,对应的正是第二幻象的商业银行。他们在控制着这个空间之中人的欲望构成甚至思维以及意识形态。从而企图影响现实世界。

1.2.4 政体、银行与赛博主体

国家是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这一点在马克思那里就已经提出来了。国家通过暴力手段取得现实世界的统治权之后,再运用意识形态的运作方式来让人们相信自己所构建的社会体系的真实性。而这种意识形态的构建正是把现实生活世界当作一种对象来看待的政治学说,是语言与意识形态理论构建赛博空间体系。而政体,则是在这个意识形态下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说,政体规定了现实世界社会、文化的基本欲望架构,以及让人们安居乐业的前提。如果没有政体的确立,文明、国家的建构性将难以保证。一个政体是给予人民以思维的幻象与期望的。从而让人们能够在幻象体系中更好的保存自己在形而上学中的欲望。不过,在马克思揭示了国家的

这种本质之后，国家本应该在此要对自身职能进行一种自我认知的转变。然而，世人大多数还未脱离一种人类本质的形而上学思维束缚，因此并不深刻领会这一点。从而国家又不断成为了新的阶级统治的工具。本质上，新中国想要推翻的官僚主义大山的任务实际上并没有完成，他又会在统治阶级的思维的界限中重新回到现实世界。不过在赛博空间学的揭示下，人们或许能明白对于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它的职能应该从官僚统治的职能转变到引导人民的职能中来。

一个共产主义的“国家”（或者说共产国际），他应该是深刻的认识到这一点：如果人民没有国家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很多人会迷失在无所依靠的痛苦中，也会迷失在思维的寄生的形而上学争吵中，从而导致文明的混乱。因此，政府必须建立。并且必须建立在一种形而上学的保证性的基础上，以保证人民有所依靠，有形而上学可以依靠。形而上学的理论体系完美，逻辑自治，是治疗精神虚无最好的良药。然而，这其中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前提：一个共产主义政党必须知道这是迫不得已的无奈之举。在领会这种无奈之后，才能诞生出与“国家”相反的职能诉求：应该把“国家”的职能转变为，一边安抚无法逃离形而上学的人，并保持在形而上学所创造的幻象中帮助引导他们，使得他们能够寻找超脱其中的契机的职责；另一边引导有能力的人超脱出形而上学的思维结构与体系的职责。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所要做的任务。在这里，“国家”的职能不再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而转变为引导全世界人民既能在赛博空间中享受快乐，感受到人间的真情实感，又能使得部分人能够超脱当下的社会建构，等待着共产主义社会的降临的责任。当这个职能的转变得以完成，全世界人民都能进入到这样的“国家”，而国家也就消失了。因此，政体的存在仅仅是为了让深陷形而上学的人能够存放自己的理想与欲望的“银行”。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要深刻的知道国家与政体的这一幻象性，从而调节人们的欲望，引导人们回归到真实的情感与神圣性当中去。在现实世界中，人们需要相信一种自圆其说的完美结构，从而才能保证基本的正常生活，同时，这也是文明的规定性的要求。如果按照无政府主义的要求，那么这种欲望的存放将成为不可能。对于还未脱离思维寄生性的人民来说，这是十分可怕的。他们会运用他们形而上学在现实世界中不断地争吵以至于战争。现实世界就会像网络空间那样，反而形成更多的小集体的暴力，形成更多的，更加混乱，更加消解文明的形而上学斗争。这正是赛博朋克风格所描述的混乱的世界。所以，马克思主义政党对于人民超脱形而上学的引导是至关重要。这是马克思主义真正神圣性正义的来源。

在当今的社会，由于第二幻象体系已经趋于成熟，资本主义发展已经进入到晚期阶段。因此，国家主义往往通过调控经济与金融市场来完成对于人们欲望的调控。这也是第二幻象看似脱离意识形态的原因。因为国家、团体、资本家，只需要把握住经济与金融，就能够对国民的期望、意识形态、欲望都施以调节。银行正是这种调节的机构¹。银行是吸收存款与发放贷款的金融机构。在赛博学的视角看来，银行发放的贷款与吸收的存款无外乎是人们对于社会期望以及欲望的存储与借取。人

¹ 银行包括了央行、商业银行等等各种形式的银行。在本书中，银行专指商业银行。区分银行与央行。

们对社会建构的稳定性的相信,就会保证人们能够把自己欲望的象征物(货币)存入银行中。这表达的正是对结构性的相信与意识形态的认可。同样,银行释放贷款到社会中,等于释放了欲望给借取贷款者,他就可以用这样的欲望象征物进行对文明、社会、国家的建设,将别人的欲望,别人的钱财,未来的期待通过一种线性化结构凝聚在一次借贷过程中。从而用这些聚集的欲望去投资,而赚取更多的回报(更多的欲望)。在这样的欲望的交换过程下,社会也就由此不断地向前发展,向人们所期待的方向进行发展了。

对于各类银行,国家则通过央行进行管理与调控,本质上,国家通过央行的管理,传递了国家对欲望的态度,调控了人民的欲望,控制了国家在线性的发展进程。当文明不稳定的时候,国家就通过央行实行通货紧缩政策,来保证欲望的降低,保证系统的在线性结构上的稳定性。当文明稳定的时候,则可以用通货膨胀来刺激消费,刺激人们对国家社会的信任与欲望的释放。从而加速社会的线性化发展。这种调控正是通过央行完成的。在国家资本主义的时期。这种调控不但能够控制第二幻象体系。更重要的是,他背后传递的是国家的意识形态,也完成了对现实社会的调控,整个社会与文明的稳定。比起原来的意识形态的宣传,更为有效与好用。但这有一个前提,即需要人民都已经进入到、并且深刻的深入到经济生活之中。因此,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更多的人进入到现代性的经济生活中,使得国家方便对此调控的有效力度。这也是任何国家真正想要发展资本主义的原因,也是为什么国家主义为什么在当今更有效的原因,因为他让更多的人进入到了这种国家通过货币掌握的第二赛博空间内,并发展这一空间,从而能保证国家与文明的稳定性,而非我们过去所认为的意识形态的选择。

然而,现在的环境则是,赛博空间的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在第三幻象中回归到了对于意识形态的选择的问题上。在符号的交换中,人们脱离了对第二幻象的依赖性。这是人类建构性发展的必然。如果国家的统治者不认识到这点的话,只是以压抑第三幻象的发展来控制。企图违背时代发展的规律,企图以抛弃网络赛博空间来达到掩耳盗铃的目的。就必然会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成为赛博个体而又对这一幻象体系毫无所知。在欲望的混乱中,必然最终使其穿透第二幻象体系,从而影响整个现实世界的稳定性。

因此,不能因为网络的发展而忽视了对第三体系中欲望的调控。因为那将是任何人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在网络空间中,符号欲望的调整已经在一些“银行”进行着。网络空间的银行,正是在网络空间的诸多的赛博主体。我们所说的赛博主体,正是以某个点为中心的赛博个体或集体。这个中心点可以是某个主播、视频博主、虚拟偶像、虚拟主播、明星,也可以是各大网站、各大平台,各大亚文化圈,甚至可以是一款游戏,一首歌等等,只要在赛博空间中,有一部分人以某个主体形成了圈子,那么他就可能具备了赛博主体中的“银行”属性,充当着赛博空间中欲望的存储与释放,欲望的期许以及压抑的工作。不同的主体也会运用不同的方式对自己圈子内的人进行欲望的调控。他们充当的角色与第二幻象中商业银行的角色是相同的。而对于网络空间管理的政府部门,如网信办、广电总局等,充当的是央行的角

色。然而，由于网络空间是新兴的赛博空间，国家的职能显然没有跟上。网信办与广电总局的调控远没有达到调整赛博空间的深度，而只是一味的打压这个新兴的幻象体系。我相信，政府的工作人员是希望网络中的赛博个体能够回归到现实生活中来，回到人们的真切沟通与真情交流上来的。但他们没有认识的人类思维必然会创造不断深化的幻象体系的这一思维规律。他们或许会看到年轻的孩子沉迷在赛博空间中而变得麻木，会感受到赛博个体将符号交换的欲望自以为是的带到现实世界来之后的恶果。因此他们选择的是一味地打压，压抑这种新兴的赛博空间体系。从而视其为洪水猛兽，企图完全打压以及完全通过控制的方法管控这个幻象体系。这导致了这个幻象体系中的赛博个体更加适得其反的深陷到形而上学的争论中去。使得赛博个体更加变本加厉的设置黑话，同时不断地分化出小的集体与亚文化圈。加速了这个幻象体系的复杂化与混乱程度。甚至，网信办的压制与管控为赛博空间的形而上学化做了很好的榜样，因为这种压抑本身就是形而上学形式的，本身就是国家意识形态的体现，他深陷到意识形态的争论中去。从而导致在赛博空间大兴举报的风气，大兴人肉搜索，阴阳怪气的辱骂、变相的羞辱等等地混乱行为。这当然不是网信办所要看到的结果。然而他们又不知道这样的后果正是他们的行为所加剧的，因此他们只能恶性循环地进一步地打压与管控。甚至企图将这个幻象体系彻底的抹杀。这样做是十分愚蠢的。一旦这个幻象体系被抹杀，原本第三幻象的赛博个体，必然将这种意识形态的争论，符号交换的欲望完全投射到现实世界，也就必然的造成社会的动荡。

到目前看来，政府还未形成对赛博空间的符号欲望如央行调控货币一样的认识。而仅仅是一个暴力的打压管控方式。国家相关的政府部分应该转变思路，把一味地打压改成对赛博空间欲望的调控。当然，这中间有许多工作要做，有许多认识要深化，有许多部门要通力合作。因为赛博空间不仅仅是网络空间的单个主体，他还涉及到在网络空间的各种赛博主体，其中包括游戏、电影、线上教育等等，这就需要不仅是网信办，还需要文化部、教育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等多部门共同的转变自己思路。共同应对新时代产生的事物。并且，这种调控必须施以法理上的依据，以及出台相关的惩治以及调控法规。这些都是赛博学所要讨论的内容，我们会在后面的章节更详细的讨论这些问题。

1.2.5 分配制度、股票市场与符号分配

在现实政治中，由于统治者无法靠一己之力来管控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就需要把一部分的政治资源分配出去。这是政治资源的分配。而对于普通人来说，社会上的物资稀缺，地域分布不均，因此也需要分配。以上的两种分配都是在现实世界中的分配方式。对于文明来说，需要一套将事物当作对象的意识形态来把握政治资源的分配与物资的分配。前者是政治体制、官僚体系的构建，后者则是经济体系的构建。这两者都属于理论的赛博空间之中。因为他们已经被当作对象，在意识形态的构建中进行了规定了。原始的分配制度就是依靠人们的照面、熟悉程度、感

情来做的分配。比如一个部落长老，很自然地就会把一部分权利交给自己喜欢的人。比如一个原始人，自然地就会把自己获得的食物分配给身边的人。这是最为原始的第一幻象的分配方式。而之后部落扩大、城邦、国家诞生，就意味着需要更加复杂的政治资源分配与经济分配制度。从而诞生了不同的政治与官僚制度，诞生了不同经济学的资源配置观点。比如苏联早期的计划经济，从本质上他是与政治制度分配同构的思维方式。政治制度怎么分配，资源也就怎么分配。而市场经济的分配制度，则是在第二幻象体系下的自行生成的分配制度的体现。当然具有一定的复杂性 with 科学性。但由于他又无法处理在幻象结构之中必然出现的结构性匮乏以及意外事件的发生，因此在经济危机时期，就需要回到更本源的幻象体系中去保存自己（即从更高的幻象体系中回归到更低的幻象体系中以求稳定），防止结构崩溃的危险。于是就需要政治体系出来把控。这种希望通过政治体系来把握经济结构、又对市场经济在稳定时期具有认可的思想，在经济空间便是凯恩斯主义。

以上都是比较宏观的赛博学的分配方式，他的结构也并不复杂。然而，现在我们在第二幻象内部，仅仅依靠第二幻象本身，又诞生了一套经济制度的分配方式，那就是股票市场。也就是说，原本的分配制度，是依靠在第一、第二幻象之间来完成调控的。这样有一个坏处，就是但凡出现一点经济结构性的危机，都有可能需要通过政治来完成调节，以好使得第二幻象体系系统的稳定性倒退到第一幻象体系中来获得回旋的空间。这样做就会导致很小的经济风险都会影响的现实政治的稳定性。于是人们就自行地在思维结构中做这样的追问：我们能否在第二幻象体系内部设定一套经济的分配制度呢？这样就不会结构性的影响到现实世界，或者说，更加有利的保护现实世界的稳定。

于是，股票市场就诞生了。经历了许多次经济危机之后，人们总归不断地深化了经济赛博空间的诸多结构化。使得一个结构出现了问题而不至于影响到整个幻象体系。这便是股票市场的不断发展，不断繁复化来完成的。这点正是美国在二十世纪所做的工作。一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人类普遍经济政策就是通过到政治空间中去寻求空间，保证经济周期性崩溃后的再一次重建。而美国真正的崛起就在于 20 年大危机之后，金融行业诞生了自我保护的金融赛博空间。以好给金融领域的危机在经济空间中自行解决。金融市场在不断地金融创新中变得越发复杂，越发地具有局部稳定性保障。

普通股，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股票，代表持有者对公司的所有权。股票是对公司收益与财产的索取权。在政治领域中，股票就是对政体政党意识形态的信仰程度（在宗教领域，他被称为赎罪券），而统治者根据这个信仰程度来提供相应的身份，如不同等级的官职。从而在官僚体系内分配政治权力。在经济领域中，公司为其业务活动进行筹资，而股票就同样可以成为这种筹资活动的途径。公司发行股票给公众，公众买到股票，从而公司获得资金，公众获得对未来公司收益的分配权。这一点在政治上正是结构性的权力的让渡，即民主制度。当权者把部分公司的权力不让渡给官僚，而是让渡给人民，通过筹集人民的信任，来完成政治结构的稳定。然而统治

者同样如公司一样，不可能把高于官僚体制的权力让渡给散户（公众），他至少要保证官僚体系所占的权力大于整个公众所占的权力。或许，有大胆的政体允许把多于官僚的权力让渡给公众（如美国会把使用枪支的权力让渡给民众，但只要保证民众不会联合起来，那他永远也不可能超过美国的官僚所拥有的权力总合），但他必须保证一点：人民不可能联合起来，否则这个政体就面临着一次结构性的崩溃与重新建立幻象体系的历史必然。股票之所以能够出售给公众，公众之所以会购买，实际上就是对于公司的认可，对公司线性结构中未来发展的认可。他之所以买这个公司的股票，就意味着他至少认为这个公司的发展是可期的。而对于政府来说，同样是人民对政府的信赖来维持权力的发放。统治者可以通过民主制度，反过来制约官僚体系的陈旧与腐败，限制官僚的权力过大。这一点都是需要政府通过发放权力来实现的。民众有了权力，就能够监督与管控官僚，使得整个官僚体系变得灵活多变与复杂。这是统治者调控官僚与民众的手段。这种民主建立在人民对政府发放权力的信仰以及未来的期望上。而政府通过发放权力，获得的是所有持有人民的意识形态信任，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回收，与对官僚的制约手段。从意识形态的回收，以及股票筹集资金来看，股票市场与证券市场是一样的。都建立在意识形态的认同，以及提前预支价格上。因此有人认为股票市场实际上也是一种证券市场。然而，在分配权上，证券市场是没有的。更为关键的一点在于，股票市场不需要购买股票者真正相信这个公司能够长久的发展下去。而只需要在诸多的公司中，不同的时期中不断地选择自己以任何目的为基础的选择就好了。这一点意味着，股票拥有者可以完全脱离一种对意识形态的信仰，伪装出信仰反过来利用一些意识形态。在政治这一层面也是一样。民主制度的人民又一次被中介了，他不需要真正地信仰这个政治制度与统治者，而仅仅需要懂得这套民主制度与官僚制度是如何运作地就可以了。他就可以在诸多的政体之间游走，从而获得自身的权力。也就是说，那些对赛博空间有把握地人，他不需要如证券市场那样真正地相信一个未来可期的发展意识形态。他只需要保证自己能够利用这种股权的发放期间获得自己的权力就行了。这就是在社会中一部分权力拥有者的发家路。他可以游走在不同的赛博空间中，从而到各处去获取权力，在拿到权力后又将这部分意识形态兜售给其他人，从而转到下一次的权力获取之中。这种人有两种区分：一种是低俗的，它就是把获取权力当作自己的目标，为的是自己的欲望。而另一种是有神圣信仰地，他需要通过权力的获取，来获得真正地神圣权力。即他获取权力的目的是让所有人也都能领悟人的思维的结构性的，从而引领着更多的人从固定结构中超脱出去。前者是符号欲望的，是形而上学的固定者。只不过他在其中掌握了一定结构的知识罢了。后者是神圣信仰的游牧者，他面向地是敞开的真理。但我们目前为止没有区别他们的办法（参考第四章第五章，那里我们可以区别出他们）。

而对于统治者来说，自己的职能也应该转变。应该抛弃掉原有的，仅仅把民主当作维护的方式与手段的理解。要在保证民主限制官僚维护幻象体系的相对稳定地前提下，开辟一条真正地让人民能够超脱出结构的通路，让人们能够从无尽的争论与利用与被利用关系中超脱出来，回归到质朴的生活中去的可能。统治者要预留这

种通路，并且对人民进行引导，并为超脱出来的人给予神圣性的地位。这才是消除国家的方法，是真正马克思主义政党所要做的真正民主工作。

而网络赛博空间同样提供了一个股票市场的可能。但目前看来，网络赛博空间的股票市场还远未发展壮大。只能够看到其雏形。或者说，这种去中心化的赛博组织在一些小圈子内部已经形成，甚至做出了尝试，然而许多都失败了（如以太坊的 Dao 组织）。在赛博空间中，股票市场就是利用赛博空间的符号，来售卖一套意识形态，从而获取网络之中的权力，或者将其转变为第二幻象货币的行为。比如有某赛博个体在小圈子内部开展一些“讨论课”、“辩论赛”甚至是一些平台的“视频制作投稿”；这种圈子的关系与股票市场同构。通过这样的形式，把话语权与意识形态下放的平台的圈子内，下放到主播的圈子内（或者某些表面的去中心化圈子内），让原本仅仅是观看主播内容的观众完成一种身份转变，从仅仅不关心的观看者转变为权力的分配者，转变为参与者。这一边稳定了这个圈子的内部构成。形成了小圈子内部的权力与欲望分配，另一边又稳定了小圈子内部的意识形态，使得“公司”变得更加稳定，更能抵御来自其他意识形态的攻击。而这种权力的下放正是通过售卖意识形态来获得的。赛博主体发放股票的行为，就是举办各种形式的“股权大会”，比如“辩论赛”、“视频制作大赛”，而这些活动与普通的辩论赛与视频制作比赛不同。他的评判标准是小圈子内部的意识形态所决定，这也就保证了这个体系的稳定。原赛博主体通过这类活动，筹集了意识形态的信任。而购买者通过这个活动，获得了小圈子内部的权力。这与股票市场是一致的。同样，从意识形态的信任上，这种行为就是一种债券市场行为。而股票市场的不同就在于，当赛博个体在小圈子中参与了这种活动，从一方面就获得了在这个圈子内部中的地位，他之后就能参与这个圈子内部由赛博主体下放的权力福利、参与到对小圈子内部事情的处理、参与到对意识形态的进一步洗脑以及小圈子内部的符号欲望的交换与肉体欲望的满足中去。甚至还可以享受到金钱分配的福利。赛博主体通过这种“股权活动”的形式，来管理以及壮大自己小圈子范围。同时来抵御外部人对圈子内部的质疑。这种圈子会自认为自己在做一种去中心化的活动，而实际上，这种形式只是因为他们对自我的认知仅仅停留在网络空间内部，在网络空间中，他们当然是“去中心化”的。比如我们在以太坊之中提倡的去中心化组织 Dao，正是这样的虚伪的“民主制度”的股权化组织，在以太坊中，他们以 67% 的多数来决定合约的修改以及资金关系，但其背后仍然是现实人的意识形态与资金背书，仍然是现实中金钱与权力来决定的。这导致了这种去中心化的失败。如此诸多的“股票市场”实际上已经在网络空间中以不同的方式呈现了。

可以想象，未来的赛博主体的股权形式还会更多样。比如我曾经在路标就提出过如下的“股权大会”的方案：可以举办征文大赛，让路标管理者来进行评判，对好的文章进行奖励，奖励的内容就是小圈子内部的符号认可与身份。更可以奖励一些意识形态的符号奢侈品。比如我们可以做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文化衫，做得质量好一点，图案带有意识形态认可。这样的奖品可以多一些。根据对我所说的知识认

可程度的不同来进行分类，认可高的奖励好，就有小圈子内部的意识形态的高等身份。这样，就把符号欲望、符号秩序、经济秩序与意识形态完全地融合在一起了。形成了一种跨多赛博空间的组织结构。当时想法是认为这样既能扩大宣传，又能获得经济收入，还能获得其中的权力。这种“股权活动”的形式能够筹集意识形态的支持，资金的支持。更重要地是，这种形式他能够完成赛博主体的意识形态与符号的分配。大家通过参与这样的“股权活动”，写文章，制作视频，能够形成一定范围的讨论与吸引更多地人进入圈子，同时这些参与者，就能从中获得在圈子内部的地位与人气，从而帮助管理赛博主体。这样，通过“股权活动”，就完成了一种去中心的中心化，即一个赛博主体的股份制公司的形成，这就是我最早创办路标的想法。最早我是希望路标发展为一个能够自主去中心化的联盟，大家都能够进入关于整个赛博结构的讨论的组织。然而，这种发展模式意味着必须首先超出形而上学体系，才能达到一种真正地引领。而我最初包括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困难程度。最初参与路标的朋友，大多数就更加深陷到形而上学的争论中去。也更加陷入到赛博空间中去了。于是，路标还未做任何行为，就已经失败了。失败的原因在于，对于人类思维界限与结构的认识不清，以及对超脱形而上学的难度的低估。同时也在于一个悖论，真正的超脱在于生活，然而有生活便没有赛博空间的束缚，那就不需要路标；而有路标，就必然很容易深陷到形而上学之中去。这需要更大空间来做一种引导，这就是要在经济与政治中去引导人民，改变教育来完成。

以上对“股权活动”的倡议最终在路标也没有施行，因为这本身就与我想要去中心化的方式有些水土不服。那时候我并没有看到一种虚假的去中心化与真正去中心化之间保持的张力。但我有感受到了这种“股权活动”的虚假民主性，因此，我自己就十分恐惧这套体系的建立。因为“股权活动”说到底是有固定思维的，是带有意识形态“洗脑”行为的，是带有形而上学性质的。人们必须相信了一套完整的意识形态体系，才能评判其在赛博空间中的地位与身份。当初我就认识到了这一点，那时我的想法是很简单地，就是想依靠一己之力，让大家相信我所说的形而上学的界限，相信超出形而上学的方法。然而，正如我上面所说的，我低估了形而上学体系以及这种结构化是思维必然的结果，是思维寄生的结果。因此即便我说得再多，但只要我仍然在说，就必然导致我说的所有理论被理解为形而上学，被固定下来。而真正领悟与体会到的人，确并不需要一个路标与“股权活动”。所以，那时候路标许多朋友对我的想法都有形而上学化的误解。我当时很害怕，我害怕很可能因为去中心化而诞生了更加可怕的赛博空间（当然那时候没有想到这个词，只是一种体悟）。也正是在这样的害怕中，我深刻的认识到我需要写一本引领大家超脱出形而上学体系的超脱之书。于是，我投入到了《荒谬的见证》的创作中去。路标也就被我的去中心化而自动放弃了权力。因此我现在也脱离了他。脱离了这个原本我想创立的赛博主体，以及想运用这个赛博主体在网络空间内部实事去中心化的活动（正如 DAO 的失败一样）。不过，路标可能还能成为某种中心化建构的组织。因为人类社会本质上又是一定的赛博化的过程。因此路标在一个去中心化的组织上是失败了，但是在某种商业的条件下，它又还有希望。亦或者在未来某个时期，在绝对

的外部中心化权力下，它还能够形成合力，成为一种以中心化为基础的去中心化组织。

一个真正能够超脱出形而上学体系的政党，正是一个本已就包含着生活与情感的政党。这需要贯穿三个赛博空间的能力的。那如此，我不如加入到社会主义的建设中去。而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当下的问题正是我所强调的政府的引领人民回归生活情感的超脱职能。而不是意味的以管理，控制，限制人民为政府的唯一目标。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对于形而上学者，应该进行结构的维护，文明稳定的建设，同时通过教育引导人民超出固定的结构，达到对人生，天地的领悟。这正是中国哲学天人合一的要求，也是所有天，赋予统治者（天子）神圣权力的真正含义。而现在，我们仅仅只做到了一边，并且在管控与限制上，在体系的构建上，幻象的创立上做得太过头了。

因此，真正的民主与股权制不可能在单独的赛博空间、经济空间、现实空间诞生。他必须在所有的赛博空间中贯穿。也正是如此，通过某种方式让人们从赛博个体转变为现实人是尤为关键的。在网络赛博空间中，只能存在意识形态线性化的股权活动。可以预见，未来在网络空间中，一些赛博主体必然会将自己的“股权活动”完善，制定出意识形态符号的奖励机制，并将其与意识形态的认可与意识形态符号权力、快感的分配想挂钩，并确立在小圈子内部的身份与权力分配体系。他可以称其为一种民主制度。但这种民主制度因为仅仅在赛博空间存在，因此他不可能像现实的民主制度一样做到真正的从虚假的民主到真正超脱形而上学体系的民主转变。也就是说，我们不可能仅仅在网络空间实现赛博民主与对赛博个体的引领。也就不可能让他在赛博空间中脱离形而上学。这是赛博空间主体的股权制具有虚假性的真正原因。

而反过来，现实政治的幻象体系建立与网络空间相联系的前提下，却可以用来帮助和引导人民实施各种意义的民主，因为现实中包含着诸多感情因素与不可把握性。只要以此为根基，在不会使得人民转变为赛博个体的前提下，又利用网络的技术，达到人民民主的实现。比如通过互联网来稳定监督官僚体系，完成民主监督的职能，并给固定的官僚体系带来人民真切的情感建议。同样，如果仅仅把赛博网络当作现实空间，情感的传递工具，那么，一个包含超脱出固定结构的民主体系就能成立。我们可以从赛博空间中发现大的艺术家、大的文学家，从而找出其中的游牧者，为其提供真正引领人民的神圣权力，进一步地，实现真正的民主体制。这样看，网络赛博空间是一个机遇，在没有网络赛博空间的前提下，紧靠现实与经济幻象体系，我们是很难做到这样的民主通路的。当然，这里面包含着很多细节问题，也包括对各个赛博空间的更多体会。我们将在后面再详细讨论。

1.2.6 附文：【宏观赛博学】论赛博学的正义性

赛博学是一种通过实践来维持张力调控的裂隙学。这就意味着如果对这门实践

学问的研究没有建立在脱离形而上学的基础上,那么就必然导致他被误解为新的赛博空间的建构学说,也就必然形成更加深层次的赛博空间繁复化活动。这是与我们研究它的目的正相反的。在人们没有深刻认清思维结构的构成之前,在人们没有摆脱思维的寄生性之前,赛博学的研究是一种罪恶,它必然被误解,从而构成更加深层的幻象体系。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在写他之前首先投入到《荒谬的见证》写作中去的原因。只有当荒谬的见证的工作完成了之后,我才能够放心地说出关于赛博学的内容,同时讨论这门实践学科在调控细节上的问题了。也正是在荒谬的见证完成之后,赛博学的正义性才能被体悟而不是被误解为某种形而上学的正义性了。

赛博学的正义性来源实际很简单。就是赛博空间创造的幻象会将诸多复杂的感情、深邃的内涵层层压缩。人们深陷于越深的赛博空间中,人的感情与体悟就越发麻木,越发单一。赛博空间的幻象叠加得越多,就越束缚人的潜能。人们在赛博空间的深度与人的潜能成反比的关系。因此,我们就需要通过赛博空间学来揭示赛博空间,更需要赛博学来完成对赛博空间的实践性调控,以好引领人们从深邃的幻象中超脱出来。这便是赛博学正义性的来源。

正因为赛博学的正义性来自于现实世界赋予人们的真实。而这种真实是敞开的无可把握更不可调控的。因此,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赛博学对于欲望的调控,仅仅是对赛博空间内部的欲望的调控,而且,调控的对象也是在诸赛博空间内部的人。对于网络空间的赛博个体来说,他必然依附于赛博空间的结构性,他的符号欲望,正是在这个结构中被限制的,被揉捏在一起的畸形欲望。也正是这个特点,我们才能对其进行调控。或许有人会质疑这种调控会让深陷其中的人失去快乐,从而失去对赛博空间的调控的正义性。但这实际上是因为并没有领会人类必须生活在一种控制论之下才会感受到快乐。同时也没有深刻领会人类社会本身就是控制论的原因。赛博学要做的,就是改变控制论的管理与限制的方法,使其转变为调控的方法。这也正是对待赛博空间是调控,而不是管控与管理或者是限制的原因。这种调控就像我们对待形而上学者的态度那样,一个形而上学者会为自己深陷于一种自我完满的形而上学理论中而感到自信与快乐。如果让他从中超脱出来,反而是一种痛苦。调控的目的就在于在这种赛博空间中的引导。从对于赛博个体的这一方面来说,调控他们的符号欲望是可行的且符合他们的享乐的,因为并不会过多的强行让他们感受痛苦。是引导他们并让他们自行选择自身的道路。但关键在于这种调控的另一面,在其中给予他们超脱出符号快感的契机。这才是调控的真正目的与难点。对于赛博个体,一方面不能过于快速的让他们接受丰富的现实世界,这会使得他们过于痛苦;另一方面,又不能让他们过于沉溺于符号欲望中;这会使得他们被赛博空间完全控制,脱离人。从而带来对现实世界的危险。这就是调控真正要做到的内核。也就是说,调控的真正目的在于这种张力的保持。而表层的目的,让人看起来就是对欲望的控制。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解。对于一个超脱出赛博空间的人来说,调控对其毫无作用的。我们在现实生活的感情是无法被预知与把握的。就更谈不上统计、调控了。人类在这里的悖论使得我们的调控得以可能:对于赛博个体来说,他们在赛博空间中,调控得以可能;而当人们超脱出赛博空间后,他就完全凌驾于这种调控之上,

也就无可把握。这就使得在赛博空间中对于符号欲望、消费欲望的调控,始终保持着正义性以及正确性。

关于以上观点的论证是哲学的话题,这一点我在荒谬的见证里有所提及,如果算上更接近的论述,可以参看《赛博朋克时代》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谈这一问题。然而这并没有解决关于大地性的历史体会。而如果要在宏观的赛博空间学视角下去考察这一调控的正义性。那么,我们就必须区分大地性对于经济领域的影响,从而来获得这种大地性在网络赛博空间的表现形式。在赛博空间学内部,在历史传承物中完成对它的考察。这种大地性能够将赛博空间的幻象体系拉回到现实世界吗?把大地性误解为一种重农主义的经济学思想是如何演变的。重农主义的经济学思想中那种超脱出赛博空间的内核是什么?最终,这种大地性在符号赛博空间中,会以什么样的形式瓦解赛博空间的构成,又会如何地被赛博空间的赛博个体误解为什么样的理论?对经济学的重农主义的考察看起来是一个宏观经济历史的问题,但实际上,这种考察正是对于人们可能误解赛博空间学的提前预知,这种考察的目的一面是通过经济的赛博空间来研究大地性与赛博空间的关系。但实际上,是给未来人们对赛博空间学的研究以及赛博学的调控被形而上学化打“预防针”。希望人们能够认识到这种空间结构的繁复化过程,并在这种“预防针”下,不会干扰赛博学的实践工作。从而将内容穿透,直接指向实践本身,回到荒谬之中去。

在经济史当中,我们一般说 18 世纪的法国是重农主义的代表,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魁奈。但实际上,真正地“重农主义”是最为原始的人们对自然与大地性的体悟当中获得的。在古希腊时期,人们的“重农主义”所体悟到的,恰恰更加接近于大地性本身所包含的内涵。

在色诺芬看来“农业是其他技艺的母亲和保姆,因为农业繁荣的时候,其他一切技艺也都兴旺;但是在土地才得不荒废下来的时候,无论是从事水上工作或非水上工作的人的其他技艺也者将处于垂危的境地了。”²色诺芬在这里表达的正是大地的包容性。也是最为接近敞开真理的自然实在物。色诺芬强调的是,任何在人思维外化出来的技艺,都应该以农业为根基。如果没有大地的庇护,任何其他的技术都将处于垂危的境地。而技艺,正是人类思维在操心的强力下外化出来的“赛博空间”。同样我们也可以看到,色诺芬对于外化的技艺的独立性是持消极态度的,他认为没有农业的支持,技艺的发展同样也会崩溃。这一态度是古希腊人普遍的看法。亚里士多德同样对于经济以排斥的态度。他认为“敛财”是违反自然的,他反对追求货币财富的商业,更加反对高利贷。实际上,亚里士多德反对经济的原因正是反对经济所构造出来的赛博空间。他脱离了人本来的生活空间,缺失了大地性。

“治产(致富)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同家务管理有关系的部分(农、牧、酒、猎),另一种是指有关贩卖的技术(经商)。……前者顺乎自然地由植物和动物取得财富,事属必需,这是可以称道的。后

² 色诺芬《经济论,雅典的收入》,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版,第 18 页。

者在交易中损害他人的财货以牟取自己的利益,这不合自然而是应该受到指责的。至于[由贩卖发展起来的致富的极端方式]钱贷——则更加可憎,人们都厌恶放债是有理由的,这种行业不再从交易过程牟利,而是从作为交易的中介的钱币身上取得私利。……为了交易的方便,人们引用了货币,而钱商竟然强使金钱[做父亲来]进行增殖。……在致富的各种方法中,钱贷确实是最不合乎自然的。”³

可见,亚里士多德对于以经商为生的商人的反对是因为他们不符合自然,建立在虚假上的这一点。而这些正是经商这一行为将人与物中介了的后果。可以说,商人是人类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代可以将生活的生计完全寄托在赛博空间的人。在拓扑学关系上,他和现在的网络赛博自媒体是同构的关系的,自媒体同样把生计完全寄托在了更深层的网络赛博空间中。也正是如此,亚里士多德反对这种违反自然的行为。根本原因就在于经商脱离了大地性,而生活的丰富与现实具有真正敞开的内涵。如此我们很自然的就可以理解亚里士多德为何更加反对钱贷这样的借贷行为,更加反对利率等等不符合自然的财富增殖形式了。因为他们是更加深入的创造了第二赛博空间的幻象体系。可以说,从货币到借贷,是第二幻象体系的一次大的进步。亚里士多德还讨论过事物交换得以可能的原因。“显然……还没有货币的时候,就已经有交换了,因为用 5 张床换 1 间屋,或者换 5 张床所值的货币,是没有区别的。”

“这正是我们在前面说到的公式①,②,③,也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所写到的交换公式。亚里士多德看到了“没有等同性,就不能交换,没有可通约性,就不能等同”⁵,也就是说,在这种等同中,有更丰富的内容被舍弃了(“通约”这个概念在古希腊正是有舍弃什么而等同的意思)。这种被通约掉的部分,正是人的情感,他的来源正是人类生活的非赛博空间性,即大地性。

可见,即便是在第二幻象建立的初期,思想家们也已经发现了这种结构的虚假性。从而提出了一些在现在看来是“重农主义”的经济学理念。然而,旧世界的理论往往把这种“重农主义”归因于生产力导致的奴隶阶级社会对于农业的强调。为的是更好地通过对大地的强调来限制奴隶的生存,以保证地主以及城邦精英的统治。这种对于大地性的误解在古希腊确实存在,然而,这种看法本身不正是一种把丰富社会与生活世界当作对象来分析的语言的、理论幻象体系吗?无论是在古希腊,还是现在我们生活的时代,有人将这种理论当作当时社会的必然规律。那本身就已经脱离了生活,脱离了个体感情,而不是真正地当时生活。他已经是被中介了的赛博空间体系了。

有意思的是,上文引用的色诺芬对于农业的强调,正是 18 世纪重农主义者魁奈在自己的主要著作《经济表》的题词。也正是魁奈,发展了一套重农主义的理论

³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版,第 31—32 页。

⁴ 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3 卷,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第 58 页

⁵ 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第 74 页

体系,形成了重农主义的理论赛博空间。然而,这其中却有很多让人能够充分领会到赛博学的思想。他在某种意义上提倡了一种大地性对经济空间的调控。不过同样的,魁奈的理论也不可避免的被误解为一种为封建主义或者新兴资产阶级言说的理论体系了。

魁奈的重农主义经济思想,从根本上来讲建立在“自然秩序”这个概念之上。然而,这个自然秩序的概念,从根基上就有着两个不同的维度。即两个自然的区分。这个区分正是我上文提到的:第一自然即是我们无可把握得大自然,是不可预知的,具有无穷偶然性的自然。而第二自然则是被人们当作对象所认识的自然,这个自然因为被中介过了。因此是作为语言理论化的赛博空间内的自然。关于这两个自然的区分,最早正是在黑格尔那做出的。施密特曾经对此有详细的论述:“(黑格尔)把存于人之外的物质世界这个第一自然说成是一种盲目的无概念的东西。”而将“人的世界在国家、法律、社会与经济中形成的时候”⁶指认为“第二自然”。

正是这两层自然的区分在魁奈这里具有模糊性,从而导致了魁奈的整个重农主义的思想具有矛盾。一方面,重农主义的自然秩序会被他们自己理解为赛博空间的结构规律。并认为其具有某种客观规律性;“国民明显的应该接受构成最完善的管理的自然秩序一般规律的指导”⁷“只有依靠自己的智慧和相互联合,同时遵这些自然规律,人们才能够获得他们所必需的丰富的财富”⁸“违反自然,是使人遭受不幸的,实际罪恶的最普通,也是最一般的原因”⁹另一方面,他们又认为这个自然秩序是贴近生活、是上帝赐予的,而不可被把握得。比如他说道:“人根本不是能以调节自然现象和人类劳动(人类劳动和自然的力量一起促进人们所需要的财富的再生产)的这些规则的创造者”¹⁰魁奈误解了自己,他认为这种不可调控的创造者是规律的特性。但其实这指的是人类思维界限导致的第二自然。而真正他想描述的是魁奈一直想要表达的上帝。认为上帝创造了这种第二自然。

这就导致了魁奈思想的一种形而上学化,甚至是黑格尔化的危险。因为当人们质疑其客观性时,他会说出这个自然秩序是具有规律性的“第二自然”,是具有规律的。然而当他们要为个体的情感论证的时候,要抵御那些指责他的自然秩序脱离了现实生活,是资产阶级的理论的时候。当魁奈要赢得封建贵族与基督教派的支持的时候,他们又可以回到“第一自然”当中,认为这是上帝给予的,不可把握得自然。并认为第二自然表现出来的客观,正是上帝所赋予的。如此,在这样的理论建构下,魁奈的经济学理论实际上已经完成了形而上学的体系化。但是,人们会发现其中关于自然秩序的矛盾性。因此后人则指责魁奈,自以为其是为封建主义制度说话、为封建的社会制度提供理论支持;但实际上建立的是早期资产阶级的理论学说。

⁶ 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第33页

⁷ 《魁奈经济著作选集》,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32页。

⁸ 《魁奈经济著作选集》,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401-402页。

⁹ 《魁奈经济著作选集》,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98页。

¹⁰ 《魁奈经济著作选集》,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401页。

前者，正是因为魁奈的对第一自然的理解。他可以运用这个自然去说服君主与宗教支持。后者，则是魁奈的第二自然的理解，并且魁奈在第一自然与第二自然之间反复跳跃，这同样是辩证法的形式。是在实在之物（第一自然）而外化出的绝对精神（第二自然）之间螺旋上升，这正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因此，他具有极强的资产阶级性质。

同样，也正是因为一个赛博空间的自然与第一自然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在重农主义这里表现出来。所以，重农主义必然反对重商主义过分强调货币的观念。在魁奈的支持者梅西耶看来“货币财富无非是……已经转化为货币的产品财富。”¹¹因为第一自然迫使重农主义要回归物的大地性之上。因此，他们强调产品的重要性，而不是只在第二幻象之中空转的货币的重要性。然而，他们又因为自身的理论建构，又不得不将这种回归限定在语言理论化的赛博空间之中，从而被后事的古典主义经济学借鉴。这一点同样表现在重商主义之中，他们从第二赛博空间中表达的货币的重要性，因而从另一个侧面中介了第二赛博空间，使其成为一套完整的理论。最终古典主义吸取了两者的优点，完成了一次在第二赛博空间中的黑格尔辩证法化，形成了完全形而上学体系的经济学理论。构成了一套能够自我解释，自在自为的思维上升结构。最终宣告着第二赛博空间在理论上的完全完成。

第二赛博空间的发展史给予了我们很多的启示。如此，我们便可来考察甚至预测在第三赛博空间中所将要发生的争论。首先就是对于网络空间的态度，一样会持两派观点：一边认为，网络空间是虚假的，应当强调现实世界的真实性；另一边则积极看待网络空间带来的欲望与自由。然而，无论哪一派观点，不正是一种赛博空间化吗？也就是说，我所强调的赛博空间的正义性来源——大地性；在这样地争论中必然被两边都误解为一种形而上学的强调。即认为大地性就是要强调一种如同重农主义所强调的回归真实世界。同样，也会在对大地性上有如同第一自然与第二自然区分的又一次结构化的划分。即将这种大地性如同重农主义一样做一种形而上学化的处理。或许有人会对赛博学的调控做与他们对魁奈指责一样的误解：“（‘当人们质疑其客观性时，他会说出这个自然秩序是具有规律性的‘第二自然’，是具有规律的。然而当他们要为个体的情感论证的时候，要抵御那些指责他们的自然秩序脱离了现实生活，是资产阶级的理论的时候。当他要赢得封建贵族与基督教派的支持的时候，他们又可以回到‘第一自然’当中，认为这是上帝给予的，不可把握得自然。’）他们会说：“当我们质疑其客观性时，你们会指出对于赛博空间的调控是符合网络空间规律的。从而你获得了一部分赛博个体的支持。当你们要赢得现实世界的政府当局者支持的时候，你们又可以说赛博空间是要依附于你们所谓的大地性，要依附于现实世界。你们这样反复横跳，不是相对主义吗？不是跳梁小丑吗？对网络空间的调控又为何要回归到现实呢？最终不还是权力的斗争，还是会回到黑格尔辩证法吗？所以为什么不直接用黑格尔辩证法来解释赛博空间的正义性呢？真正的管控不正是在赛博空间中创造一个赛博空间的斯大林呢？所以为什么要让赛博

¹¹ 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0页。

空间的人回到现实呢？这不是反而不好控制网络赛博空间吗？所以你们调控的正义性来自哪里呢？既然没有正义性，为什么还要调控呢？为什么不让网络赛博空间放任自由地发展呢？”

然而，这样地质疑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他们不可能真正脱离赛博空间来谈大地性。也就是说，他们永远会把大地性当作一种对象来看待，而只要这种对象化完成，他们就可以把其拉扯进理论化的赛博空间中。完成大地性这一概念的形而上学化。这正是黑格尔形而上学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理论人永远会遭遇思维结构的界限。因此他们会永恒的作为理论人而存在。在他们的赛博领域中，他可以任意的将其赋予赛博空间的符号化。把对赛博空间的调控扣上各种主义的帽子。比如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比如这是被政府所收编的理论体系是一种官僚主义。是暴力。甚至会说这种对于赛博空间的调控，是企图恢复封建制度，违背社会的发展，是彻彻底底地复古主义等等。因为对被对象化的大地性的理解，正是理论赛博个体所做的，大地性变成了小农意识，于是成为了小资产阶级。又因为“他强调大地性，因此他又是封建主义的，为封建农业制度说话。又因为他强调大地与农业，因此他是传统复古主义的，企图开历史的倒车。”当大地性被误解，赛博学被当作一种赛博空间内部的理论，就必然会被拉入进这样的形而上学争论中去。从而在无尽的赛博化当中，无尽的争吵下去。这是十分危险的。

正如重农主义与重商主义对于自身的误解一样。一部分自以为理解了大地性的、看起来是本文的支持者的人，仍然会深陷于这样的形而上学争论中。他们会陷入到对大地性的赛博化进程中去，他们会像重农主义那样，认为赛博学的调控正义性来源于现实世界的真实，然而这个真实已经是被中介了的真实。而绝非正义性本身。由此，他们确实会像赛博个体指责的那样，在赛博空间中反复跳跃来获得自身的地位。从而，整个赛博学的正义性反而被这样形而上学的赛博化而完全消解。这种危险，正是我写本文的目的。我必须先给读者打这个预防针。

因此，我在此通过对重农主义的赛博化分析，从历史之中的宏观赛博学视角出发。揭示了真正赛博学正义性的来源。他不来源于任何被理论化了的大地性。大地性就是大地本身。这个正义性绝非通过一种讨论而获得的。他来源于无法言说的大地内部。因此，真正的正义性在于实践。这也我为何说赛博学是真正的实践的学问而非学科了（赛博学的“学”不是“logy-学科”而是中国哲学中强调的“学问”）。也就是说，赛博学的正义性的讨论，实际上是必然要回到荒谬的见证中去完成的。他的正义性来源其自身。并且认识领悟到这一点的人，就必然要时刻警惕这种赛博学理论化的危险——那种将大地性进一步赛博化的危险。

赛博学是一门危险的学问，因为他要研究赛博空间，就必然深陷其中。而深陷其中就容易时刻陷入到思维寄生当中。从而陷入到无尽的形而上学争论中去。他们会不断地通过赛博空间的虚假构建性，把任何复杂的东西赛博化。在这一点上，不正是对于赛博空间调控的正义性本身吗？在此时，在此刻，在瞬间，才是真正赛博学调控的正义性。因为理论赛博个体领悟不到这实践的瞬间。也因此，对于赛博学调控必须是一种超脱赛博空间本身的无所言说的调控。在这种调控下，没有解释，

没有理论。仅仅来源于最超脱赛博空间的神圣性。这也正是任何实践的当下。是神圣的降临。

最后，不存在什么赛博学，一切都是实践的行为艺术。

第二章 赛博主体

2.1 赛博主体

首先需要一再强调的是，赛博空间学与赛博学分析的对象永远是人在赛博空间的部分。当我们说赛博个体的时候，指的是一个具体的人的赛博空间部分。而这个人的大部分生活都沉迷于赛博空间中，那么我们就简单的称其为赛博个体。我相信，任何一个个体，不可能像人工智能一样完全存在于赛博空间中。在我写书的这个时代，任何人都有在现实生活中拥有大地性、拥有丰富多彩生活的部分与潜能。赛博空间研究的对象，永远不是具体的这样无法把握的人，而是人深陷赛博空间的部分。因为只有被符号化了的人，才是可以被言说把握。

赛博空间学虽然是对整个广义的赛博空间进行分析的学科，在赛博空间中，不同的幻象体系有相同的结构形态，也有不同的结构形态。因为不同的幻象体系自身有其自身的特点，处于不同的趋向同构的阶段，所以有些同构的部分我们可以拿来在结构上一起分析。不过在这其中也有些则不能够完全等同。这其中的原因在于，不同的赛博空间结构所处的发展进程不同。其次，他们仅仅只在定义域中符合公理 1，而真正影响他们的还有超出定义域的不可把握的部分。这使得他们在结构上仍然有许多的差异性存在。以上这些赛博空间的差异，同时这就意味着这门学科目前仍然是处于一种探索的状态。比如我们在拓扑空间中知道货币与符号欲望都是同一种结构。然而，这是从宏观的角度看的。在细节上，他们又有所不同。而这种不同正是由于他们所处的赛博空间体系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以及处于不同的视角观察所导致的差异。再比如，符号的欲望在很多小集体中有着一个一般等价物，比如说在网上讨论哲学的圈子，这个一般等价物是话语权；然而这种欲望到别的圈子，比如某游戏圈，就很可以是以游戏中的货币与财产来衡量了。符号欲望在网络空间中表现为小集体中有诸多的一般等价物，也就是诸多的货币形式。这不同于现实世界。现在的赛博空间的小集体过于繁杂，而且一个自然人，很可能在许多赛博空间的小集体中都有活动。因此，他们的欲望都以不同小圈子内部的符号作为一般等价物。也就是说，相对于现实的经济空间来说，如今的网络空间有更多的“外汇”。并且每个赛博个体持有着多种完全不同的“外汇”。这是网络赛博空间完全脱离现实所导致的结果。这使得赛博个体只能在网络空间内部不断地交换欲望，而难以跨空间的兑换成现实货币。也从侧面反映出如今的网络空间还未真正形成一个完全统一的一般等价物的初级发展阶段。在现实的经济空间中，或许只有完全被经济空间中介了的经济投资人、金融行业投资者才有如此多的外汇，他们与赛博个体一样，不能把经济空间的欲望一般等价物兑换成真正的产品与权力地位（金融投资人并不会拿到他所有账面上的货币，因为他需要让这些货币在第二空间中交换，因此他无法真

正取得与他的货币数目等价的物与地位,这与网络空间的人无法取得现实的货币的情况是一样的)。而在网络空间中,这种网络空间的整体“外汇”多与个人持有多种“外汇”的情况将是普遍存在的。也因此,网络空间的“外汇”研究远比现实世界的复杂。这种不同赛博空间的差异,正是不同赛博空间特点所导致的,需要在更为详细的地方进行分析。而不能武断地认为,既然人都有相同的思维界限,那么所有赛博空间,在*同一线性时间*下,都能做完全的对应。这实际上是违反了赛博空间学的第一公理的。因为正如我所说的,赛博空间存在着例外,存在着超脱的悖论点。而这些不是赛博空间学的研究范围,但他又往往影响着赛博空间。这些不在赛博空间内的部分,反而是决定赛博空间差异的关键。这不在赛博空间学分析范围内的东西,恰恰是导致了其中不同的概念可以相互启发,却不能完全等同的原因。也因此,赛博空间学所提供的数据、公式、以及对赛博空间的分析,仅仅是一种结构化的参考。他需要对人的感情与更广阔领域的体会。被把握的部分,仅仅只是一种参考。下面我们就提前思考一个经济空间的 GDP 概念在网络赛博空间的结构对应,并以此来说明不同的赛博空间之间仍然存在着差异这一发展情况。

符号的欲望指的正是在赛博空间中已经能够被把握的结构性欲望。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可以通过某种结构性的理解,来表示这个结构中符号欲望的总和。在经济空间中,这个对于经济空间的货币总和的表达,我们称其为 GDP,即国民生产总值。实际上,GDP 是一种强行将第一空间与第二空间放置在同一结构下的数据统计结果。他反应的是现实意识形态差异对于经济空间的影响的数据。由于经济空间与现实世界关系既密切又疏离,因此这样的统计在意识形态内部是有效的。而对于经济空间来说,则并不能反映更多的金融关系。由于 GDP 是考虑现实生活的一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那么他已经将对国外的交流过程以一种结构化的方式被阉割了。这种国别的划分,总是必然因为意识形态而舍去了金融空间的完全脱离现实生活的部分。即便是在第二空间,这样的国别区分也不够成熟。也就是说, GDP 这一统计概念,看起来是对经济的统计,不如说是对在意识形态划分下的第二空间的“严格”结构化,它植根于现实世界而非我们一般理解的那样——是一个第二空间的统计数据。也因此,如果在网络空间中分析一种以国家为单位的符号欲望是不成熟的。因为网络空间的规则并不是按照现实国家来划分的。而是按照网络空间中小集体所认可的某个符号来划分的。因此,国家想要对整个网络空间的符号欲望进行了解与调控,就必须在每个小圈子内部做如下工作:1、首先确定网络圈子内部的欲望是以什么符号作为一般等价物。2、再寻找一种统计这种符号的方式。3、再统计这个圈子与其他圈子交流时所产生的欲望交换关系。4、从而得出一个普遍的统计他们欲望数值的概念或数据。5、把所有圈子的数据汇总。形成一个对于全体网络符号欲望交流的数据。

但这样做实际上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在经济空间中,国民生产总值是植根于国家发展上的。因此需要对其有一定的了解。而一个国家的符号交换数值对管控网络空间似乎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以国家的划分本来就不符合网络空间的规定。

在这里或许有人会反驳认为现在的网络也已经是有国家的区别了。许多国家都建立了互联网墙。导致了网络空间的国别划分。在这一点上看,如果这种墙在许多国家都被接受了,那么自然,研究国别的符号欲望就是有意义的。然而现在的情况是,大多数国家并没有建立互联网的管理墙,因此并不需要做一种国别的划分。(或许有人会认为,网络空间的符号欲望会影响到经济空间,既然经济空间都有国别划分,那么网络空间也应该有国别划分。亦或者是语言的无法沟通,文化的差异导致了网络的国别仍然有意义。对于这一点,我认为只需要处理好赛博空间小集体的国别、文化与意识形态就可以了。区分小集体的国别、跨国、意识形态、文化属性,就能区分其对经济空间的影响应当分担到哪个国家、文明之中。而不是以国家、意识形态、文明在先去理解网络空间。这一点我们会在后面更详细讨论。)另外,对于已经有墙的国家来说。他们建墙的目的不正是对互联网赛博空间的一种简单的管控吗?如果赛博学的讨论以及调控得以实现,那么就不需要用这种违背网络空间规律的方式来调控,因为它反而不利于网络空间的调控与发展。互联网墙的建立,正是因为现实世界人们对于网络空间的管控束手无策,对于网络空间的意识形态没办法处理,才运用现实社会的处理方式而强行管控的结果。如果有更高明的手段,那么这种管控自然也就会被历史淘汰了。因此,以上的五个步骤中的第4、5两条实际上是没有必要的。甚至于前三条,也仅仅是一种了解网络空间圈子的方法。只能做到用数据的相对表达,而做不到绝对的量化。并且,这样在先的国别化赛博空间,并以此为研究出发点,结构化分析的锚定点是不可靠的。而对于网络空间中一些结构化的分析,必然通过某种在网络空间内部的方式进行结构化分析。只有在网络空间内部的某种数据化得以完成,诞生出来的数据结果才是对网络空间的生成结构的客观把握。因此,一种强制性国别化的网络空间分析是没必要的。从而我们可以获得某种启示:必须是在网络空间内部结构的生成中诞生出的结构化之物,才能更加准确的获得结构真正的流变情况以及拓扑学分析数据。而这种在网络空间内部生成的结构,必然从诸赛博主体中诞生出来,实际上,他就是诸赛博主体内部形成的一般等价物。然而,要对整个网络空间进行把握,就必然要让这种一般等价物超出小圈子,覆盖整个网络空间,形成真正的全网络空间的一般等价物形式。这一点,在当今的网络空间中还未形成。(在第三章,我们可以预测,这种全局性的一般等价物就将是虚拟货币)

因此,我们对于符号欲望的分析,是植根于赛博主体的,是植根于网络空间形成的符号小圈子来考察。因为他是网络空间自行生成的。而不是用现实的国别强行规定而划分的。而赛博主体的差异,实际上就与第二赛博空间的有着较大的差异。所以,我们首先需要将不同赛博主体部分做一个说明,也同时对赛博主体做一个区分。而这种区分只是一种空间的锚定方法,否则我们无法开始我们的讨论。(我们还可能在别的视角对赛博主体做其他的区分方式,这样多区分就是为了更清楚的描述赛博主体,因为网络空间的一大特点就是把丰富的东西压缩进简单的结构之中,以保持空间的稳定。)

其次我还要说明的是，在人没有完全变成人工智能之前，在脑机接口没有统治人的思想之前，我们所说的赛博主体并不存在。比如，赛博个体不存在。因为人或多或少都会有难以被把握的部分。不过相反的，我们每个人，实际上又都是赛博个体。因为人必须依靠一个幻象的体系构成人的主体性，否则就不能构成人的认识与生存。我们所说的第一幻象体系就是人类文明与社会这个幻象。当我说社会是第一幻象体系的时候，就是时刻提醒人们记住社会始终是人化的社会。他并不是第一自然的产物。所有人也都必须依靠他才能存在，否则就脱离了人类文明，不被文明所承认为人。因此，所有人从广义上说都是赛博个体。而我下文所提到的赛博个体，更多地是指沉迷于网络空间的赛博个体。偶尔指沉迷于金钱的第二幻象体系的赛博个体。极少情况指广义的赛博个体。相应的，半赛博个体与非赛博个体，指的则是赛博个体在全部实存的人之中的补集。生活的更多时间花在社会生活上，花在与自然沟通上的人。

所以，赛博个体在一些语境中有对于人沉溺于符号欲望单一性的批判。但其实这种批判的力度并不穿透整个赛博空间。他会随着幻象体系的减少而减少。对于在社会文明中的人，也就几乎不具备批判性了。因为这就是人类的本质生活。

【附文】论锚定分析法

对于一个时刻生成自身的结构体以及时刻都在流变的结构体的分析，如果是以一种固定结构的分析方法去对待，那么处理结果一定是被阉割后的结果。他必然导致流变结构的固定化。然而，不固定下来的分析又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需要站在更高的角度去思考过去的人文学科的学术分析方法，以及在更高的角度去理解这些方法，并提出超越结构本身的结论。

锚定分析建立在对于生成的结构与流变结构的觉知前提之上。或者说，锚定分析法与传统的定量与定性的分析方法的差别就在于这种觉知上面。其他的并无本质的差别。比如定量与定性，都是确立某个理论的立足点，从而保证其客观的分析结果。这一点在科学研究里面就是控制变量。这种确定立足点以出发的研究方法，实际上也能算作一种“锚定分析法”。然而，我却不愿意称呼他为真正的锚定。因为他们并没有站在一个对流变结构以及敞开大地性的觉知之上来做一种立足点的确定。

传统统计学的“锚定”最为原始，他是通过从诸多经验中抽象出一些点来把握对象的（即抽象与概括）。然而，这个抽象的过程实际上已经是被思维限制了点。因此，他的阉割程度是最高的。对于真实的把握性最低。当然，当代的统计学分析已经不是如此简单的分析了，他已经包含了一部分模糊的处理能力，这部分是借助于数学的发展而达到的。其实已经对超出结构之外的，或是流变的结构有所觉知了。这一点并不在我所说的传统统计学范围之内。

定量分析从根本的意义上就是传统统计学的这种“锚定”方法的发展产物。但

是他们所要求得到的数据不是单独的点的形式呈现。而需要作为线来构成逻辑链条。也就是说，定量分析是对统计中出现的数据的解释。这种解释的结论取决于人的意识形态。但是，采用定量分析的研究者他们并不会发现更不会承认他们的“定量”实际上一点都不客观。意识形态问题早就已经在先的渗透进了他们的研究当中，从而影响着他们的分析结果。这使得他们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这种以目的为动力的研究，正是他们意识形态渗透的表现），而无意识的阉割了研究的客观性，形成了早就已经符合自己的研究结论。也就是说，他们只不过是在用数据符合自己罢了。这种早已在先的数据处理，在文字上的表现还在于人文学科常见的定义上面。他们将定义理解为某种固定的结构，实际上与固定的，已经被意识形态阉割过的数据没有差别。因为定义本身就是最早人的意识形态中规定下来的。

然而，如果采用定量分析的研究者并不认为需要对数据进行一个合理的解释。并不坚守一个定义的完全符合，并不作为定义的教条主义者，而只追求定义的锚定功能。那么，这种意识形态的渗透就不会成立。因此，对于数据与定义的处理的步骤本身才是定量分析的关键。也就是说，研究者自己才是定量研究的关键。

定性分析则是同样在追求对于获得经验的一种解释。与定量分析不同，定性分析所追求解释的对象不在于经验的重复出现，以及解释经验出现本身。而是要对研究对象产生的不同（difference）进行分析解释。这么做的好处就在于，对于差异的分析会使得解释越来越复杂，结构的理解越来越深刻，逻辑链条越来越复杂。相比于定量分析，定性分析的抽象程度不高，普遍性不如定量分析，需要不断地通过个体来对对象进行不断地解释与把握。然而，在定性的分析中，我们真正诞生出了一种复杂化通路。即在定性的分析中，对于对象的理解会越来越复杂而丰富。从而结构也就越来越复杂。从而形成对全部结构的把握。当这种完全的结构被揭示的时候，定性分析相比与定量分析的普遍性的低的问题也就消失了。因为他已经穷尽了全部的结构可能。然而，这实际上正是走入到了形而上学之中，已经脱离了科学的范围。也就是说，如果采用定性分析的研究者总是抱着想要通过定性分析的研究来获得完整的结构普遍性的话，那么他得到的一定是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一定会达到形而上学的完成的。关键在于，定性分析必须要坚持对于差异的分析，而不能走向这种普遍。然而，要保持这种抓住差异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种结构的复杂化超越。在对点与点的差异中，线被揭示了，在线与线的差异中，曲线被揭示了，从而辩证法被揭示了，进而流变的结构被揭示、更加宽广的结构体被揭示了。最终达到锚定分析方法前提的完成。也就是说，锚定分析方法来源于定性分析。但是，真正决定定性分析的，是研究者自身。

拿田野调查举例子。如果研究者把田野调查仅仅理解为对收集的经验的处理（在点上停留），那他实际上采用的是实证主义的定量分析的方法。如果研究者对于田野调查的理解深刻一些，那么，他会理解为在差异中找到一种新的线性逻辑结构来解释差异的存在（在线上停留）。他对于田野调查的理解就是线性逻辑的。在比如，研究者把对于研究对象的差异形成了对于全部学科领域的结构分析（在螺旋

上升结构上停留),那么,田野调查就成为了一种辩证法的收集方法。之后,如果研究者把田野调查理解为一种体验,要从体验中获得相对性的理解(停留在流变体上),那么,田野调查就在此已经觉知到了结构的流变关系。于是,他必然就会对于流变体做“部分”的分析,那么他就需要驻足下来观看,这便是锚定研究的产生。在此,锚定分析也就诞生了。最终,如果研究者对于田野调查的理解在于:其并不形成任何的普遍结构化的普遍性,而仅仅是一种艺术体悟。那么,田野调查就进入到更加复杂的情绪与敞开之中,从而无法分析,脱离言说了(这当然也不算一种科学,而只能是文学与艺术了)。因此,不同的研究者对待田野调查的态度不同,定性研究停留驻足的位置不同。这才是定性研究的真正内核。

难道我们在此不是获得了对所有研究的真正领会吗?无论是什么研究,关键在于研究者而不在于采用的研究方法。一个形而上学者,实际上没有办法强行选择一种研究方法去做研究。因为他们身在结构中,没有脱离形而上学的意识形态,因此不可能觉知到自己所处的结构位置,也就无法做随意的结构的驻足,也就无法锚定了。形而上学者的研究方法从根本来说,他们无法自行控制,他们会不自觉地地在某个地方固定下来,从而形成固定的结构分析结论,而遮蔽了更深层的真理。

也因此,我们回到最开始强调的:锚定分析法与其他研究方法并不矛盾。他们的差异仅仅在于是否对流变体以及更复杂的结构的领会。如果有对结构全局直观,那么他就可以自由的选择自己的立足点,从而采用定量与定性研究方法来完成并不成体系的,具有敞开空间的研究。而如果对于全局并不能直观,那么这只不过是在自己的意识形态影响下被迫的进行研究。这就仍然是形而上学的体系化建构,就必然会有意识形态的影响。形而上学的研究者看似选择了定量与定性研究方法,但实际上是意识形态在先的选择结果。是被迫做出的定量与定性研究方法的结合。也由于主动选择与被动的选择的差异。导致了研究者在研究行为上的差异:一种被迫的扭曲的形而上学研究方法与灵活运用定性与定量方法来锚定研究者自身位置的方法的差异。而后者就是我所说的锚定研究法。它是为了让研究深入,首先确立一个结构型为锚定点(可以是某个定义,可以是某个线性逻辑,也可以是辩证法的体系),然后通过分析达到对更加复杂的结构的分析的结果。并且他并不坚持一种完整的解释体系。而传统研究法的研究者,则是被迫的只能停留在一种结构体当中做分析,并且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成完整结构体系或者是教条不能改变的。锚定研究法的锚定,是为了更好的让研究引导向更加复杂的结构中去,他灵活运用了定性与定量分析。定性分析作为载具与通路,引导研究者与读者自身向更复杂的理解挖掘,而定量分析则是这种挖掘的刹车键,引入定量,就是为了保持研究的结构不至于完全沦落到不可言说的境地,并给与一定普遍化的结论。

所以,实际上锚定分析法早就存在,对科学与哲学有深刻领会的人早就在灵活的运用着定量与定性分析。只不过没有根源的哲学背景正式提出这其中与传统研究法的差异。因为看起来所有研究者似乎都是在灵活运用定量与定性方法。但是在学术界体会深的人就会感受到,这其中巨大的差别。一些人是定性与定量的教条主义,

过分强调研究方法的正统性，不讲究变通。而一些人则是能够灵活运用定性定量，保持研究的深入与刹车。从而使得研究的结论既具有深刻性又具有普遍性。本文，只不过是指出灵活运用定性定量方法的人以一种新的名称，以好将其与其他的教条式的研究方法固定者区分开。这种差别的指出，揭示了锚定分析法的概念，以好让大家明白在研究方法上在不同研究者身上的差异。从而通过本文的锚定，引导大家对于全部结构的完全觉察。本文亦是锚定分析法的实际运用。

另：赛博学与赛博空间学，采用的就是这样的锚定分析法。并且他的最终引导的终点（即值域）停留在流变体这一结构型上。因为辩证法不可取，而太过于超脱在结构的边缘，得出的结论亦不是一种科学，也无法把握。

2.1.1 半赛博“人”或主体

半赛博个体是赛博空间学与赛博学视角下，为了描述与网络空间有关系，但又把经历大部分花在现实世界的人的一种表达。他与之后的赛博主体（自媒体、赛博圈子等等）不是同一类型的概念。他仅仅是从赛博学视角出发的一种描述方式。他并不指明一种人的分类方式。他仅仅指的是那些仅有少部分时间在互联网上，“看似”与网络关联性不强的人。比如：因现实生活繁忙或者丰富而无暇顾及赛博空间的人，只把手机与互联网当通讯工具与信息获取工具的人等等。我们这个时代，由于赛博网络是刚刚建立的幻象体系，因此，绝大多数的人可以被锚定在这个范围内。他们也很可能沉迷于赛博空间的符号秩序，但又因为他们的生活与现实世界关联性，于是，他们往往会把这种符号欲望通过现实的欲望消解掉。能够把符号的欲望与符号秩序转换到现实生活中的复杂与神秘性中去（不是像赛博个体一样，直接把符号欲望也误认为现实的欲望，看作是同一种简单且单一的欲望），在表面上将符号欲望释放到了现实世界。他们仍然关注的是以现实世界的欲望与权力。但这仅仅是在表面上的一种对于是否与网络空间有深刻关系的主体划分。他具有一定的模糊性与欺骗性。因此这类赛博主体在当下这个时代，还需做更加深刻的区分：

1、因为接触赛博空间晚而还未进入赛博空间的人。他们由于不理解网络空间。而专注于现实世界，因此他们不会看重网络空间的变化。更不会重视网络这个新兴的幻象体系。他们对于网络是一种可以存在，但与我无关的态度。

2、深刻的理解了网络幻象体系，想将现实的大地性渗透进网络空间，并想以此改造网络空间的人。他们是对于网络空间十分熟悉的人。过去，这类人是网络的发明者，是IT行业的从业者，想要用一种直接赛博化的进程改变网络空间而在现实努力的“天才”“发明家”与“创新者”。在赛博空间学诞生之后，可以说这类半赛博个体是深刻的赛博空间研究者。是赛博学的实践者。因此，他们与网络空间的关系，更像是游牧的状态。他们是网络空间的探险者。

3、晚期资本主义形式：一些赛博个体企图以自己符号欲望影响并改造现实世界，把现实世界改造成跟网络空间一样，把现实世界的人改造成与他们一样为目的

的“人（准确地说是赛博主体了）”。而这种改造本身表现出一种“半赛博个体”的假象。他们看似能够深入到生活中去。但他们是运用简单的符号欲望，意识形态的洗脑（很可能他们自己也被自己洗脑了），来理解并解释现实世界。把现实世界的不可把握性与大地性都赛博化的“半赛博个体”。与 2 不同，2 是用现实的大地性来改造网络空间的半赛博个体。而 3 则是最为深刻的赛博个体，他们企图以一种符号欲望，自傲地想让现实世界与网络空间一样，并且想在现实世界复制自己在网络空间的身份和地位的虚假赛博游牧者。然而，如果不深入了解他们，不深入贴近他们的现实生活，人们很难分辨他们，因为他们在话术上、在对于现实的表面理解上看起来都一样。

第 1、2 的半赛博个体有个特点，就是体会过生活，以至于能够很好的克服赛博空间带来弊病。因此，他们的符号欲望不可计算，转瞬即逝不可把握。他们能够随时回到生活中去，因此他们大多数的欲望并不在赛博学调控的范围内。而对于第 3 类半赛博个体，他们是一种看似回归生活的半赛博化，但实际上是更为彻底的赛博个体，他们会裹挟任何意识形态，以及利用其他赛博主体同样地要求，以企图把现实世界都赛博化。他们不是半赛博个体，而恰恰应该是更加完成的赛博个体，但在当下时代，人们对这种伪装还没有鉴别的能力。这就需要人们对于形而上学与启蒙理性有深刻的认识。深刻地认识到自洽的逻辑体系所带来的危害。在现实生活中，辨别他们的最好办法就是看他们是否有生活的感悟。在现实世界的实践是否真正能够触及贴近身边的人的感情，贴近普通人的感情，从而体会到深刻、多样、复杂的情感与艺术的意境与情调。

而第 2 类半赛博个体，正是第三类半赛博个体的对跖者（对立面）。他领悟到了赛博空间的幻象性，在现实生活中又有着对生活的体悟。他们选择回到赛博空间，从赛博空间的视角看，这种赛博主体是赛博空间的游牧者。他们时而出现，时而消失。他们出现在赛博空间的目的，就是作为赛博空间的使徒，引导赛博个体回归现实的行为艺术家。对于这种主体，他无需调控和引导，或者说，他们本身就是赛博学本身。这类人是可以承担起调控赛博空间任务的人。是引导其他赛博主体的摆渡者，是赛博空间中的行为艺术家。因此，这种“半赛博个体”是真正引导的目标状态。是赛博学调控的一个标志。（当然，在真正地引导中，会发现一部分人并不是想与适合向这种状态发展，那就需要“英才施教”，而不能强制。总之，是否成为这种赛博游牧者是自身与命运（指基因，身体状态等）的选择。赛博学首先要吧调控目标设立为将个体向这种赛博个体引导。但在过程中还需要不断调整。）

最后，关于第一种“半赛博个体”，因为他并不把人生放置在网络赛博空间中，不是赛博学与赛博空间学的对象，对于这部分半赛博个体，赛博学与赛博空间学无话可说，也不能说。所以，赛博学对于赛博主体的划分，绝不是对人的划分。而是对人的赛博空间部分的划分。在这里需要再一次重申：赛博个体不存在，半赛博个体也不存在。没有什么观念将人分成了若干类别，更不是意识形态对人的扣帽子大法。我们划分的仅仅是赛博空间中的赛博主体。这一点必须时刻牢记。

2.1.2 赛博个体

半赛博个体这个概念指的是一种以赛博学视角描述人的描述方式。除去这个实际上并不属于赛博主体的表达方式之后。赛博主体的其他概念则都指的是赛博空间中，不同赛博主体在结构中聚集的划分。这些概念在空间中，因为空间的关系而聚集为赛博“点”因而被称为“主体”，这是对于主体的一种结构化标明。他构成了赛博空间结构，也是赛博空间结构研究的对象。（在后面，我们会运用虚拟货币的方式，“染色”这类赛博主体，以方便分析空间结构。）

赛博个体指将肉体的欲望、情感、权力、大部分投入到赛博空间中的人的赛博空间部分。他们在赛博空间耗费大量的时间，并且当离开网络空间时，他们要么就以符号秩序去将现实生活赛博化，要么就会产生不适应现实生活的现象。他们的特点就在于在符号之中交换欲望（即公式⑦），而不需要超脱出符号空间就能完成欲

望的交换。并且，他们把这样的符号交换与现实世界的欲望联系在一起，从而产生现实世界欲望的单一化现象。在赛博空间中，他们通过把大量的欲望通过符号的交换，释放到其他的赛博主体上，以来满足自己。他们也会将单一的符号欲望转移到现实世界。但他们不同于现实世界的人，他们的快感已经变得十分的单一了。无法将符号快感还原为更多更丰富的现实欲望与快感。对于这种赛博主体，他是需要引导的。然而，我们不可能去完成对于赛博个体的引导。原因在于：第一、工作量太大且并不符合赛博学的原则。每个赛博个体虽然在赛博空间中，但他们的背后仍然是具体的人，只要有现实世界人的肉身，仍然不可能形成完全普遍的人。因此不能普遍的去对待赛博个体。要引导他们，依靠的应该是现实世界的家庭教育，学校的教育。而非赛博学的工作内容（这就是为什么对赛博空间的管控最关键的在于对教育的改造的原因）。亦或者是采用某种引导的调控方式，来引导他们自己改变。第二、这样对赛博个体个体的调控是侵犯人权的，是违背个人隐私的。对其进行引导，就必然要触及隐私。强制进行那是非正义并且会带来恶果的。

赛博个体的欲望往往依附于赛博空间的某种符号化。比如 cosplay 圈、女装圈等等，这类圈子就是接受了赛博空间的符号化欲望转变到现实中造成的。本来现实世界的欲望是对于他者的欲望且这种欲望的表达形式是丰富的。但因为赛博空间的符号欲望是单一的符号，导致了在现实中，这种符号欲望转移到自身与他者上都能够满足赛博个体的结果。而赛博个体往往在现实中让他者满足自己的符号欲望远比在自己身上要满足难得多。因此，他们往往会选择将自己伪装成这一符号（即穿女装以及 COS 行为的产生）。同时，我们可以通过反面也证明这一点：这类圈子的人往往并不会真正改变自己的性取向。并且如果他们在现实圈子找到异性（符号化对象），他们会想办法把其打扮成符合自己符号欲望的样子，或者直接找已经符合自己符号欲望的另一半（要求对象必须是穿一种风格类型的衣服，带具有一定风格的饰品等等，比如：lolita、JK 制服等等，同时一些人也会迎合这样一种符号化的打

扮。本质上就是恋物癖，赛博个体喜欢的不是人，而是人身上的符号。（）或者直接找已经符合自己符号欲望的另一半。（注意，这里说的是伪娘、女装、cosplay 这类亚文化圈，并非性别认知障碍圈子，后者更多的是生理与基因导致的，并且他们或许不一定在赛博空间中形成了自己的圈子。这里同时也说明了为何网络发达之后，女装、伪娘等等现象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普遍的原因，历史上的男扮女装，大多数是因为性别认知障碍等等生理原因，仅有少部分是因为符号欲望导致。网络空间的发展大大中介了人的欲望，在符号欲望下，自然符号化程度也就高，恋物癖通过网络的赛博化，中介了更多人的欲望，从而男扮女装则更为普遍了。）

可见，对赛博个体的引导，往往是触及赛博个体最私密的隐私与癖好的。如果强行进行发掘（实际上这也会造成发现成本过高），会导致赛博空间的暴力直接释放到现实世界，造成社会动乱（可以看到，现在很多政府政策恰恰是在走这条危险的道路。这种强制管控会适得其反）。因此，对于赛博个体个体，需要引导，一方面需要在现实世界的教育中引导，通过让赛博个体多参加社会实践劳动的方式引导，这是教育学的问题。而对于赛博学的引导方式来说，则必须要运用对于赛博空间的理解，通过某种符号的欲望引导方式来达到。而目前为止，赛博空间还未形成一个可以供赛博学调控的“控制器（抓手）”，因此，第三章我们将会讨论这个问题。

2.1.3 自媒体赛博主体

本质上说，这类赛博主体就是赛博个体，赛博自媒体只不过是赛博个体的权力扩大形式。赛博个体或多或少都会想要在赛博空间中获得一定的符号位置。这就会引诱他们去在赛博空间中以符号欲望的方式拓展自己的话语权。从而形成以赛博个体为中心的主播、博主等等自媒体主体。也就是说，这里所说的主播与博主并不是某个必须以此谋生的赛博个体才被称为的职业名称。而是一种结构的聚集关系。一个在圈子内有话语权的赛博个体，他就形成了一定自媒体性质。而不是非得有现实世界的认证称其为自媒体，他才成为这一赛博主体。自媒体主体有一个在赛博空间下发展的过程。早期他们活跃于赛博空间，通过有限的言说来获得自己一定的话语权。一部分的自媒体主体会首先依附于一个或若干个亚文化圈子来完成自己符号资源、地位与权力的原始积累过程（这如同在经济空间中早期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一样）。在这样的前提下，他们会不断地一边巩固自己在原有圈子的话语权与地位，一边尝试着在赛博圈子内破圈来完成更进一步的赛博欲望与权力。在不断的经过赛博空间的运作后（后面我们会分析这样的运作方式），来满足更大的符号欲望与赛博空间话语权。然而，因为符号欲望是单一的，他不像现实欲望一样可以通过艺术的多元性来满足，这就必然导致他符号欲望的不断膨胀。使得这一主体必须去不断地扩大他的圈子范围。他会采取意识形态的进攻方式，亦或者采取同类型意识形态的合作模式来企图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与话语权。这便是我们所说的“破圈”。这也就意味着，这样的话语权必须依附于影响力更大的赛博圈子或者是已经在经济空间、现实世界有一定地位的赛博主体（如视频网站平台、明显粉丝圈等等）。这个阶段

的自媒体主体有一个特征,就是希望扩大自己的圈子但又不能仅仅依靠第三幻象体系的话语权来完成。因为在这里,他们会碰到赛博空间发展的瓶颈。他急需通过一种将现实世界赛博化的方式,吸引更多的现实中的人或者经济空间的人来进入到他所构筑的赛博圈子,以好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与话语权。而这一转变是至关重要的标志性转变。调控就是以此为起点。因为在这之前,赛博个体仅仅是在赛博空间内部影响、消费本已经是赛博个体的群体。当他将该相信他的赛博个体笼络之后,要想改变更多的不赞成他的赛博个体以及更多半赛博个体,就必须借助于其他的手段。正是在这一种转变上,必然导致其对现实世界的赛博化。这一点是需要调控的。但也不是需要通过强制禁止的。因为在此,自媒体主体面临着两条道路。第一,从现实政治中去获取话语权来完成赛博权力向现实权力的转换。第二,从经济空间中获得支持。表现为将网络的符号欲望转变为经济利益,获取大量的资金来帮助其破圈。一方面,深入到第一、二幻象体系中本身就是一种破圈手段;另一方面,在第一、二幻象体系中,如果获得一定的位置。那就可以用这样的权力反过来帮助自己扩大赛博空间权力。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从经济空间中获取经济利益来看,这正是我们所说的消费主义。他以一种完全符号化的形式来兜售并不值本身价值的产品。通过理论的讲解、具有一定洗脑性质言说来拉拢支持者相信这样的符号秩序,并且运用一定的宣传策略(实际上就是加大话语宣传,广告从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符号的赛博化),来达到符号秩序向第二幻象的过渡。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为现在的网络带货(有一点值得注意,实际上网络带货主播与过去电视购物主持人在行为上并没有任何区别,但却取得了完全不同的社会地位与经济收益,正是因为当下网络以及观看网络的人比观看电视的人更加赛博化,网络时代的社会氛围远比电视时代更加赛博化所导致的)。

而从第一幻象中获取权力的方式则对社会稳定性危害更严重。因为他需要在赛博空间中建立一套完整的自治逻辑体系。从而通过这种体系的构建来宣传形而上学的意识形态。并且他需要用这套体系去影响现实世界。也就是说,他很可能因为意识形态的兜售而获得某些社会政党、宗教团体的支持甚至是更加严重可怕的情况。在这一点上,必须时刻警惕这样的自媒体主体所兜售的形而上学体系。当然,他们大概率是难以获得支持的。那么,他们就会企图运用赛博空间的权力,在现实世界中创造一个规模较小的、宣传表达自己所构建的意识形态的团体。并以此将更多现实的人转变为这样的意识形态赛博化机器。从而得以操纵他们。来让更多的人支持他,满足他的符号欲望以及形成一整套循环的赛博化机制来“破圈”。

当然,对于大多数自媒体来说,与经济空间的结合是十分温和的。因为大多数人并没有这种兜售意识形态的能力,他们有一些能够感受到生活的多样,虽然他们算是赛博个体,但仍有不在赛博空间的部分,因此他们并没有走向丧心病狂的完全遗忘现实的程度。对待这部分赛博个体的态度应该与我们现在对待消费主义的态度一样。在教育上坚决反对、抵制与扼杀。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不提倡。在经济空间中放任自由,使其符合市场经济规律便可以了。然而,对于想从现实政治中获取权力的一部分博主与自媒体来说,意识形态必须符合现有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宣传贴近

生活与贴近百姓的非形而上学的理论。而绝非构建一套理论自治的理论体系。

当今赛博主体的选择,往往是以上两者兼有。他们有时候一边卖着自己的产品,一边兜售着自己的形而上学理论体系(有些不一定完成理论自治,但只要足以迷惑人达到赛博化的目的就行)。无论是以上哪两种选择,都至少是不应该提倡的。对于陷入深的自媒体,则要引导到正确的大地性上来,使其宣传贴近生活贴近百姓的价值观。以教育为主的原则。而对深陷其中的自媒体,则要坚决抵制。

不过现实生活并没有这么容易的就在意识形态上发现这类人。因为形而上学的一大特点就是,他逻辑自治。并且会掩盖自己的真实意图。甚至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作挡箭牌来伪装自身。这便是真正地晚期资本主义的情况:将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当作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来让人们赛博化进入到被资本主义所掌握所剥削的赛博空间中。这一点,还需要更深刻的揭露的。

最后,娱乐明星也属于这一类人群。但是他们是被大平台所创造出来的被动赛博化“自媒体”。现实中的他们已经被大资本所剥离,制造出了一个不受他们自己控制的赛博化主体,本质上,任何娱乐、流量明星都是虚拟偶像。由于他们是被大的平台式的赛博主体所被迫赛博化的。因此我们将在下一节谈论他们。

2.1.4 赛博圈子

这类赛博主体就是一般赛博空间的常态。他包括:明星粉丝圈、被符号化了的自媒体圈、虚拟偶像圈、其他各种亚文化圈、网络学术圈等等任何包含着一定赛博圈子性质的赛博主体(后简称为赛博圈子)。一切的赛博个体、赛博自媒体以及半赛博个体都生存于或大或小的赛博圈子之中。他们所构成的,正是赛博空间中的“公司”,他们在圈子与圈子之间交换符号欲望。通常是以话语权的方式来交换来满足符号欲望的。少数赛博圈子则是以现实金钱(比如某些粉圈、网络游戏圈)为他们符号欲望交换的一般等价物。这种赛博主体看似不像自媒体一样有一个中心,但实际上,他是以赛博空间内集体的共同利益为出发点的“公司”。这种主体同样符合如自媒体主体一样的赛博空间符号化规律:需要将符号权力转变为经济空间与现实社会欲望与权力。因此,他们也必然与自媒体主体一样,需要通过某种方式将非赛博个体赛博化,来完成他们的符号的欲望。这就导致他们必然在经济空间中提倡消费主义,在现实生活中宣扬意识形态。通过简单的符号欲望与符号秩序,来磨灭复杂的人性情感,并将其复杂的情感与体会通过理论化的方式拉入到他们形而上学的体系中赛博化。

在赛博化的进程中,他们与自媒体的赛博化过程是一样的。因此就不在赘述,我仅对其中的不同加以强调。第一、他们不同于自媒体主体的地方在于:他们往往是集体多人运营的“公司”形式。因此,每个圈子内的赛博个体在赛博空间的身份更加明确具有等级制度。从而他们在进行以上两个赛博化进程(自媒体式的、个人赛博式的)的过程会更加迅速。第二、也因为赛博圈子的人数多,他们往往采用到

经济空间中寻找权力的赛博化方式（在当今一些圈子已经依靠虚拟货币来完成：首当其冲的自然就是币圈了）。因为他们想要做意识形态的统一，而这又植根与现实世界，因此往往会产生不稳定性。如果圈子内有人思想不坚定、不统一，就容易产生矛盾。陷入到无尽的争吵与“分链”之中去。第二，集体的意识形态统一会造成极大的社会影响，如果他们仅仅从政治方面而不到经济方面获取权力，那么他就是我们一般在历史中看到的：宗教与政党的建立。而这一点则是在现实世界埋下不稳定隐患。第三、因为人多，所以资金现实来源也多，符号的欲望能够在圈子内部自行消化。在圈子内部用经济空间货币进行支持，产生圈子内部的以货币为一般等价物的欲望转换模式，从而将符号欲望转换为现实的消费主义金钱关系。这一部分相当于赛博圈子的原始资本积累。进一步他们可以用这个资本去达到经济空间中“破圈”的效果，比如粉丝为明星投票，首先这个行为让他们满足了自己的符号欲望，其次，这使得他们自身获得了在圈子内部的符号地位；最后，这个行为为圈子破圈投注了资本。

在这里，我们区别了两种方向的赛博空间构建行为。1、对内部的赛博空间构建。2、对外的赛博空间构建。（这一点我们将在下一节详细讨论）这种公司内部，圈子内部的符号交换，有许多与经济手段同构的方式。比如对内的债券市场——通过宣扬一套意识形态，承诺符号地位来获取圈子内部的地位与权力的；对内的股票市场——采取规定分配权的方式来融资。伪装成为一种虚假的民主政策。而同样，这类圈子有对外的债券市场与对外的股票市场。总之，赛博圈子由于它自身构成了赛博空间的中间环节。这就导致其既可以对内部进行进一步赛博化（将更多的圈内赛博主体的符号欲望变得单一且统一），又可对外进行“破圈”的赛博化。也必然在符号欲望的共同作用下，导致圈子内部的“对内巩固，对外扩张”的要求。并且，这种赛博化会随着赛博空间的发展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完善。也正是当下赛博化发展的进程。是我们一切赛博空间学与赛博学所要关注的重点。

2.1.5 平台赛博主体

指如大型视频网站、大型网络游戏等大公司为背景的，已经形成了良好的符号欲望向经济空间转换的赛博主体。因为这类赛博主体在经济空间中还未出现一种分化，他们现在还在初始阶段的第三幻象体系中，这导致了这一主体的内部是十分复杂的，包括了之前所有赛博主体的各种形态的叠加状态。比如有时候他们既承担了存储符号欲望的商业“银行”的职责，有时候又承担着经纪人、经销商等中介机构的职责，同时他们自身无论是在第二还是第三体系内又都参与到债券、股票的发行与购买（以上这些现象其实在去中心化数字金融 Defi 的领域已经有完全赛博化后的形态出现）。因此对他们的理解是最为复杂的过程。这是由于当下赛博空间发展所限，很多未来网络空间的变化还未出现，职能的分化也还未出现所导致的。在虚拟金融领域（我更愿意说是赛博金融），因为没有赛博空间学，大家还未真正意识到一个超出第三幻象体系的赛博金融，因此大家只能在仅仅网络空间的视角下去看待

虚拟金融。然而实际上，穿透这一层幻象体系，才能更好的理解我们现在所说的虚拟金融的实质。也会明白现在的赛博金融之所以还有一定的热度，实际上是因为大家还未看到这一领域的局限性而盲目投资带来的初期增长效应。也就是说，Defi 这样的赛博金融，实际上并不会带来真正的去中心化，而仅仅是在网络空间中才被看作是去中心化的。超出网络空间，Defi 后面支撑的仍然是现实的资本、是权力，难道这种概念本身不就是被“炒”起来的吗？这背后正是意识形态的体现。由于这种赛博平台主体实际上他根本上是第二空间金融、现实空间的权力，因此他处于三层幻象体系的关键位置。这也是为何资本的问题对于整个三层幻象都有涉及的原因。对平台赛博主体的调控，是整个赛博学调控的关键。是整个赛博空间的“指挥棒”以及控制器。政策与法规的调控的主体，应当以平台赛博主体为主要对象。同样，这样地平台主体在赛博空间中可以对内赛博化，巩固自己的圈子。也可以对外赛博化，实行破圈。更复杂的是，他们又不同于赛博圈子，他们可以在经济空间中也达到这样的同构行为。甚至穿透到现实的政治权力关系中。由于这种赛博主体的欲望必然要去追求更多的金钱与权力，把更多的人拉入到这样的赛博圈子内以供她们完成更深层次的赛博化。于是，这就使得他们未来将要做的，要么是发展更加复杂的符号体系来赚更多的钱，要么就是将平台赛博主体政治化一条道路了。他要想做到真正的破圈，赚取名与利，就必须构筑自己的意识形态，利用强大的资本来影响现实政治。这便是晚期资本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

对于比平台主体小的赛博主体来说，他们为了对外实现自己的符号欲望，就必须去寻找套现的机会来获得法币来满足一种向现实社会的回归，甚至于实现他们形而上学的政治权力的机会。然而他们往往并不会依靠自己去构筑这种赛博化进程。这源于他们对现实世界的经验缺乏，以及在赛博空间中久了，符号欲望过度的单一，而导致的过分高看自己。在经历过数次失败之后（或者直接）他们就会找到平台来进行合作。因为赛博平台有更强的套现能力。这种赛博空间集体的关系是按照层级由小到大一层一层寻找套现能力强的主体的。小的赛博主体总是依靠更大的赛博主体来进行套现行为。

对于平台来说，如果他们发展到晚期资本主义阶段，就必然需要把消费主义与符号价值更深入的植入人心。甚至于不需要依靠传统的资本主义理论体系，就可以完全在表面上构筑一套意识形态。因此，他们会想方设法去寻找能够帮助他们构建新的形而上学体系但是又不过于明显且能够充分伪装的“人才”。他会和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联合，构成一定的话语体系集团。这种模式正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门阀政治形成的原因。他们本质上都是依靠士大夫（知识分子）的理论体系来构建意识形态体系，从而获得话语权来威胁皇权、攻击其他政治异己集团的方法。现如今这种门阀政治以新兴的互联网公司为依托地回来了。比如他们会招募宣扬英美的政治体制的学者。来构成一套话语体系。然而，为了掩盖他们本质上的形而上学特征，掩盖他们真正的资本主义性质，也为了掩盖他们的政治诉求。他们就会找更具有权威，隐藏更好的理论。比如从哲学中寻找这样的意识形态传播者。这使得如果人们对于形而上学没有深刻把握得话，很容易摸不着头脑，而流于表象，被他们的意

意识形态所欺骗，从而认为他们做的是利国利民的好事（早期中国的公知就是这样的情况）。而这类知识分子，无论自己是不是深知这一点，他都容易成为这样平台寻找的目标。因为这里存在一个悖论：哲学过于复杂，以至于他们需要面临着哲学过于复杂而无法让其破圈，传播力差的困境。因此他就必须要求这样的知识分子必须进行一定通俗化的讲解能力。具有通俗的讲解哲学与政治理论的能力，这便是当下许多平台赛博化的进度。

形而上学是一套二元论的结构，是简单的线性思维结构。而非任何言说的理论内容。也就是说，言说的内容可以被替换为任何赛博主体想要的内容，因为他们脱离实践，因此无论怎么样复杂或是简单的描述脱离实践的内容，他都可以做到理论上的自洽。并且他们会自然地选择这种线性的理论体系来维护赛博空间的稳定。那既然如此，为什么不选择最具隐蔽性的内容作为形而上学的内容，作为为资本主义为赛博主体言说的意识形态呢？这便是晚期资本主义的终极形态——马克思主义（包括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等）的形而上学——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制度。

可以预见，未来的跨三幻象体系的大资本必然会运用一种极具迷惑性的、完全符合任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来建构自己的意识形态体系。将一切温暖的，含情脉脉的，个体的，神圣的，都拉进形而上学的领域，从而导致脱离实践、脱离群众的危险。本质上，这是这种大资本的赛博化进程的最终形态。他需要用获得金钱的权力或者网络的话语权，来与现实的政权做抗争。这也就必然导致其要从知识分子群体，要从任何小的赛博主体当中去寻找这样为他建构的赛博主体。这样，小的赛博主体与大资本的平台就同流合污了。或许一些小的赛博主体期初会拒绝这样合作，大的平台也会看不上小的赛博主体。但双方经历过各自的不断失败之后，是必然会走到一起的。这样的情况，虽然在当今世界都还未发生。但我们离这样的状态也不远了。这是真正的晚期资本主义形态。

目前出现的状况正是大资本企图在知识分子界形成自己的门客的招揽阶段，他们会从学校教授、优秀学生、视频博主等等的群体里寻找能够为自己构建意识形态的人（不一定是赛博个体，有些大学教授没接触过网络空间，看不清时代发展的脉络，自然就以为这是简单地赚钱与不赚钱的问题）。并且会以知识付费的形式，加上符号空间的权力与宣传，来为如此的知识分子做宣传。讲一种启蒙的、通俗的理论体系，从而企图将大多数人的思想改造成符合资产阶级的形而上学思想体系。未来他们甚至能够招募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学者，甚至做一些伪善的慈善工作，捐出自己资本的很小一部分来给贫困地区（虚假的慈善这一点在西方资本家中非常明显了。这一点马克思以及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早就已经提到过，我就不再赘述了。），来掩盖他们的企图。正如我在序言中谈到的那样，被符号欲望裹挟的赛博主体并不会真正体会到底层的痛苦与百姓真挚的情感，在赛博空间中他们看似可以跟底层百姓沟通，与工人谈心，但一旦超出这样的赛博空间，一旦超出语言需要在行动上做出反应，他们就不得不表现出他们的迟疑与体会的单一，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什么体会的能力。完全被符号化了。

除此之外,官僚主义与这样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一致的。因为他们都是形而上学的线性结构。因此,他们必然也会笼络现实中具有官僚主义的官员。并且打压那些反对他们的平民与百姓。他们会在官僚主义中形成意识形态的支撑,并且反过来用他们的意识形态潜移默化地影响官僚主义的官员。这一点是更需要警惕的。总之,对于第三幻象的平台主体来说,因为他们首先依附于大的第二幻象的大资本之上。因此,他们的符号欲望就必然以更进一步地影响现实政治为目标。在这一点上,马云实际上是最好的例子。他的过去行为就表明这样的大资本的企图。一边,有着植根在赛博空间中的大平台,另一边,在金融空间中也占据巨大的位置,那么自然地,他需要通过政治的影响,政治的权力来满足他的资产阶级欲望(消费主义与符号欲望共存),这正是他的下一步目标。虽然像马云这样地情况还普遍地表现在更多的大资本之中,但已经有所苗头。也就是说,平台赛博主体的出现,本身就必然呈现出在所有的赛博空间都产生影响的现象。他必须对外影响经济空间,掌握经济空间,同时开始窥觊政治空间的权力。他们就需要不断地将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进行赛博化。因此,从他们对外的赛博化来说,这不仅仅是赛博学所要调控的对象,更是整个社会需要关注的问题。对这样大平台进行管控,需要各方部门的通力合作需要总体把握。在具体管控措施上,关于赛博学的部分我们会在本书后面的章节谈到,而非赛博学的部分,则是需要更多学科更多部门的一起探讨。是更加政治、哲学的问题。但我认为在实践上,对赛博平台的态度至少有个“小提示”:像在这样关系到国民生活、国家生产与发展甚至国家稳定的重要行业领域中的企业,我国一直以来都是以央企的待遇来对待这些他们的。

在对内的赛博化上,这样的平台大资本对内自行创造小的赛博圈子,如网络游戏,虚拟偶像,综艺节目,并由此炒作一些概念(实际上就是企图在资本主义上做一种跨三层空间的赛博化)。在这些小圈子内部构成一个个赛博文化的欲望圈子。从而来赛博化现实中的还未被赛博化的人。这些创造出来的赛博文化和形成的圈子,是作为麻痹人们情感、赛博化的工具而生产出来的。大资本与大平台从精神上对其进行单一化处理。这使得资本必然进入一种更深层次的赛博化。于是,在这样的赛博化的要求下,资本就不得不提出对应的概念——元宇宙。元宇宙说白了,就是大资本为了让更多的人进入到他们的赛博空间的赛博化手段。通过对这种概念的宣扬,从而进一步来完成深层次赛博化。这是赛博空间中赛博平台主体本已所包含的要求。也是晚期资本主义所必然会走向的绝路。

元宇宙不同于区块链,他带有过多的意识形态色彩。我们需要对元宇宙进行重新思考。或者从对网络的研究深度上来看,赛博空间学,才是真正的“元宇宙”。

2.1.6 赛博空间中非赛博化的艺术作品及其反面

赛博空间中并非所有的内容都是被赛博化了了的。比如一些艺术电影就是放在互联网上被呈现的艺术作品。他带给人深刻的反思,多样的体悟、多样的感受。人们

看完它往往会不断地谈论他，它最终永远不可被一种解释囊括，并且他随着时间的变化，人们看它的感受也会不一样。这就是在赛博空间盛放的艺术作品的特点。他们仅仅把赛博空间当作他们的展示台。而没有深陷到赛博化的空间之中。这样的艺术作品在互联网中也有许多。但关键问题在于人们并不能很好的区分他们。从根本上讲，当下的人对艺术的看法大多停留在形而上学的阶段，这其中的原因在于美学教育的缺失、对艺术感悟的缺失、赛博化导致的感觉弱化等等，都是人们无法分辨他们的原因。因为人们赛博化严重，无法感知到他们的存在，又因为无法感知到他们的存在，而导致无法体会到其中的艺术美，也就失去了脱离赛博空间的机会。因此，对于人们体会赛博空间艺术作品的根本解决方案仍然是引领的。这一种引领可以是教化的原意，也是本源的艺术教育、是对形而上学的批判的教育。我在此也仍然想提示大家他们与一般赛博化的作品的差异。以好揭示在赛博空间中艺术作品的大地性。

无论是在电影、电视剧、游戏，摄影等等艺术形式，在赛博空间中，都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赛博化的；一类是还未赛博化的。当然，这样的划分不是绝对的。因为我们不能找出一个完全赛博化的电影，亦找不出一个完全没有赛博化的电影。因此，批判区分他们的标准实际上是一个无法被规定的事。但在感觉上，他们却是很容易被区分的。就像某位法官在评判一幅绘画作品是否是色情作品时所说的：“我无法说出判定一幅画是色情还是艺术有什么标准，但我们只要一看到这幅画，我们就能很容易的区分出他画的是色情还是艺术。”同理，一个电影、电视剧等等艺术作品，我们无法设定一个标准去评判他是否被赛博化，赛博化了多少，但我们只要是非赛博个体，只要自己情感丰富、体会深刻，一眼就能看出一个作品是否是被赛博化，以及他的赛博化的大致程度。这一点，正是超出赛博化的正常所应该有的体会能力。这是超人的能力。艺术是不会骗人的，这是我反复强调的。在艺术中，一切赛博化与真情实感都不会被隐藏，关键在于人们感知它的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感知赛博空间中的艺术作品，这本身就是赛博学想要达到的目的之一。这样就能形成在赛博空间的良性循环。更多的人能够感受到丰富的情感与体悟，也就使得艺术创作更加繁荣，更多的作品被呈现，从而影响更多的人获得情感与体悟从而脱离赛博空间。这是赛博学、也是艺术教育的内在目的。由于这样地内容实际上是艺术教育的问题，因此我只做简单的描述，更详细的揭示应该是在艺术中永恒被人们讨论的话题。

电影 一般来说，具有商业性质的艺术作品的赛博化程度会高。但也不意味着他们完全不具备艺术的特性。这其中的关联在于商业因素的加入，使其必然地要符合商业的规律甚至是符号欲望。因此就必须至少建立在第二幻象上，保持此类艺术作品形式的简单与单一。也就因此艺术美的感受会变得单一与符号化。比如美国好莱坞的一系列英雄电影。他们无非是变了样子的机械降神。满足的是人们符号的欲望。而相比之下，我们很快就能感受出另一部分好莱坞的偏艺术类电影的差异。他们的欲望体验更加复杂，内容结构也更加复杂，比如《爱乐之城》，它反映了更多人文

领域的体悟。然而这本质上仍然是一种商业电影的形式。最为极端艺术性的是一部分创意电影艺术电影，他们有自己的思想，不随着观众的想法随波逐流。这一部分电影是深刻且令人可以不断思考与体悟的。

电视剧 也同理。不过现在的电视剧由于其更多的与赛博网络结合，导致其内部套现形式更加的被赛博空间的赛博化所控制。比如电视剧在播放上，被互联网平台设立各种“会员观看”、“超前点映”等等规则与模式。不仅如此，平台还会在播放时弹出相关广告等等。并且因为现在观看电视剧的观众大部分都转移到了移动平台与互联网上观看，因此网络空间的性质导致了现在电视剧更加赛博化。比如在拍摄时就植入各种广告，加之一些符号赛博化的内核在电视剧之中。这一些都是现在电视剧赛博化的现象。他比电影的赛博化更加严重。

网络游戏 （这里说的网络游戏、区块链游戏是以游戏的形式来区分的。而不以媒介区分，网游里包含手游与端游，区块链游戏、电子竞技亦是如此，下同）网络空间中最具争议性的文化形态应该就是游戏了。其实在点明了赛博化的问题之后，我觉得游戏的分类实际上也已经比较明朗了。大多数我们所熟知的网络游戏，由于是大多数游戏公司、大平台用来赚钱的工具，因此是有极高符号欲望与赛博化程度的。他们一边利用网络游戏向内构建赛博圈子（一种对内的赛博化以巩固赛博空间的稳定），形成符号欲望的交换与满足，另一边利用这些网络手机游戏将符号欲望转换为经济能力。在这类游戏中，充斥着的只是符号欲望，并且，他符合我们所说的赛博空间主体的任何性质，比如说黑话（游戏词汇）。并且这些黑话代表着圈子内部对于圈子的熟悉程度以及地位（当然，地位还有金钱所决定）。现在一个被称为好的手机、网络游戏，在游戏业内一般被理解为需要一套好的破圈手段，并且能很好的引导圈外的人进入小圈内。进一步，在运营商看来，好游戏，还必须具备进入圈子的人能够消费这样的特点。因此，绝大多数的网络手机游戏，是一种对内创造圈子的、对外套现、破圈的赛博化工具。这类游戏是不能被看作艺术作品的。

但也不是所有的网络游戏都是这样的赛博化工具。从大型网游来看，非赛博工具化的网络端游可以说是凤毛麟角，甚至在我看来还未出现过。因为网游的涉及面广，又加之他的制作成本高，因此都是大平台开发，并被用来进行赛博化的工具。不过，我认为带有艺术性的网络游戏是可以成立的。但他需要抛弃掉赚钱的目的。这就需要将网络游戏进行一种转换：转变为帮助人们超脱赛博空间的艺术作品。也就是说，一个具有艺术性的网络游戏，必须是带有让人领悟赛博空间虚假与符号欲望单一，并坚定地超脱出赛博空间的艺术作品。在人们沉浸其中的过程中，领悟到必然要回归到现实世界的觉悟。在实践上，可以把这样的网络游戏当作一种反向赛博化工具。是在网络空间的大地性的真实呈现的**反向装置**。

元宇宙、区块链游戏 以区块链技术为核心的游戏（后简称链游）以及 NFT（Non-Fungible Tokens）游戏（游戏基于独一无二合约来构筑游戏中的物品、角色、

宠物等,使得游戏内的元素具有独一无二的属性,从而保证其唯一性,以好换取游戏中的代币,比如以太猫【cryptoKitties】就是最早基于 ERC-721 构筑的这类游戏,在游戏中玩家可以制定自己养猫的基因,用独一无二的特色与别人交换,比如用猫毛换取代币)是新兴的游戏形式,这种游戏看似赋予了游戏玩家一定的艺术创作空间。但它的本质并不是一种赋予玩家真正艺术创作空间的游戏。比如游戏 Rarity,他就允许玩家制作或者冒险获取游戏中独一无二的装备,从而换取游戏的代币,最后在取得虚拟货币如 BNB 或者以太币。当然,他们会拿这些虚拟货币换取法币。在这类游戏中,玩家看似被赋予了自由的艺术创作的可能性,然而这是建立在一种赛博化前提下的“艺术创作”。因为他所基于的仍然是代码以及加密之后的合约。玩家创造的并不是真正的创造物。(注意,这里不是在争论虚拟的独一无二性是否是创造物的问题。这里的创造物指是一种不可把握性,一种物的神秘性。而 NFT 下的游戏装备是可以被把握的,因此它不是创造物。也就不可能是艺术作品了。)当然,有人或许会认为这只是 NFT 游戏现阶段发展的限制。在未来,人们可以在虚拟游戏世界里创造出任何想到的事物。而不仅仅局限于游戏世界观的装备。但这恰恰是没有看清楚问题的所在。

假设未来的 NFT 游戏真的如形成了完整的元宇宙世界。那么这样的游戏内部玩家的创造就真的是一种艺术创作了吗?他属于一种反向的赛博化工具吗?如果答案是是的话,那么我们似乎应该提倡 NFT 游戏的开发,以好给赛博空间带来一种大地性的穿透。然而,这里我们需要思考的就是何为“艺术作品”?这其实正是问题的艰深所在。一事物之所以被称为艺术作品,他本身必须包含大地性,并且以大地性庇护一种敞开的真理状态(请参看海德格尔《艺术作品的本源》)。而即便是元宇宙成型的 NFT 游戏,他本质上仍然是完全被解释的。只是这种被解释性被密码所截断了,从而导致了人们无法获取真正的代码。然而,哈希加密之前的代码对于赛博空间中的虚拟物品来说重要吗?他不是已经被我们完全解释了吗?也就意味着,在这里,不存在任何的敞开性。这件物品失去了它的灵韵以及他所不可知性,一切都被把握了,那么他就绝不可能被称为“艺术作品”。

因此,对于 NFT 游戏来说,说他其中具有艺术性倒不如说是它是用游戏把艺术赛博化了。这是更为可怕的事实,这也是晚期资本主义的一种表征。他通过链游这样的方式,把一切创造物都赛博化。从而好将所有本来在现实的艺术家的,也拉拢进赛博圈子,将真正的创造力转换为了陷入到赛博秩序之中的虚假创造。同时,让这种本己的艺术创造陷入到一种赛博化的经济之中去,从而必须符合虚拟货币的规律。通过链游这一装置,让更多的人陷入到了自行维护赛博金融的稳定性当中(下一章会讨论这种赛博化后的个体对赛博空间的稳定),成为网络赛博空间的一员,成为完全的赛博个体。从而完全的脱离现实世界。对于任何链游来说,无论它是仅仅以某种虚拟货币作为交易的游戏,还是有自己代币的 NFT 游戏,本质上都是深刻的赛博化工具。是资本主义为了应对生活中的人们的创造性,面对艺术的不可把握性创造出来的新“策略”。这策略诞生于资本化对于现实世界的无力。既然现实世界中具有生活的艺术家无法成为资本的维护者,那么他们就企图以将他们首先赛博化的

方式来完成对于非赛博个体与艺术家的控制。这是晚期资本主义性质的。

作为反赛博装置的游戏 作为反赛博装置的游戏是怎么可以达成的？这样的游戏无论是以链游的形式还是传统网游的形式，都应当以引领人们领悟的艺术家与艺术作品为目标。对于链游来说，我们会在第三、四、五章讨论链游的一种反赛博化装置的可能性。因此我们先只谈传统网游的思路：这种反赛博化工具首先需要的就是大量的资金来构建，也就意味着，他必须以大艺术家作为设计者与引领者，大的国有资产来作为资金来源。这一点需要国家的支持。并且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无论是网游还是链游，背后都是现实世界的资本在影响，也就无法脱离一种意识形态化（第三章会详细揭示区块链的虚假去中心化）。那既然这种意识形态脱离的去中心化不可能，那么为何不以某种意识形态的确定性来构筑一种去中心化的网游或者链游？把网络游戏改造成由国有企业把握得艺术作品。来构建这一艺术性的网络游戏。他建立的也不再是为了赛博化与符号欲望向经济空间的转换，而是为了人们艺术性的觉醒与引领人们回归到现实生活。同时，这样地网络游戏可以调节人们在赛博空间的欲望。让无法从赛博空间脱离的人在其中享受符号快感，偶尔给予他们超脱的契机。把这样地网络游戏，做成一个调控赛博个体的符号欲望与引领赛博个体超脱的装置。他建立在一种对于赛博个体与非赛博个体差异的体悟与理解之上：对于那些需要符号欲望的人来说，链游与网游一方面给予了他们一种符号欲望，保证了其被放逐的空间。比如对于一些有在生理上严重暴力倾向的反社会人格者，可以用这样的赛博装置作为他们牢房，他们也能感受到快感。另一边的张力则在于对于需要从中脱离赛博空间的人来说，把它设计为反赛博化的艺术作品而非装置，在满足他们符号欲望的前提下，一步步科学的引领他们脱离一种单一的欲望。也就是说，网络游戏不应该拘泥于游戏这样的行业之中，而应该把其发展成对社会更有意义的赛博空间调节器或艺术作品。这是未来应该做的。

对比大资本的网游与反赛博化装置的网游，前者是企图把艺术也做完全赛博化，把艺术家拉入到虚拟货币或者法币的经济关系中，从而控制住难以把握的艺术为目的；而后者，则是希望艺术家加入到赛博空间的引领与拯救中来。用艺术的力量让一部分人保持符号欲望的前提下，不断地领悟到超脱赛博化的过程。前者是暴力的单向的赛博化。而后者则是保持张力的调控。在人们未区分这两者的差别之前，人们无法区分这其中的艺术性差异，从而认为他们看起来一样。但这仅仅是在表面上的相同，本源上，他们完全相反。

单机、独立游戏 单机游戏、特别是单机独立游戏，赛博化的程度是比较低的。因为他不可能通过网络一直消费用户的欲望，不可能通过网络形成现实社会关系的赛博化。因此他不能够永恒的在一个人身上获取符号欲望。由此，他必须把游戏的目标转变为打磨一定深邃的思想内核和游戏内容。具有一定的艺术性。然而，一些大型的工作室慢慢地也变得赛博化。开始用生产线的模式生产游戏，快速利用新的、

单一的内容来赚钱（如育碧就有如此的转变。早期是艺术性高的工作室，现在已经沦落为游戏生产线了）。这样的游戏看起来确实能够赚钱，但在符号欲望下，是不能长久的。因为他没有进行赛博化破圈，并且其进程是十分缓慢的。不如网络游戏能够一直构成快速破圈的赛博化力量。这样生产线生产出来的游戏，也是在以一种故事的单一化，欲望的单一化，因此，他仍然具有一定的赛博化程度。并且这种现象往往出现在已经具有一定名气的系列游戏上，出现在已经具有一定能力的游戏工作室与公司身上。但这必然会导致他们的衰落（比如暴雪）。

而单机游戏中最为容易脱离赛博欲望的，能够被我们称为艺术品的应该大量地出现在早期工作室的独立游戏中。因为独立游戏的开发是小团队，资本力量弱，因此他们往往有更高的艺术追求，他们只有做出真正好的作品，才能被人们所认知。因此他们必须在游戏中内容上下功夫，而不是在游戏的符号化与符号化欲望交换上下功夫。然而，独立游戏同样会面临赛博化的危险。正如非赛博个体会变为赛博个体也会转变为赛博自媒体一样。就看独立游戏的制作者在领悟中能否明白赛博化的问题了。独立游戏当然可以也必须赚钱，但要防止自身被金钱所诱惑，防止进入到大的赛博空间去，把对游戏的热爱对艺术的热爱仅仅转变为单一的符号欲望。防止对艺术家的谋杀。

电子竞技-节日的赛博化 最后，我要谈赛博空间中比较特殊的，也是游戏行业中比较特殊的一类——电子竞技。电子竞技无疑是游戏赛博化的一种极具伪装的形式。一方面，在游戏内部他依靠卖游戏皮肤来换取经济利益，这是再明显不过的符号欲望的剥削形式了。这是大的赛博资本公司将符号欲望转换为其自身金钱优势的一种手段。在游戏内部，玩家买了游戏并没有实际意义的符号，实际上获得的正是游戏内的赛博化地位的提升，表示自己在这个游戏中的身份地位，表示了自己对这个圈子的投入以及对这个游戏的衷心。然而，这种符号欲望建立在电子竞技的一种意识形态的外壳之上。正是因为电子竞技被披上一层竞技体育的外衣，这使得人们会认为这种符号欲望的转换是正义的。并且受到大多数人支持的。这种意识形态的加持再加上资本的聚集，使得电子竞技看上去具有很强的正义性。然而这正是他迷惑众人的其中一种方式。电子竞技正是运用对外的这样竞技体育形式来伪装自身。一方面，他为自己的符号欲望转换为金钱赋予了正义性。另一方面，对外的竞技比赛，能够让更多人融入进这样赛博化的空间。这中间的中介既有金钱，又有意识形态。并且这种意识形态利用了人们对体育对奥运精神的误解（这种误解认为奥运精神是一种极限的比拼。然而真正的奥运精神是节日狂欢下以快乐为前提的艺术活动）。电子竞技在大公司推动下的小圈子不断地创造符号欲望，不断地以“体育竞技精神”与资本“破圈”来完成。他不像其他小圈子一样，需要仅仅依靠金钱来获得更大的破圈和赛博化。他还可以依靠意识形态来做这样的权力赋予。再把这样的意识形态与赛博权力直接又一次的转换为金钱，再用金钱去施行更大的对现实世界中人的赛博化过程。也就是说，电子竞技实际上完成了上面说的任何小圈子都还未完成的意识形态构建工作。在电子竞技上我们可以看到资本主义晚期的完成形态的威力：他

可以在任何的三个赛博空间中随意转换他的权力。在现实领域里，因为意识形态的正义，电竞选手有现实意义的社会地位，有运动员的待遇（因为他的意识形态是体育的意识形态，所以他的满值就是体育圈的全部赛博化）。在经济领域里，电竞的符号欲望可以直接转变为金钱，包括游戏的追随者，以及参与比赛者。并且他依附大公司，与其合作，甚至可以做电子竞技相关的电视剧、电影等等。在赛博空间内部，他也有极高的声望，因为电子竞技选手看起来是个现实人，因为他们被称为运动员。然而他们难道不是被赛博化最高的人类吗？一天绝大多数时间都在游戏中，绝大多数时间都被困在了互联网领域，欲望只有符号欲望，以及在线下被安排好了的基于游戏比赛的符号欲望。他们的欲望交换必须在圈子内部完成。因为他们只能够在其中与别人交谈，生活中的一切也都被游戏中中介化了。然而，他们却被赛博空间的其他一切主体都当作现实生活中有实际地位的现实人（运动员）。这难道不是一种诡异地现象吗？

正是因为电子竞技这一产业达到了意识形态的完成（好在他这个意识形态只被限制在了体育圈内），因此，电子竞技的一切行为都被赋予了形而上学的正义性。从符号消费、符号欲望，到其中的选手，到个体的赛博化。一切都变得有现实意义。也因此，即便在赛博空间内部，电子竞技的选手以及游戏者完全地赛博化使得他们的赛博地位也是最高的。因为他们就是赛博空间中的功臣，是赛博空间所要达到的终极目标。所以，这种赛博空间的社会关系决定了赛博个体对他的“意识”（正如社会关系决定意识一样）。他们必然受到赛博个体的尊重。然而，我们脱离电子竞技圈，脱离赛博圈来看，难道这不悲哀吗？在电子竞技中的人，都必须抛弃自己更多的情感，抛弃对自我的反思，对社会的思考，专心投入到电子竞技的训练中去。把人生的行为与思考都投入到赛博空间中，他才能换来真正现实中的地位。或许，那些真正成功的电竞选手因为他们已经完成了自身从赛博空间到现实世界的转换过程。他们能够在获得现实地位之后感受到正常生活。然而，真正完成这种转换的人有多少呢？有多少因为他们的成功带来的“电子竞技并不脱离生活”的幻觉所迷惑。认为只要像他们一样努力就能脱离这种赛博化。那为何不一开始就在现实世界中感受生活呢？这不正是一种资本创造出来的假象。就像资本家会捐出少量的钱做一些慈善一样。成功的电竞选手也是凤毛麟角，他构成了电子竞技看上去“现实”的景观。而且那些真正成名的电竞选手，在经历了高强度的赛博化后，他们又有多少人能抛弃掉单一的符号欲望，不带符号欲望地回归到丰富的现实世界呢。他们所找的现实对象，他们的审美，他们的消费主义观点，又有多少能变得丰富而脱离原来的符号欲望呢？看看投入到电子竞技的人，难道他们不是被赛博化最严重的人吗？

电子竞技，一方面完成了自己意识形态的构建。一方面又披着艺术与体育的外衣。但实际上是纯粹赛博化的工具。如果说，网络游戏可能有艺术性的可能，那么电子竞技这种艺术性是断然不可能存在的。然而，电子竞技的伪装的艺术性不正是披上了一层节日狂欢的假象吗？这根本地源头在于人们对奥运精神的误解。即把欢乐的为主、竞技为次要的狂欢节日误解为了绝对竞技的比拼。而电子竞技因为他的意识形态正是以这样误解的体育精神所构建的。那么，他通过资本与网络空间的加

持,电子竞技成为了一个节日的赛博化工具。本来的节日狂欢,是酒神的狂欢,是狄奥尼索斯的肉身的体悟超脱,是人们在重复无聊的建构化生活的打破。这种狂欢指向的是非建构性的,也就意味着他是指向非赛博化的。节日的狂欢是打破建构性的艺术活动,是最为原初的行为艺术的聚集性表达。然而,电子竞技正是通过一种赛博化将节日做了一种赛博化:本来人们的节日是超出资本主义建构范围的,是人们脱离资本消费、脱离重复无聊日常的、反对正常工作与加班制度的盛宴。然而,一种节日赛博化的诞生中介了本己的现实世界的节日。黑色星期五正是这样的金融空间中的节日赛博化,而双十一则是介于电竞与黑五之间的节日赛博化。而如今的电子竞技比赛,则是在网络空间中对于节日的赛博化。他继承了“体育精神”的意识形态,把节日带到了网络空间。然而,每当一次电子竞技赛事完成,有人获得冠军的时候。人们的狂欢是现实欲望的狂欢吗?这种狂欢是快乐的、且深刻的吗?电子竞技的狂欢正是一种符号欲望在现实中的体现。他的体现是单一的。看看比赛获胜的时候人们的行为就知道:有些人为了庆祝战队的胜利而做出出格的举动。有些人在狂欢的时候为了兑现赛前的承诺,而做出符合语言线性逻辑的举动,这不正是这种符号单一性的表现吗?有多少人在比赛前打赌,从而在赛后的狂欢中裸奔、扰民、发衣不遮体的照片、甚至发女友衣不遮体的照片的?这不正是一种符号欲望单一性的等同吗?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的正是我们前面提到的符号欲望的公式。他只不过符合一种单一的话语。这是深沉的承诺吗?不是,真正的承诺是人生的托付,是一种笃定的意志,是意志力的坚持。而电子竞技赛后的承诺兑现,正是符号欲望无法区分多样的欲望,而服从了语言的线性结构的单一性的表现。有人或许会认为这种狂欢正是酒神的狂欢,因为他们表现了最为肉体的欲望,比如衣不遮体的奔跑,比如吃排泄物,比如做爱做的事。然而,酒神狂欢是如此单一欲望的呈现吗?绝对不是,狄奥尼索斯的精神在于肉身的超脱,在于更加敞开的肉身体悟,他可以是快乐、悲伤、兴奋等等感觉的交织,他很难用语言形容。然而看看电子竞技的狂欢,除了单一的符号欲望,还有什么呢?

正是在这样的节日赛博化之中,电子竞技丧失了他最后艺术化的可能。甚至可以说,在此,电子竞技不包含任何的艺术性。他是完全赛博化的产物。如果真正要对电子竞技做艺术的改造,那也只能是将电子竞技回归到最原初的形态:朋友间的网吧五人黑,全班的游戏大比拼,朋友间不服气的对战。这是电子竞技最为艺术性,最让人真正开心的阶段。但总的来说,相比于其他游戏、电影,电子竞技的艺术性是最低的,但他的迷惑性却是最大的。电子竞技应该把狂欢让出来,让人们回归到更加现实的节日狂欢中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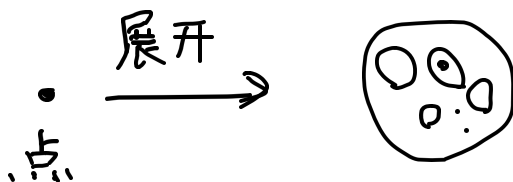
我们可以从电子竞技这个行业获得一种晚期资本主义的启示:如果大的平台,整个互联网赛博空间完成了这样的意识形态化。那将是十分可怕的:大的资本家用意识形态裹挟了正义性,从而可以任意转换自己的想要的任何社会地位,金钱。并且,这在人民看来是绝对正确地。同时,人民的欲望与需求,也都依附于这样的赛博化后的资本,依附于大资本家,依附于大的平台以及平台创造的小圈子。小圈子

内部的争端、形而上学地争吵战争会不断，但他们却都效忠于让他们陷入无限内斗与争吵的资本家。可以说，当这种赛博化中的意识形态达到完成的时候，资本家不但可以控制人们的生活物资，还能控制人们的生活欲望，甚至能够控制每个人的节日与狂欢，进而控制人们喜欢谁，找什么样的对象，喜欢什么样的人，讨厌什么样的人。如果他们想对个体的人进行控制，不需要脑机接口，直接用符号就能完成直接的赛博化控制的。那我们还发展什么人工智能呢？直接把现实的人变为人工智能，不是更加智能与省力吗？这样的乌托邦，可真是美好啊。

2.2 赛博主体间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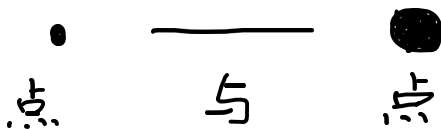
正如我在描述赛博主体时候所谈到的。赛博主体往往一方面会对内部进行赛博化。另一方面也会对外进行赛博化。而这两边赛博化的构成在赛博圈子中是最明显也最复杂的，因为他处于各种赛博主体的中心。但这不是说其他的赛博主体没有这两个方向。他们都具有着这两个方向的赛博化动力。这是与思维的结构化是一致的。思维一边会对点进行拓展，形成新的点的绽开的新结构。一边会将点与其他的点链接，形成线与面的结构形态。在这里我们要在结构上对向内，向外结构容易产生的误解做一个区分。

我们所说的向内赛博化，是指对点的展开，即取一个点的子集合的开集。他展开后是多样的小的思维结构型。在赛博空间中，一个赛博主体展开后，会看到更多



小的赛博主体（如图）。这种由点的拓展而来的点内小圈子与原圈子的关系，我们称为对内关系。在赛博空间中，对内的赛博化就是点的展开过程。他会展开点并不断构成新的小赛博主体。如平台大资本对内赛博化的形式就是开发虚拟偶像与网络游戏来完成对内的赛博化。

而我们所说的对外赛博化，指的是点与点的关系。无论这个点是否被展开。（如图）



也就是说,对内关系是一种点的展开关系。对外关系是点与点的连线关系。我们常常受到点的大小而被干扰。比如赛博自媒体个体与平台之间的合作,实际上是对外关系。而赛博自媒体自己在自己的圈子内建立一个新的聊天群,这是对内关系。我们往往会误解为小的赛博集体与大的赛博集体的关系就是对内关系。

以上的关系还能被表述为如下拓扑学关系:

我们设 E 为一个集合, Γ 是由被称作开集的 E 的子集所组成的集合。并且满足:

①: 任意(有限或无限)个开集的并是开集;(即保证这种开集在每个点以及集合中可以被展开)

②: 任意有限个开集的交是开集;(保证相交之后也能够展开)

③: 集合 E 和空集 \emptyset 是开集;(即便是空也和整个集合本身也能展开)

那么,我们称这个二元组 (E, Γ) 为拓扑空间;即一个点的展开的成立。

同样,每一个 E 中的子集可以构成一个集合,在赛博空间中如赛博圈子的构成,他实际上是 E 的子集的集合 Γ 在 E 上定义了一个拓扑。对于整个赛博空间来说,他们之间的所有关系我们称为**赛博空间至多拓扑关系**。在拓扑学中,他被定义为:

Γ 是 E 所有子集的集合,这是 E 上包含尽可能多的开集的拓扑。

这些拓扑即被称为**离散拓扑**。赛博空间的结构形态分析,就是建立在这样的离散拓扑结构关系中的。包括后面在网络空间中,梅科尔-帕特里夏树(Merkel-Patricia Tree, 后简称 MPT),亦是在这样的拓扑关系中被聚集的树结构。

同样,我们还可以定义一种方便我们当作对象来分析的立足点,即把某个集合看作整体:

对于这种拓扑, Γ 中只有两个元素: Γ 和空集 \emptyset ,这是在 Γ 上的包含尽可能少的开集的拓扑。他能够方便我们把其当作对象与立足点进行分析。

在建立拓扑学关系之后,我们就可以来看这其中的赛博化运作:

一个点的范围的判断,是依靠这个点的实际大小决定的。而这个实际大小是根据现实关系、意识形态与符号秩序的一致来决定的。比如一个自媒体,他跟他的粉丝是一个点。但是如果其中一个粉丝不赞同这个圈子,那么他就出圈了,在出圈后的关系就是对外关系了。而这种情况在赛博空间中更加复杂。因为一个赛博个体有多个身份,很可能在某个平台,他是某个圈子的人,在另一个平台,他就是另一个圈子的人(说另一种黑话,认可另一种符号秩序)。即他包含于多个集合之中,并且在多个集合中构成离散拓扑关系。那么,我们就要通过赛博空间的符号来判断其所处的结构关系,进一步判断这是对内还是对外关系。一个点他们也可能有依靠经

济关系来成为一个集合。这就是第二幻象体系所构成的关系了。比如一个银行与一个赛博平台，他们的关系则是一种在第二体系中的对外关系。

同等级的关系中，也容易弄混，比如一般来说两个大资本大平台往往有相同的意识形态与经济空间的地位。那么，就要分别讨论他们的语境来判断是对外还是对内。从赛博空间来看，比如两个视频网站，他们的意识形态相同，经济模式也相同。仅在网络赛博空间中，他们就是已经被联系在一起的两个赛博主体（点）。而之所以说其实两个赛博主体（点），正是因为我们把第二幻象体系来看，他们是不同的公司，因此他们是两个不同的点。即把这个点作为一个集合，取尽可能少的开集的拓扑。在这个前提下，他们就构成了对外的关系了。而如果两个视屏平台，他们在赛博空间中一样，他们在经济空间中也是一个公司，但是他们慢慢在现实世界中已经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差别了。那我们说他们在网络空间、经济空间中是一个点，在现实中他们已经是两个点了（这种情况就是很多公司的情况，看起来是“内部”分裂，实际上是在经济上是一个集体，但实际已经是两个集体了）。这取决于我们在拓扑空间中取的集合的不同而不同，同时也取决于我们的立足点是在一种至多还是至少的开集上去看待一个集合的。

其实，从不同的视角看，就能做出不同的对一些集体的“预测”。比如上述的例子可以看出，一个在经济空间中相同的公司（被我们称为“一个公司”，是因为公司这个概念只建立在第二空间相同的条件下，才被我们视作一），但在意识形态领域他们已经不一样。那么我们就可以“预言”，这个公司必然会分裂。这算不上什么难事，这正是思维结构所做的把戏，只要了解这种拓扑结构，可以看清楚很多原来所不清楚的关系与“预知未来”的能力。再比如，一个政府看似在社会关系上是一个政府，但如果在经济空间中，他的财政收入已经产生了两个央行，那么他在经济领域，已经是两个政府了。同样地，如果一个政府在网络空间中没有任何管控，那么从网络空间来看，其实是一种无政府状态。这也正是为何现在网络混乱的原因。他表明了没有引导的网络空间实际上实行了无政府状态的人际关系。不过他尚可依靠现实的经济空间的关系来维持，因此也不至于过于混乱（但已经没有人引导，导致经济主体从中获取了大量的又赛博化带来的资金与权力了）。

总之，我们所说的赛博主体的对内对外以及其他一切的关系，是相对的。是拓扑学关系。需要对整个赛博空间的结构以及其变幻形态有整体的把握。这样你才能锚定位置关系。就像看地图一样，先要确立自己的位置和目的地的位置在地图的哪里，我们才能规划他们之间的函数关系（路线）。

2.2.1 双向赛博化的赛博个体

每个赛博主体都会有对内关系，即便是赛博个体，也有对内关系。对于赛博个体来说，他的对内关系就是一种自我符号化。自我符号化表现为自我个体的分裂。赛博个人因为某些原因进入到了赛博空间当中，享受了符号化的欲望。然而对于他

来说,现实的个体是有限制的,是不自由的。为了更好地享受赛博空间提供的单一符号欲望,他就会对自我进行赛博化构建。而这种构建就是对自我的展开。对于早期的互联网赛博个体来说,这种赛博化是呈现在网络游戏中的。因为网络游戏(特别是角色扮演网络游戏),他提供了一个自我赛博化的良好模板。早期的赛博个体在玩角色扮演类的网络游戏的时候,那个被操纵的角色,就是自己的分身。他可以在网络游戏中体验到与现实生活中不一样的身份地位关系,也能按照操控来自由移动。在网络游戏的世界里,不会真正地死亡,也就没有真正的危险。一切都是被中介为了符号的单一与赛博空间的地位。其他的都不重要。死亡变得不痛不痒。感情变得虚假正是从这里开始的。早期的网络游戏玩家实际上并不那么赛博化,因为那时候人们认为网络游戏就是另一个现实世界。有一个现象可以表明这样的观点。那时候人们玩网络游戏,选择的角色必须符合现实的自己。否则就会被人嘲笑。比如男性只能选择男性角色、女性只能选择女性角色,如果男性选择女性角色,那在现实世界中谈论自己的游戏经历的时候,便会被嘲讽为“人妖”,甚至受到嘲笑与污蔑,认为这个人在现实世界中也是变态,是违反道德的。也就是说,当时的人们认为网络与现实必须符合。正是因为互联网早期这样的赛博化并不明显,所以那时候的网络游戏诞生了很多网络朋友、情侣。很多人把这样的情侣关系延续到了现实生活。成为了现实中的朋友、丈夫与妻子。这是早期良好的、非赛博化的网络环境所创造的“奇观”。那时候人们对于网络聊天、网络游戏,仅仅是看作正常生活的延续。然而,对比现在的网络游戏,在游戏中选择与现实自己差别大的角色已经斯通见惯,或者说,玩网络游戏,就是享受这个脱离现实的快感,享受一个完全不一样自己的快感。这听上去似乎没有什么问题。然而,这就导致了网络空间与现实的脱节。网络上的关系与现实也越来越远。要注意的是,这些现象的出现是必然地,他们是网络赛博化构建完善的一个现象。而不是相反的认为是网游中随意选择身份导致了网络赛博化。赛博化是网络发展的必然进程。随着家用电脑的普及、手机的普及、随着人们的生活越来越离不开网络,人们对于网络的态度就变得越来越符号化。

在向内的自我赛博化进程中。人们逐渐需要抛弃掉自己现实的身份,才能享受赛博空间的快感。表现在通过赛博空间与人沟通上,许多人在网络中的性格与现实空间的性格差距十分巨大的(比如网上话特别多,现实中沉默寡言)。这表明了一种主体的分裂,形成了赛博个体与现实人的差异。这种差异正是进行了一定自我赛博化而又还未赛博化的表现。真正地赛博个体,是把赛博空间符号欲望完全的转移到现实世界当中来。我们可以做这样地对比:现在很多赛博个体也会深入到现实世界并影响现实世界。但是根据前文以及接下来的分析,可以知道,这种从赛博个体到现实世界的过程是为了将现实世界也赛博化。而早期网游则是赛博空间还未形成,把网游也当作现实来看待。两者是截然不同的。现在的人或许很难想象,那个年代中的游戏玩家内的情感就是现实世界的情感。早期的网游是一种现实化。而现在则是赛博空间对现实的赛博化。是一种破圈、套现和获取权力的手段。随后,网络中产生了赛博化圈子,开始有网络用语(黑话),然而那时候的网民很少把网络用语用在现实生活中。然今,现在的现实世界,大多数赛博个体不自觉地现实说着很

多网络用语。从刚接触网络的小学生开始，就已经在做这样的赛博话语的现实误认了。网络用语与现实世界的差别已经被赛博个体完全代入到现实世界。使得这样的现象已经不算什么新鲜事了。（我依稀的记得我是在高中时候遇到的第一个把网络用语在现实中说的人。那时候感觉十分稀奇，也感受到十分的不适应，觉得这个人很奇怪。从表情、沟通方式上，都感觉一些不适。但现在我在遇到这样的人，已经不觉得稀奇了。这样在现实世界中也不断玩梗的赛博个体，已经斯通见惯了。）

这种对内赛博化的表现形式还有很多。在赛博化的进程发展下，越来越多赛博个体开始创立自己在赛博空间的身份，他们有些是自觉地，有些是不自觉地。比如一些人会有意识的盗用别人的照片发布到社交平台上，从而认为这个照片中的人就是自己。这就是一种有意识的自我赛博个体的创建。他可以盗用自己认为好看的、满足心中自我的照片，然后伪装成赛博空间的自己。再以这个身份去与赛博空间的其他人交流。这种行为使得他在赛博空间中创造了一个完美的满意的自己。他们也会改变自己在赛博空间说话的样子、语气，以好符合自己创造出来的分裂形象。如果说，现实世界的样子与形象不太美好，那么他们可以使用漫画动画的形象来建立赛博空间的自己。这便是 cosplay 的真正来源。cosplay 使得赛博个体能够名正言顺地扮演自己心目中喜欢的形象，这实际上是在构筑一个赛博化的自身（这也正是为什么网络中很多政治 Cosplay 的由来，以及政治话语在网络时代重提的原因之一）。不过，cosplay 的角色往往跟现实差距太大，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差异时刻提醒着他们不是这个角色本身。因此，这样的赛博化仅仅在网络空间中满足了他们的欲望，很难被他们误认到现实。更进一步地，一些主动赛博化的赛博个体会选择现实的完美形象作为自己的赛博空间形象。这就是网络空间中常常发生的盗图。他们会盗取一些网红的图片或者是直接完全伪装成网红，把某个在赛博空间中有人气有地位的人当作是赛博空间的自己。并且构筑自己在赛博空间的地位。这对他们来说有很多好处，第一，他们等于直接攫取了本来在赛博空间中已经有地位人的一部分权力与地位。第二，这种伪装满足了自己的符号欲望。就是在这样的欲望的动力之下，赛博个体就可以在赛博空间中分裂自身，完成自我的赛博化。同样，这样的表现形式也会伴随着一系列符号欲望的表现。（以下所描述的内容只是赛博个体中自我赛博化所呈现出来的表征之一。不是赛博个体的必然现象，更不是现实人的表征）

1、男性会满足自己的符号欲望，把女装的幻象投射到赛博空间的个体的创建上来。直接盗取自己喜欢女网红（具有良好虚拟形象分身的赛博个体）的照片来当作自己。他们往往是现实中因为金钱以及自身条件限制，无法满足符号欲望的个体。他们也会伪装成具有符号欲望特征的个体。这种行为有一个发展过程：早期他们会用可爱的、符号性强的女性动漫人物做头像。之后会发展为伪装成这样的动漫角色的性格说话。进一步，由于现实道德的束缚，一部分人开始做一种分裂：其中一部分走向 Cosplay，以 Cosplay 的名义来伪装成符号欲望对象。这也正是为何现在的 Cosplay 女装盛行的原因。因为这既符合了符号欲望，又不违反道德。并且，他们为了消除传统道德的最后束缚，会不断地通过宣传以改变传统道德（这一点没什么批判的，因为道德就是在这种过程中拓展与发展的）。另一部分人则会继续深入到

对“自我”的改造中，不以现实的改变来塑造自己的赛博分身。而因为没有实存之物，也就不涉及到现实道德的约束，他们也就可以不顾内心中的传统道德（因为网络空间并没有人做这样的道德监督。一切都可以靠自己来完成），因此他们会选取网红（具有良好虚拟形象分身的赛博个体）本来就创造出来的虚拟形象（网红本来也是通过 PS 技术、化妆等等方式来塑造自己网络中的赛博主体形象）来构筑自己，完全把自己伪装成这一网红来分裂自身，满足符号欲望。其结果就是学习模仿别人的形象，或者直接盗取本来就虚假的知名人士的赛博主体形象来伪装成自己的赛博虚拟形象。这便是盗图的深层次原因。最后，一部分人会继续在对“自我”的分裂中继续走下去。他们会在符号欲望的驱使下面，突破赛博空间。从而影响现实世界。在这里，他们就又重新开始面对现实世界有道德的束缚，也就意味着他们必须做一次抉择与分裂：一、变性。并向宣传 Cosplay 女装的正义性那样宣传其正义性。二、违反道德，触犯法律（即用别人形象跟别人谈恋爱，骗钱、甚至于直接形成诈骗团伙。）

2、而这种情况在一些女性的赛博个体上也存在。不同于男性，由于现实世界是男权化的建构社会，这会导致他们在赛博空间中同样选择女性形象来满足自己的符号欲望。仅有少部分人会选择男性形象来满足自己的符号欲望。且都是在赛博化初期（有一个现象可以反映点：用符号性的男性的动漫头像的女赛博个体比用带有符号性的女动漫头像的女赛博个体要少得多且网龄普遍都不大）。进而，女赛博个体由于现实世界道德的约束，在此就会产生分裂：一部分人选择 Cosplay 以及极端带有符号化的圈子，如 JK 制服圈、洋装 Lolita、汉服等等圈子来满足一种符号化的欲望。对于这三个圈子，早期这些圈子内部的人追求的更多是一种文化认同，他与现实世界的沟通更深。因此，他们的装扮会尊重传统。比如 Lolita 与汉服更讲究历史中的规定，不能随意改动。而后期，由于赛博个体的符号欲望。这三个圈子都在转变。比如洋装汉服 JK 支付不再追求古制与正统，而是加上二次元符号：丝袜、双马尾、SM 元素等等。对于女性来说，她们的道德抉择在这里就发生了。即在打扮自身的时候，是遵循圈子的正统与古制还是符合符号欲望。尊重正统与古制则是一种文化认同或者现实意识形态，他与现实有更深刻的联系，从而有某种道德性。而一部分人则追求符号欲望，不追求古制与正统，因此在不断地赛博化下，慢慢就会接受一些符号欲望的要求。而这种小圈子在当下又紧密的依靠互联网来生存，因此他们必然就会不断地走向后者。可以看到，早期的这些圈子是更倾向于前者的。那时候圈子内的女性会批判超出正统的部分。比如穿 Lolita 的时候穿丝袜就不符合古制。慢慢的，圈子的发展使得现在 Lolita 配丝袜成了一种斯通见惯的穿搭了。也就是说，女性赛博个体的道德抉择是在圈子内部“选择”的，它更加隐蔽，因为有些人甚至不用“抉择”。

如果这样的小圈子不能满足女性赛博个体的符号欲望。那么另一部分人就会继续走下去，以更深入的方式来满足符号欲望。这是其中一部分原因是由于现实世界的限制（比如他们的身材、样貌即便进入小圈子也不能令他们满意地满足符号欲望），选择了伪装成其他“网红（具有良好虚拟形象分身的赛博个体）”（如同男性赛博个

体一样)。与男性不同,由于他们本身就是女性,因此他们不会面临变性的问题,从而,他们并不会在这个阶段面临与现实道德的照面与在其中做出抉择。因此,他们会很直接的把自己打扮成那些“网红”(具有良好虚拟形象分身的赛博个体)的样子,并在很多方面学习她们。但如果现实世界的限制对于她们把自己赛博化的自我投射到现实世界产生了极大的限制(比如现实很穷,没有办法买与自己伪装对象一样的化妆品,再比如自己身材样貌实在差距太大),那么,他们就会抛弃掉现实中打扮自己来满足符号欲望的方式。由此,他们会在现实世界里强行设定现实世界与网络空间等价,以好满足自己的符号欲望。也就是说,他们不得不在现实中以一种强制性“欺骗自己”,认为自己就那个自己创造出来的分裂的赛博个体。这就会导致现实与网络空间的混淆,从而一步步地走向违反道德与犯罪的道路。这种情况在现实世界的表象就是用别人的形象来骗感情恋爱、以及骗取金钱。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很多网恋女性与现实差别大的原因。也是为什么很多女性网络形象与现实样貌差距巨大的原因。她们利用 PS 技术来把真实的自己构成更加符号化。通过这种手段,照片中的人既是自己,又不是自己,她是赛博化了的个体。同时又不违反道德。当人们指责她的时候,她就会说这确实是她自己。因为走到这一步的女性,已经分不清现实与网络空间了。

从以上现象的解读中可以看到,有一些主动赛博化自身的赛博个体,在不断地分裂的自身,不断地伪装下构筑赛博化分身,这样的分身影响了现实世界的自己的判断与对真实自己的认识。他们分不清哪边是虚假的自己,哪个是真实的自己了。她们就会在现实生活中去做符合自己赛博空间中分裂自身一样的行为。构成了许多假装恋爱的骗钱、骗感情的事情。或许在这样的一些赛博个体看来,她们并没有欺骗,她们只是深陷于虚拟与现实的迷雾之中。他们分不清哪个是真实的自己,他们没办法从这样分裂的角色中抽离出来了。但一经历现实,他们就成了现实中的感情欺骗者,钱财欺骗者了。在现在的网络环境中,这样的自我赛博化的人不计其数。而在她们不断欺骗与伪装下,越来越多被骗者发现了这其中的虚假。慢慢地也就不再相信网络空间中任何符号化的身份了。大家都对这样赛博化的人格有了自己的戒心。从而认为网络本身就是有这样的虚假性。这反过来使得一部分被骗者也进入到网络符号虚假性的游戏中。因为被骗者从骗他们的人身上看到了这种符号欲望所带来的无道德与约束的“自由”。慢慢地,一部分赛博个体,乐于投入到这样的不断变化自身的身份伪装中去。并认为这没有什么问题,这就是他们所称的赛博空间的自由。

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了这种现象的危害。不过这种危害并不来源于道德会被他们改变,因为这就是道德的特性。文明的发展就是道德不断的推移的过程,现实中的任何个体都可以改变道德的固定性。而真正的危害,来源于符号欲望的单一。也就是说,我并没有指责这种行为改变道德是需要被警惕的。而是因为这种赛博化太过单一才是需要被警惕。也就是说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道德的改变不是问题,关键是怎么改变道德的。道德的改变不能以满足单一的欲望方式改变。关键在于单一的符号欲望所带来的一切价值与内涵的等价。总之,现实世界如果都是符号欲望,那

么是十分可怕的。但是如果网络的某些行为能够在现实世界加入了多样的欲望与感情,那么,这就是可以一定程度上认可的网络行为。

符号欲望的单一,导致在现实生活中看来,其违反了具有严格区分性的道德、甚至是违法的行为。然而这会因为符号欲望的单一性而改变。正如上面例子说的那样,Cosplay 女装的正义性,正在因为被宣传而发生了对传统道德中“男性女性化是不对的禁令”的改变。道德被改变,应该支持。这是道德的发展与流变。但问题在于,不能因为这种正义性而改变现实世界的多样。这种误认会来源于赛博个体对自己身份的误认。或许有赛博个体会认为自己能够掌握好这个度。不会把现实生活与赛博空间混淆。然而,这其实是身不由己。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在网络空间的分裂“自身”与人聊天,时间久了有了感情了,难道真的只限于赛博空间中吗?当欲望追求更大的反馈的时候,他就必然到经济空间中寻找金钱关系。然而,这种金钱关系不正建立在虚假的自我赛博化身份上吗?对于现实世界来说,以虚假的“自我”与人发生金钱关系,这不就构成了欺骗吗?同样地,如果不转换为金钱关系,符号欲望也必然要求转换为现实的欲望。那么线下见面吗?线下谈恋爱吗?建立在虚假分裂自我之上的感情,这不就是对于感情的欺骗吗?单一的符号欲望往往会越界,会发展过快,会在不经历人生的考验下,就让赛博个体深陷于过于单一的欲望之中。这是真正警惕的。而非警惕一种道德的改变。

因此,良好的网络环境需要在个人教育上防止这种个人的赛博化,而由于这是十分个体的事,因此,只能在教育上对大家引导。从小教育网络世界的现实性,让网络的自我多一些现实世界的真实。但如果人们真要享受一种身份的伪装呢?这就需要某种转变的装置,使得中心化的引导与调控成为可能。建立一些由国家支持的,具有深刻意义的“装置”,比如网络游戏(作为调控工具),是其中的一个办法。而现在,正是可以利用链游的时机,来完成这种对于符号欲望以及自我赛博化的调控。给赛博个体一定的自由转换身份的空间。在网游与链游里满足适当的这些符号欲望(并且通过对虚拟货币的调控,完成对赛博化个体欲望的调控,这点详见第四、五章)。通过一些赛博学的手段,还给整个网络空间相对真实的网络环境,以保证网络空间与现实空间的稳定。

至于赛博个体的对外赛博化,其实也是一种剥离主体的符号化。主要表现在赛博个体对其他赛博个体与自媒体的异化上。这来源于赛博个体的形而上学思想必须脱离具体的人,并必然以普遍的概念化与意识形态将具体的人异化的过程。实际上,赛博个体也会对更大的亚文化圈子与一些视频平台进行这样的赛博化。但毕竟亚文化圈子与视频平台不是具体的人,我们很难观察出这其中的差别罢了。

赛博个体对其他赛博个体与自媒体博主的异化就是我们一般说的“稻草人攻击”,他们会强行的用自己已经形而上学化了的理论体系去让别人(无论是否是赛博个体)符合他们自己的意识形态。并且认为对方就是如自己想的一样。但凡别人要是做出了一些超出他认知范围的行为,他就会更加认同自己想法,反而加强自己原来的观点,形成更加彻底的形而上学化认知。这些现象在心理学里面也有相应的

描述,被称为“达克效应”。然而,这种达克效应的根本实际上是思维自我设限以保持思维稳定的形而上学特性。当然,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认知偏差,甚至可以用心智发育不健全来描述这种现象。这种树立“稻草人”进行攻击的行为,因为其必然把复杂的人转换成符合他意识形态的简单的人,因此把人的复杂性抹杀,把一切对象拉进他的赛博化空间之中。这种赛博化的过程发生在理论的直接赛博化与任何赛博空间(语言、文明、经济、网络)中,赛博个体时常使用一种强行的语言暴力手段,来使得对象转变为符合他赛博空间结构的构成,从而树立对方的“稻草人”形象。这在形而上学者那里十分常见(这也反过来说明了形而上学理论的赛博空间性质,说明了他们可以把任何事物放置在自己创造的赛博空间中)。在每个人的生活中,我们都遇见过这样的形而上学者。在赛博空间也是如此,这是人类思维的本质所导致的,是需要被克服的。同样地,他们在将人对象化的过程中,往往还会运用一些更加隐蔽且难以被指责的手段:

比如在先的运用概念化给一个个体贴上标签。将一个词语放置在一种绝对的意识形态中,再将这个词赋予给他想要异化的对象。比如网络上的“女拳”一词,就是很好的例子。这个词指那些想利用“女性主义”来体现自己权力的形而上学者,他们常常打着“女性主义”旗号,来获取自己的特权。因此有人就用“女拳”来称呼他们。这一词汇产生的原因在于:一些“女性主义者”同样很难真正超脱出形而上学去理解具体的有感情的人,也就更不可能体会到真正的女性力量,因此他们才会做出一些语言暴力的“女性主义”特权行为来。然而,这个词汇现在成了树立稻

草人的武器: 当有人想将对方误解为符合自己所认为的“女拳”的时候,他们可以给任何人贴上这一概念的标签,从而让他们要摆脱这个标签就必须证明一个悖论:一个不受自己控制的分身不是自己。这个分身是在赛博个体的赛博化空间之中(因此无从证明)。并且,因为对人的形容必然是依靠实践来完成的,那么,只要被贴标签者对这样的稻草人攻击回应,也就必然陷入到形而上学的争论中去。陷入到一个语言的赛博化陷阱之中。从而开始互相说明“女性”与“女拳”到底是什么。然后被拉入到赛博空间之中,以双方自我的意识形态体系互相攻伐,产生了一场无穷倒退,无穷建立赛博空间的无穷争论。这就是赛博时代人的争吵的常态。在互联网上,一旦陷入到意识形态话语的交流中,就没有人能够说清楚。因为在这个赛博空间中,我们没有身体,也就没有身体构筑的实践。除非在这个空间中显现一种荒谬。

这种赛博个体的对外赛博化也还可以运用提问的方式以及建议、教育的方式来呈现。比如他会通过提问来预设一个已经构建好了的意识形态框架。比如当有人说要脱离赛博空间单一的符号性的时候,要回归到多元的感觉体验与体悟上的时候。形而上学者(赛博个体的语言空间呈现)往往会用追问的方式构筑一套赛博化进程,比如:你怎么定义符号欲望?你怎么定义感觉的?你怎么定义什么是真正的XX?亦或者是,你怎么确保你所认识到的就是真理?什么是真理?你的感觉是否为真?真是什么感觉?等等的这类典型形而上学问题。这种问题正是哲学史当中我们反复

看到的先验体系的切入点。在这样的追问下，如果人们仅仅从思维与语言学角度去回答，那必然就会落入思维早就已经构造好的结构中去。从而不断地在思维内部构筑新的结构，这就是思维内部的“赛博化”过程，也是赛博化的根本原因。

赛博个体对其他赛博个体与赛博自媒体的赛博化具有普遍性。因为思维必然会构成对某一个赛博主体的结构化。当这个主体被结构化之后，他就具有了普遍性。因此，在诸多的赛博个体之间，如果某个主体被人所熟知，那么，就必然会在许多赛博个体对这个主体的认知之中找到这个普遍性。由此而围绕这个主体产生一个或大或小的圈子。这就是赛博个体向自媒体个体过度的动力来源，同样也是圈子组成的动力来源。当一群赛博个体都熟知某个人的时候，当他们又有仅仅在表象上获得了相同的意识形态的时候，他们就会聚集成围绕着这个主体的圈子。也就是说，对于自媒体主体来说，他自己的粉丝圈并不属于他自己。圈子里所描述的主体，并不是真正的主体本身，而是被圈子赛博化了的“自己”。这构成了粉丝圈与自媒体博主之间自我认同的差异。

但是，对于自身就是赛博主体的自媒体来说，这里会有两个误认：第一，认为圈子的主体就是真实的自己。因为他自己也是赛博个体，而搞不清楚现实自己与赛博空间中自己的区别。从而就会诞生出一些误认，在圈子与自我之间迷茫，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第二、由于自媒体主体同样会对自我赛博化，因此，他会认识到一个被自己赛博化了的自我，但这个赛博化了的自我又与粉丝集体赛博化的自我不同。因此这两个赛博化了的自我就会产生冲突。从而诞生出博主与粉丝之间的争吵。因此有些博主会因为粉丝不能认识自己而生气。但实际上，他自己认识的自我，也不是具有肉身的真实自我。这会导致他们嘴上说：“我真是受够了你们这群人说是我的粉丝了！”“粉丝行为不要上升到正主，粉丝认识的我不是真正的我，你们不了解我。”之类的话，但是由于他们自己作为赛博个体，又深陷于这样的符号秩序之中无法认识真正的肉身自己，从而自媒体主体并不会在行为上缓解这样的行为，反而会更加的将自我赛博化。某些情况下，一些粉丝对自媒体主体的赛博化与自媒体主体自我赛博化是一致的，那么他们就会认可粉丝对自己的赛博化行为，从而从结构上支持这种赛博化行为。不过这种认同反而加重了自己与粉丝对他们自己真实肉身的误解。随着时间的加长，也随着自媒体在他们的符号欲望下不断地破圈行为产生的影响范围加大，粉丝所理解的赛博自媒体主体（他们追随的偶像）便会与真实的肉身自己的差异越来越大。最终导致自己的人格分裂。无论是粉丝还是自己，都把自己偶像化，从而过分的高估自己，过分的骄傲自大。这就是赛博个体对于自媒体主体的赛博化过程以及自媒体主体自我赛博化的关系。

赛博个体同时对于圈子也会做如此的赛博化运作。而这种对于集体的赛博化，实际上是圈子之间互相进行话语攻击的准备阶段。这种赛博化必然把某个圈子的一类人贴上一定的标签，创造出一个虚假的普遍的分裂主体。从而才能让某一个圈子内的赛博个体都进入到符合其发起攻击者的意识形态的赛博化进程中。在赛博个体与圈子之间的争论，话语的攻伐，都是彻头彻尾的对“稻草人”的“虚空打靶”。粉丝圈子之间的战争还会互相攻击对方的明星、自媒体、主播赛博主体。他们会把

讨厌圈子的主体做成视频等等极具符号化的符号游戏,企图把这一主体拉入到他们的赛博空间中来更好进行“稻草人”攻击,这本身就是一种对自媒体主体的赛博化。在赛博主体的话语权之中,只有符号欲望与符号权力,没有真理。因为赛博圈子本身就是个普遍化的集合,赛博个体把这个本来就包含的赛博化的集体赛博化,与赛博个体把个体的人的赛博化其实有很大的差别。但是,在人的认知中,却是很难在思维中做出区分的。因为圈子自身也已经完成了赛博化,这导致了人们看不清楚赛博个体对圈子赛博化的这一行为。这掩盖了赛博个体会将一切对象都赛博化的事实。进一步地,在现实世界中也认为,赛博个体与赛博集体的关系就是现实世界的人与集体沟通的普遍常态。这种误认会导致人们不能够区分感情感纽带联系在一起的集体与赛博化集体的区别。并认为现实中的集体也都是这样赛博化的集体。从而对集体只讲固定的道理而不讲感情与信仰。然而,真正地集体是有感情联系的集体,是有凝聚力的集体,是有血有肉的,有激情与强力的集体。而不是赛博化了的赛博圈子这样的集体。

赛博个体与赛博圈子都是一种赛博化后的赛博主体,这就必然导致他们之间的沟通只可能存在意识形态的争论,只可能存在话语权的斗争,只可能存在符号欲望与地位的争夺,只存在无尽的争吵与短暂虚伪的和平。而谈不上什么集体荣誉与集体的情感。赛博化的集体(圈子),永远只能是貌合神离的。赛博个体与圈子的关系,要么在虚假的和平中,要么在互相的话语攻伐中,要么在准备走向虚假的和平与相互攻伐之间。

最后,赛博个体对平台的赛博化仍然包含着对其设定分裂主体的行为。比如把平台的某个代表人物(总裁或者管理者)进行分裂,拉进圈子,然后再在各自的圈子里进行符号游戏来满足他们的符号欲望以及意识形态。因为平台的大资本性质(即横跨了第三幻象与第二幻象),当赛博个体面对真正地赛博化平台的时候,他们往往会被赛博平台的资本所俘获,从而成为赛博平台对内赛博化的一部分。在现实中即是一种合作的方式。或者是雇佣的方式。赛博平台与大资本,雇佣赛博个体成为自己对内赛博化的一部分。从而完成了更加稳定的互联网空间结构。这也是一种资本家对雇佣新工人的剥削。然而,与传统工人不同,这种剥削建立在对已经完成了赛博化的人的剥削。也就意味着,本来的剥削是对工人的感情、生活多样地的一种磨灭,在重复的劳动中,工人失去的是丰富多彩的生活与情感。然而,赛博化的平台剥削的就是本来就享受简单欲望的赛博个体。他们只需要享受符号的快感与地位就行了。因此,赛博平台的一部分员工,必然是这样已经被赛博化了的人,他们负责赛博空间的构造与对内的赛博化。大多数的互联网公司愿意招收这样的赛博个体,因为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实际性感觉了,因此只需满足他们的符号欲望就够了(比如雇个白丝双马尾女仆给员工加油之类的,就能满足他们很久,或者直接把奖金发成游戏皮肤、游戏币等等,他们会觉得很开心)。而由于赛博平台不仅仅是在互联网空间内,他仍然要处理实际的经济空间问题,亦要处理现实问题。因此又有一部分员工需要脱离这样赛博化,以及仍然包含着对传统工人剥削的成分。而这两种员工的形态,也可能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这一点在许多互联网公司都存在。我

们在谈赛博平台的对内赛博化时再谈。

2.2.2 双向赛博化的自媒体主体

我们考虑的自媒体、主播、明星赛博主体（下文简称自媒体主体）意味着这个人首先是赛博个体，否则我们就直接称其为自媒体就可以了（有些人做自媒体并不会深陷到赛博化的网络空间中，他们最多算半个赛博个体）。也就是说，自媒体主体必然会做赛博个体同样的对内、对外赛博化活动，在此也就不再赘述了。自媒体主体在对内的赛博化表现为对自己粉丝的赛博化、以及对自己粉丝圈的赛博化。而对外的赛博化，则表现为对非粉丝的赛博个体的赛博化，以及对非自己圈子的赛博化和对平台的赛博化这几个部分。由于自媒体赛博主体他所面对的人更广，他的符号欲望已经被提高到一定的水平，因此他往往企图有从赛博空间中转换到现实空间与经济空间的愿望，即套现和获取政治权力。而要完成这样的工作，就不得不在赛博空间中运用更多更加复杂的手段来完成自己赛博化的进程。于是，我们就可以看到早期的网络空间中的“债券”形式、“股票”的形式出现。同样，这也是虚拟货币构成的同胚结构。这在导论的部分我已经给大家展示过这种结构性的相似与穿透。而本章的重点在于理清赛博主体仅在网络空间中的特殊性，以及赛博主体之间的关系。还未深入的讲解赛博化所运用在多种可以在经济空间中的手段。因此，我们只会简单的描述这种赛博主体与其他赛博主体之间赛博化的简单过程以及简单描述其使用的手段。在后面虚拟货币之中，才会更加详细的讨论他们的手段与方式。在自媒体赛博主体这里，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他们所运用的手段与方法，要比赛博个体运用的方法与手段要多出很多。并且他涉及到三个赛博空间的“跨境”手段。

自媒体主体对于自己粉丝圈内部的赛博化表现为对其进一步地意识形态掌握和对其收割。一方面通过更加体系化的意识形态宣传来保证这个系统的简单与伪装，另一方面想用这种伪装来“欺骗”他人，让自己获得法币与现实世界的权力。这种对圈子的赛博化又建立在对每个赛博个体的控制上。在自媒体主体的粉丝圈子中的赛博个体，实际上混迹在赛博空间的很多圈子中。一个绝对稳定地自媒体粉丝赛博圈子，是需要绝对衷心于自己的赛博个体来维持稳定的。因此，自媒体主体就会运用他本来就拥有的话语权优势，采取各种“赛博化活动”（如“债券行为”“股权活动”）来进一步的聚集自己在这个圈子的话语权。他们往往会看似地做一种“民主”的活动形态。然而最终的评判标准是自己。比如举行一些“辩论赛”，看似是包容并兼的办赛主旨，但实际上自己作为评委，就确定了自己如上帝般的权威性。当辩论在粉丝内部进行的时候，话语权这时是在双方的选手之间互换。然而，无论辩论地结果是什么，只要评委一出来，他就可以获取在场所有辩手以及观众的话语权，从而把这种活动转变为偶像崇拜仪式。他通过现有的权力优势，收割了辩论赛的所有话语权。并且观众和参赛选手都会认为，“（主人）说得就是不一样，逻辑清晰，

醐醍灌顶”然而他们却不知道的是，这是一个已经被自媒体主体包装好了的赛博化仪式。这样的“辩论赛”不需要真正地举办，他们存在于自媒体主体下面的评论区，只要争吵一旦发生，自媒体主体就能显示出他的“上帝”般的权威性，来制止一次争吵或是发起一次争吵，都可以让其获得话语权并俘获人心。看到这样评论的观众，以及争吵双方都会为偶像的力量而折服。这样的情况，在自媒体主体下场中，对粉丝进行“调节”的情况是自媒体主体屡试不爽的赛博化方式。如此这样的赛博化手段还有很多。有时候自媒体主体对粉丝的赛博化也会被伪装成对粉丝的维护与管理甚至是关心。然而，他们并不会真正关心粉丝，或者说，他们只关心粉丝赛博化了的部分。他们需要赛博个体在这个圈子里保持衷心，以保证自己粉丝圈子的稳定以及套现。在这个基础上，同时扩大自己的赛博化圈子。来获得更多的权力。然而，自媒体主体自认为的粉丝圈子实际上在一种“粉丝提纯”的赛博化运作中已经分裂为了另一个粉丝圈子。他构成了在粉丝圈子之上的更深入一层的赛博化结构。也正是在这种赛博化中。原本在圈子内的粉丝因为提纯被逐出了这个圈子，但他仍然可能认作自己是这个圈子的一员。这就导致了自媒体主体自认为的（被提纯后的圈子）与未提纯的圈子之间的差异。从而自媒体错误的估计了自己在符号空间的位置。使其盲目自大的去进行本还没有能力去做的行为。最终这种错认就必然导致他们的失败。这种情况在自媒体主体中是普遍存在的。

在巩固到了自身的赛博圈子之后，自媒体主体就会对还在这个主体中心的赛博个体进一步进行符号欲望的满足与权力的转换。因为他们要不断地扩大这一提纯后的粉丝圈子，因此需要由金钱上的支撑。于是就会运用提纯后的粉丝圈子的权力，企图兑换法币。这一步建立在这一部分忠诚的粉丝圈的实际经济能力之上。他会运用各种意识形态的说服技巧（往往是描绘一个远大的目标，而实现远大的目标需要更多人和更多金钱的支持），来完成思想的构建。然后通过现实中的赚钱的手段（如开网店）方式，将赛博权力转换为其真正的金钱能力。是对赛博化后的粉丝个体的一种剥削。而付出金钱的粉丝换来的仅仅是他在粉丝圈中的地位以及一点点单一的符号欲望。这种符号欲望的形态也可以有很多样态。比如给予一些粉丝徽章。甚至做一些带有粉丝特定符号的周边商品的T恤、本子、卡片等等来满足粉丝的符号欲望。甚至于他们学会了消费主义的符号宣传。构筑一种粉丝圈内部的奢侈品。在这种情况下，商品的售价则会大大地超过现实售价。这就是晚期资本主义的形态。还有更加符号欲望的方式：比如前文提到过的网游的收藏符号欲望的形式（表现为游戏皮肤与开箱）。他会以一种收集的方式来不断地诱惑自己的粉丝圈子内的赛博个体去购买。让粉丝为他转换为法币与现实地位。粉丝之所以服从这样的赛博化进程，一方面是粉丝已经被意识形态所完全控制了；另一方面，被控制的粉丝确实能享受到符号快感。退一步说，粉丝也会想：这个粉丝圈子的扩大了，自己就成了这个圈子的元老了，就占据了这一赛博空间的尊贵地位。对于赛博个体来说，他们乐此不疲。

当然，自媒体赛博化的手段或许还未到如此可怕的地步，但是他将是未来赛博空间必然的发展趋势，也必然在赛博空间的发展史中反复地，变换了外表的出现。

诸多的表现形式我们是无法穷尽的。但他背后简单的符号空间运作,以及维持结构的稳定性,却是不会改变的。这样的赛博化形态我们需要加入更多的结构工具才能进一步深入下去了。

在赛博自媒体对外的赛博化过程,实际上就是为了追求更大的粉丝圈的破圈过程。这其中的内容在上一节已经描述过了,在此只是简单地复读与回顾。

赛博自媒体为了破圈,必然要深入到对其他粉丝圈子的互动关系中去。在这种情况下,往往有两个方向。一种是向其他圈子以合作的方式来达到这种破圈。另一种就是以批判地方式来破圈。前者,是在非意识形态化的圈子之间比较常见的形式。比如一些自媒体粉丝圈子是十分简单的符号欲望向生理欲望转换与发泄的圈子。这实际上不会产生太大的意识形态冲突,因此合作是最好的方式。但这样合作的方式会造成一种后果,就是自己粉丝圈子的成分过于复杂,并不是纯粹的对自我的支持。看起来这种不纯粹的支持并不会转换为更多的法币。但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因为在这样的圈子内部,并不是依靠过多的复杂的、体系化的意识形态来维系的。而仅仅是符号欲望向生理欲望的转换(即符号欲望转换到现实世界),那么这种转换是肉体欲望关联在一起,就逼迫赛博个体满足自己的生理欲望去做符号化的消费。一些具有符号化的商品(之前提到的伪娘现象等等),对特定性伴侣(之前提到的符号化的性伴侣要求,比如找与自媒体主体、网红打扮一样的对象等等)的要求就来源于此,这种套现能力反而高。然而,由于他们并没有在意识形态上统一,因此在这样的圈子之中,钱都被平台化的赛博主体以及第二幻象中的资本家所赚走了(买这些符号化、消费主义的商品)。大多数没有流向自媒体博主。有些在符号欲望上能够极大满足赛博个体的博主,又因为符号欲望是几乎相同的。因此一些赛博个体会为一个自媒体消费,当出现另一个有同样符号的自媒体的时候,他们就同样会转移到新的主体上,因此,这种自媒体博主的套现能力又是短暂的。需要不断地合作,破圈;而合作的越多,从粉丝中套现的能力也就越差。在赛博空间的发展中,这样的自媒体博主,就必然的走向意识形态的赛博化进程中去。网络空间就开始产生出一些进行意识形态洗脑的、复杂的、体系化的自媒体博主了。另外,如果不进行这种意识形态的赛博化工作,仅靠符号欲望维持粉丝圈,这样的自媒体博主是无法维持自身粉丝圈的良性循环,他们最终也就只能面临过气的、在他们看来的——“危险”。当然,他们另一道路是把意识形态的工作交给大资本去完成,于是他们就要依附于大的赛博平台主体。这样做的好处就在于,他们不需要独自面对意识形态构建的工作,也没有意识形态争论的风险。不过,这有个前提就是:平台看得上他们所给大资本带来的利益。

另一条路则是不依附于大资本。这就使得他们必然要求自己从简单的符号欲望的直接生理化转变到意识形态的构建工作中去。但如果自媒体没有这样地构建能力,以及没办法构筑一套完整自治的形而上学体系的话,这就会导致他们受到其他意识形态圈子的攻击与鄙视。从而面临着粉丝脱圈的“风险”。总之,这样的符号欲望的直接转化为生理化欲望的模式是很难在意识形态上取得统一的。这也另一方面规

定了他们只能企图影响第二幻象体系来完成套现。对现实的影响也必须是经过第二幻象体系的地位与金钱的获取来影响第一幻象体系。无法直接将赛博权力与地位转换为现实的社会权力。

然而，上面也提到的，随着赛博空间的发展，自媒体博主会出现越来越多通过意识形态来完成套现与现实权力转换的情况。他们的手段就是对外的赛博化来完成。在对外的赛博化中，完成了意识形态构建的自媒体博主，就会把自己的圈子凝聚起来，以这种意识形态去批判其他圈子中的意识形态。这么做的好处十分明显：第一，在对外的征伐中，圈子内部的意识形态会进一步的凝聚。第二、满足了圈子内部的符号化欲望，因为他们的征伐就是运用话语权的暴力来完成的。在谩骂与符号的游戏中，圈子内部的人能够尽情地享受这种符号快感。进一步加剧圈子的凝聚力；第三、他们的谩骂或许并不能让被征伐的圈子内部的人转换到自己阵营（因为赛博个体可以不断构筑理论进行逃避），但他们的这种征伐，所破的圈，恰恰是观看这种征伐的自以为是的旁观者的看客。第四、这种通过批判的行为，有少部分能够转换为现实中的影响力（因为看客会在生活中谈论此事）。可见，一种完成了意识形态的圈子，是具备多种好处的。是所有自媒体赛博主体必然追求的赛博主体形态。

最后是自媒体对赛博平台的关系。上面也谈到了其中一种合作方式的关系模式。而对于完成了意识形态工作的自媒体平台，他或许会出现一些吊诡的形态：一边谩骂着平台的意识形态中不符合自己的部分；另一边在为了满足更多的符号欲望下，寻求与赛博主体合作。正如前文所说的，赛博平台的套现能力始终诱惑着每个赛博主体。即便他们嘴巴上对他们有多么的出言不逊，即便意识形态上他们有多大的不同。因为在深层结构中，他们都是简单的、线性的，顶多构成了一个简单螺旋上升的辩证法式的结构。他们天然地会被结合在一起。从而，赛博平台就可利用这种意识形态来完成自我意识形态的构建。一方面他会吸取这种意识形态的精华，另一边，把赛博自媒体改造成为大资本对内赛博化的工具。

2.2.3 赛博圈子的特殊赛博化方向

自媒体主体与赛博圈子唯一不同在于，赛博圈子的主体不是一个已经完成了赛博化的赛博个体为中心，而是需要大家一起借助符号欲望来维持的圈子。因为赛博空间中没有肉体，所以无法凝聚情感纽带，如果这个圈子要发展下去，也就必然使得其意识形态的构建必须依靠其他的赛博主体来完成。他要么依靠自媒体主体来构筑圈子的意识形态，要么依靠大平台来构筑意识形态。

赛博圈子的一般状态，刚开始更像是上述松散的自媒体粉丝圈子，在最初的阶段，他们与现实关系紧密，还不能称作赛博主体，仅凭爱好联系在一起。然而，慢慢地，这个“爱好”就会发展出不同于现实的爱好的，从而完全可以是什么符号化的东西。最后，他们完全是依附符号欲望在交流。这种形态可以以一种爱好为表象，实际上是符号化了的圈子。这种情况在早期的互联网赛博空间中普遍存在。比如早

期的“李毅吧”“魔兽世界吧”。然而经过赛博空间的发展,这种符号欲望诞生了直接转换为现实生理欲望的圈子。比如“伪娘圈子(符号欲望转换为现实欲望,一部分个体实际上是异装癖,恋物癖,其中包含对物与符号的性行为)”“后宫动漫吧(简称官吧,被封多次,里面实际上是性癖交流)”“asoul 圈子”等等。这样的贴吧实际上在符号欲望中有着比较松散但又不至于瓦解的相对持久性(每次欲望释放后可能会有短暂的离开,但他们受生理欲望的驱使又会回归。)实际上是现实压抑的生理欲望、权力与地位的释放出口。最开始,正是因为现实的欲望的压抑,才导致了这样的生理欲望向符号欲望的转变,而之后,又从符号欲望的单一性反过来转向为了单一的生理欲望的过程。前者的转化其实是符号欲望最初俘获非赛博个体的过程。随着赛博化的加剧,赛博个体则会追求更多的符号空间的欲望。当他们开始追求更多的符号欲望时候,他们就有两条路可以选择:1、从原有的圈子中出来,去寻找有意识形态构成的圈子。因为有意识形态,就必然包含着中心化的赛博圈子,也就必然包含着话语权与赛博身份地位的差距,从而可以满足在符号欲望下的话语(符号游戏)暴力。2、将原来的圈子改造成具有意识形态的松散圈子。然而,这种改造正是圈子对圈子的一种赛博化方式。即通过黑话来完成。他们在符号欲望下,通过玩弄符号游戏(即符号自由的随意组合。这种符号游戏有一个更加明显的现象就是鬼畜视频,通过剪辑将一些符号欲望拼接在一起,从而完成这种符号游戏),把各种符号通过语言学能指链的滑动,构建在一起。这样,一些原始意义的词汇在这种符号游戏中被瓦解。被赛博圈子的个体解构,以好重新放置进他们的“黑话”圈子,一切原初依靠语言构筑的意识形态,也就可以在这样的符号游戏中随意的拼接,来构成受他们管控筛选过的看似自由的统一意识形态。不过有时候,他们并没有一套形而上学意识形态的构建能力,因此,在这样地符号游戏之中,在能值链的滑动之间,圈子里的人谁都搞不清一个符号真正地意义,并且他可以永恒的被揭示的。他们可以在符号的表象中不自觉地就被圈子内部的这种符号游戏俘获,构成看似自己选择的意识形态。而这种符号象征着一种统一——即圈子的形成。他们会对自己说“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不重要,符号意思只要按我自己的理解就可以了,但只要一些符号出现,他就是我的同类”。这就是典型这类赛博圈子的特点。也就是说,他们不需要词汇的内容,而只需要词汇的能值链滑动与解构出现。这种出现本身就构成了他们自以为相同的意识形态(比如他们会觉得自己是德里达主义者或者德勒兹主义者)。然而,他们内心思想是混乱的,他们也根本搞不清楚自己是什么意识形态。

这种标志性的符号,就转变为了该圈子的符号欲望标志。比如“捏”这类的语气词,比如在一个时期流行的流行语。意识形态的内容在这里被隐藏了,但实际上已经构成了由黑话组成的统一“意识形态”,他们看似随意组织的意识形态,实际上只是因为没有人指明,还处在一种朦胧之中而看似是自由选择的结果,这种看似自由的选择则蒙蔽了赛博圈子内的赛博个体,让他们误以为自己很自由,也让他们误以为他们之间是同一种意识形态,但实际上一切都是以单一的符号欲望为发泄。一切都是虚假的“解构主义”,一旦争吵起来,他们就会很快地各奔东西。对于他

们只需要做这样的反思就能揭露这种虚假的自由意识形态：连欲望的发泄对象都被规定了（指只看能值链滑动的那些符号出现就意味着他们的单一符号欲望），还谈什么自由呢？对内，赛博圈子的赛博个体只需符合自我赛博化就行，对外，他们只需看到这个符号。就等于看到了符号欲望。看到了这种意识形态构筑的“统一”。而不需要追究他背后到底是什么含义。

不过这种“统一”的赛博圈子会发展为另一种形态：其中一部分圈子中的赛博个体可以主动放弃这样圈子的维护而仅仅只以符号做简单的非圈子内身份的身份认同。这一种情况看似其中的赛博个体没有落入到必须维护圈子构成的符号欲望中。但实际上正是因为他们把符号欲望转移到了直接的生理欲望与符号游戏上，从而他们就可以表面上看似不构成具有意识形态的集体。然后把自己称为“游牧人”或者去中心化的组织。然而他们的意识形态是什么？不正是这样创造的符号游戏的“自由”意识形态吗？这种情况下出现的，正是我在序言提到的吊诡现象：他们要在符号自由中表现出感情，表明自己的感情是自由的。这就使得他们在符号游戏中，必须对自己的生理欲望加入感情，才能证明这种感情的自由。然而，由于赛博空间的单一思维化原因，他们必须在此做出一种抉择：要么在这个空间中永恒的不包含着任何情感，只有思维的单一结构化，这样做才能保持他们符号的“自由”；要么他们在这个空间中运用情感。从而受制于现实世界的伦理道德。那么这样，他们就会感到自己被束缚，而感受到现实道德的压力，这使得他们就必然产生在这一空间中所无法承载的矛盾。也就必然始终在这样的矛盾与抉择中享受“自由”。实际上，这是依靠他们对意识形态“自由”的个人意志来维持的。也就意味着，这种圈子在这种违反结构化规律的情况下必然被瓦解为赛博个体，而个体间的联系也只能依靠对符号的信仰维持了。这种状态在赛博空间中其实并不是一种稳定的状态。在不断地意识形态化的赛博圈子中，他们很难维持自己的“信仰”。从而落入到被更加完整的形而上学“洗脑”之中去。

这种松散结构的圈子与赛博自媒体的最大差别就在于：他们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没有人构建意识形态，又不愿意依附其他赛博主体的“去中心化”圈子的发展形态。一边他们要完成意识形态的构建，以保证圈子的发展与稳定，另一边，他们又因为能力有限、亦或者主动抗拒一种意识形态的中心化，从而必然诞生出这种看似“去中心化”的自由放任的符号交换模式。在这一点上看，这种圈子内部的符号转变为一般等价物的形式更为绝对。且维持这个一般等价物的，正是他们对符号的宗教般信仰。而不像其他的圈子那样，大部分一般等价物仍然依靠现实的权力与经济空间的货币来充当了（当然也有部分也依靠符号来维持一定的等价物性质）。

同理，以太坊的 Dao 组织不正是处在这样的状态之中吗？他们一边不承认以太坊背后具有资本的意识形态，进而要维持一种去中心化。先不谈 Dao 组织中每个个体都具有意识形态的倾向。就整体来说，意识形态就不可能脱离任何组织。进而他们的去中心化根本上就是一个悖论。由此，他们也就必然如上面圈子一样，诞生出一种为了去中心化的自由放任的符号交换。只不过，由于 Dao 建立在以太坊的基础上，这种符号被替换成了以太币。同样地，他们也会不断地在以太坊之中构建自己

更加复杂的去中心化圈子。飞蛾扑火般地、乐此不疲地构建一个又一个的去中心化组织。从根本上说,这种去中心化的赛博圈子是赛博空间的一大特色,但是这个特色是十分讽刺的特色,因为他永远不可能真正去中心化。因为这不符赛博空间的发展规律。同时违背了我们的公理。我们现在看到的任何在赛博空间中看似去中心化的组织,背后都有相应的资本支持,而且也因为他们成立时间短,人们还看不出其中的问题罢了。任何去中心化的组织,必然只能在短时间内维持小范围的去中心化。

目前,这样的圈子的发展正处于这样一种看似“去中心化”的阶段。这实际上不是一个稳定的状态。因为其他赛博圈子的意识形态正在加剧,不同的思想体系正在构成,当他们影响到这种圈子的赛博个体的时候,表面看似以一种符号认同维持的圈子,就会诞生出新的分裂的小集体。这也便是圈子内部的又一次赛博化过程。这种过程会瓦解掉对符号信仰的忠诚而又一次回到意识形态的思考上去。这种内部的赛博化过程不是圈子自行向内的赛博化。而恰恰是一种分裂原本松散的赛博圈子向外的张力,渐渐地他们便会分散到以各种意识形态为中心的圈子中,他们的圈子的符号或许慢慢地就会成为真正一种对过去信仰的回忆,而不构成代表欲望的一般等价物了(对于以太坊来说,每一次这样去中心化组织的失败与分裂,都会造成以太币的大幅度下降,甚至是硬分链)。不过,这不是说他们的符号享乐不在,而是原本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圈子内部的符号转变为了其他圈子也都共同认为的一般等价物。以现在赛博空间发展来看,这个一般等价物大多数仍然会选择法币。然而,以太坊的出现又改变了这种状态。在未来,是否会有新的产物代替这种符号交换我也未可知。但必须有某种东西在这里被当作了一般等价物。对于管控来说,当然是法币是最为有效的管控手段。因为人们对经济空间的把握已经有一定的经验了。通过对现实货币的把握,同时也能把握到与经济结构有交集的赛博主体。而对于以太坊来说,由于它本身构筑了一种去中心化的理念。因此还未被纳入到一种可以进行调控的思维中去。然而,这真的不可能吗?

赛博圈子对于赛博平台的赛博化也是一种分裂主体性过程。虽然赛博圈子为了巩固赛博圈子会采取对内赛博化的手段,但是,赛博个体往往会在对待赛博平台的手段上有自己的处理方法。即拉入自我黑话圈子,从而让赛博平台对其的赛博化变成赛博圈子内部的符号游戏。比如赛博平台用资本创造了虚拟偶像。然而虚拟偶像本身并不在圈子中。这种现象同样存在在娱乐明星上。赛博圈子当然会认可他们偶像的大资本。但是,这种认可仅仅在他们与这些大资本有着确实的经济来往的前提下。在大资本并没有关照到他们的情况。圈子内部就会构筑一套完全不在赛博平台掌握的黑话体系当中,甚至可以反应在圈子内部的组织架构中。由此,平台对自己创造出来的偶像(无论虚拟偶像还是明星)的粉丝圈子的管控,在没有意识形态的管控与经济基础的支撑下,是几乎没有力量的。不过现实是赛博平台实际上确实会对圈子进行一定的把控。他们的主要方式正是我上面提到的那种,用金钱的关系来

将粉丝圈子中有话语权有地位的赛博个体（粉头以及粉丝群管理者）拉入到第二幻象体系中，从而用现实的金融关系限制住粉头。在依靠粉头的地位和权力来管理粉丝圈。然而，在没有意识形态的支撑下，下面的粉丝圈子很快就会因为符号的欲望以及其他意识形态的干扰不断地异化粉头，从而把它从赛博圈子里排斥出去，让他干脆成为赛博平台的一名雇佣者。从这个粉头的视角来说，他起先是圈子的一员，会享受圈子的符号欲望，在符号游戏中他一开始必然会反对赛博主体对于偶像的控制，反对赛博平台对偶像的赛博化（他们会说大资本是对偶像的压榨，亦或者说这其中包含着资本主义的消费主义，因此要解救自己偶像。又或者会以一种意识形态反对赛博平台。在这个身份转变中，粉头实际上已经成为了粉丝圈内部的自媒体主体。这是赛博空间结构所导致的，看上去结构复杂，实际上是不断地在结构上的重复我们之前的讨论。即我们所说的套娃结构），然而正如之前所说的，这种反对仅仅是表面上的。在经历了多次的失败后，在符号欲望的驱使下，赛博个体的粉头必然会一边骂着大资本家，一边拥入大资本家的怀抱。再运用一套形而上学的话术对反对质疑他的人洗脑。从而保持着赛博圈子的稳定。而对于其他粉丝来说，当自己原来的粉头成为了大资本的傀儡的时候，他们就必然要抛弃他，在不断圈子内部的赛博化中，形成新的粉头。如此不断地轮回。赛博圈子对赛博平台的赛博化，就在一种意识形态与符号游戏的交战之间呈现的混沌姿态。在这里，赛博个体、赛博平台、自媒体主义的符号欲望，权力以及金钱都在这个赛博主体之中交战，形成了一片具有差异又不断重复的结构关系。

2.2.4 赛博平台的双向赛博化方向

赛博平台由于其必然地在第一、二、三体系中都占据的一定位置，因此是最为复杂的。实际上，赛博空间在第二空间与第一空间中的赛博化，就是资本主义的异化问题。因此，对其的描述与批判实际上是很多的，也是马克思主义一直研究与讨论的内容。故在本书中不会把其当作重点，但也不会回避，该涉及的时候仍然会对这样的赛博化进行讨论。本书的重点则在于网络空间中赛博平台对网络空间内部的赛博化，以及将网络的符号欲望权力转换到第一、二空间的过程与手段做深入的探讨。

赛博平台由于它本质上是第二幻象体系中的主体，因此他可以利用金融的优势占据网络空间，成为赛博空间中绝对权威的主体而存在。加上一部分赛博平台背后的大资本正是赛博空间的缔造者与创造者，这种身份的独特性构成了赛博平台在网络赛博空间中的绝对统治性地位。从网络空间的角度来看，赛博平台是网络空间的神圣领域。在赛博平台的金钱诱惑下，没有赛博个体、自媒体不会效忠于这种神圣性。即便他们在表面上说着对他的反抗。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赛博平台主体对其内部以及比他规模小的赛博主体拥有完全的赛博化控制力。因为网络空间的个体是必然要依靠于自我的符号欲望的。而符号化欲望正是形成赛博主体的原因，加上每个赛博主体为了维持自身的赛博主体结构，就必然诞生出不同的符号与符号欲望。也

必然依附于不同的意识形态。所以，这就导致了一些赛博平台是网络空间的权威，但这种权威性被没有充盈整个网络空间。从而在赛博个体中并没有构成在每个赛博个体上的权威性。由于形而上学的意识形态在内容上是千变万化的，是不断的差异与重复。这也就导致赛博平台实际上不可能完全掌握网络空间的各种主体。除非他们将赛博主体拉入到第二幻象体系中来。在诸多的赛博主体中，赛博平台实际上分不清自己在网络空间的位置，他们只会用第二幻象中的金钱关系来衡量网络空间的关系，虽然这在他们看来有时很有用也很准确。但实际上这是一种认知偏差。但凡在网络空间某个圈子待过的赛博个体都知道，赛博平台实际上没在网络空间的集体中占有太多的位置。这其中的原因正在于赛博平台往往用金融空间的金钱去接触赛博主体，而没有深入到对网络空间内部关系的研究中去。这使得赛博平台的金钱往往并不能给他们带来很好的维护网络空间地位的效果。不过，各种赛博主体一定会随身附和这种响应。但这种响应如果不是在巨大的金钱诱惑的前提下，那么他就是一种“虚假”的响应。这种“虚假”来源于赛博平台并没有给予每个赛博个体穿透网络空间，在金融空间中信奉资本的通道。大量的金钱也仅仅意味着更慢的让赛博个体回归到网络的符号欲望中去罢了。当好处消失，赛博个体很快会回到网络空间中去享受符号欲望。而不是真正的对赛博平台的臣服。这种没有打通第二、第三空间通路的反赛博化是效率低下的。从而给赛博平台产生了一种他已经掌控了这些赛博主体的错觉。

赛博主体对于赛博平台的衷心，建立在不断地金钱输送与权力输送上，一旦这个关系断裂，那么赛博主体很可能回到原来的意识形态中去，成为赛博主体赛博化之外的部分。说明这种情况只想表明一点，对于赛博平台的运营者与管理者来说，他们很有可能不是赛博个体（或许是半赛博个体），他们也不可能完全知道自己的平台在网络空间的位置，他们也是无意识的对内赛博化与对外赛博化。因为他们想做的，仅仅是在欲望的驱使下，把更多的赛博个体的符号欲望转变为他们可以利用的金钱关系。至于这种符号欲望是什么，赛博个体从他们之中能够获取到什么，他们自己其实也不是很清楚（他们或许知道一些比较陈旧的赛博圈子的规则）。也就是说，赛博平台本质上是第二空间的“赛博个体/集体”。

因此，对于赛博平台来说，他们的对内与对外赛博化因为两点而变得十分模糊：1、赛博平台由于自身并不完全处于网络空间中（主要管理者）因此自己也不清楚下面的赛博圈子是什么情况，也就分不清对内与对外了。2、赛博平台下的赛博主体由于在赛博平台下创造的各种小圈子中，因此也不会关心赛博平台。并且他们自己就会对任何赛博主体做结构化的主体分裂。这使得双方都没有办法沟通。这就导致了一种初期网络空间中的混乱局面。这表明人们对于网络赛博空间结构的认识还不深刻。还未对这种新的幻象空间有深入的研究。但这种混乱局面是在网络空间初期的，并且是赛博主体主观上的混乱导致的结构不断叠加的结果。因为诸多的空间被堆叠在了一起，因此我们也就看不清楚各个结构，从而对于赛博主体与非主体来说都显得混乱。这种“混乱”并不是客观结构规律上的混乱，如果能展开分析，那么他们完全符合思维的结构化的（即第一公理）。赛博平台的赛博化进程虽然因为

这种结构性的叠加而难以分辨,但并不意味着赛博化不会按照一般界域的发展方式去发展。网络空间中的主体为了追求欲望,必然的会按照赛博化的进程去做这一行为,这是一种结构性的符合驱动的动力。对于赛博平台的诸管理者来说,他们或许不会意识到网络空间的结构。他们也不会成为赛博个体,但他们却必然要维护赛博平台的稳定去做一些看起来他们必须做的事。于是,对内与对外的赛博化仍然在发生着(即第二公理)。

由于赛博平台的这种复杂性,导致了平台的身份是多种多样地,他可能作为网络空间中的“银行”的身份,而可作为金融空间中的投资者、债权发行方、股份制公司等等的身份。在我们不考虑金融空间的关系的情况下是很难把赛博平台的赛博化说清楚的。这其中包含着很多与金融空间类似的网络空间对应关系。以及赛博空间欲望向金融空间过度,转换的问题。加之现在的区块链,就使得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了。而这正是后面章节将要介绍的。而这一节所要处理的问题,则是站在网络空间中,简单的看待赛博平台对于其他赛博主体之间的关系问题。

首先,平台根本利益仍然是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因此他满足任何金融学规律与知识。然而,他们的实际的经济来源,则是通过创造赛博空间所创立的。任何互联网公司,实际上都因为创造了赛博空间而获得了这种获取“新大陆”资源的权力。从本质上来说,对于网络的开发与创新,实际上是对于网络空间“新大陆”的开垦与发掘工作。而这种开垦必然会带来许多经济利益,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到这样的空间中,从而他们从中能够获取的权力也就越大。他们对网络空间的创造通过资本原始积累转变为了经济利益。也就是说,网络空间才是这样地互联网公司经济利益的真正来源。当他们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后,当然可以脱离这些网络空间。去赚取现实的金钱。这迷惑了我们的判断,认为互联网公司与一般的科技公司并没有什么区别。也与其他任何公司没有区分。然而,互联网公司的金钱积累来源于网络空间的原始积累。而科技公司则来源于对现实世界的创新(当然,互联网科技公司自然就是用新技术手段开辟新的网络空间了)。两者差异是十分巨大的。同样地,由于互联网公司对于网络空间的开发,实际上揭示了一个事实。就是互联网企业在早期实际上统治着整个网络空间。而并不像我们一般人认为的,网络空间是自由的,是不被控制的。只不过互联网领域足够新,有足够大的空间得以开发,就像人们发现新大陆的时候那样。有足够的空间让人感受到短暂的“自由”。但其背后仍然是资本的控制,这就是符号欲望的产生根源。

由于平台大资本必然要从网络空间中获取他们的经济利益,也就意味着他必然要将网络空间的一切能转换为经济利益的部分都做如此的转换。比如竞价排名(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很难想象广告排放的位置是广告公司的收入主要来源而不是刊登广告本身)、用户习惯信息等等,这些过去在现实世界中没有太大用处的数据能成为赛博平台的主要收入来源。这都意味着在网络空间中,结构是至关重要的(排名就是一种线性结构)。放大视野来说,赛博空间的一切结构性的关系都可能成为赛博平台获取经济利益的对象。那么,对内与对外的赛博化就必然也包含其中了。赛博化本质上就是赛博空间中小结构的重新构造。他能够极大地给赛博平台带来他

们想要的利益。于是,在网络空间的发展中,赛博平台乐于去营造这样的赛博主体。网络游戏、社交软件、成圈子的网络社区开始出现。这些都是赛博平台为了获取利益而创造的。进一步的,这种赛博化一层层的下降,影响着每个上网的人,影响着每个集体。慢慢的,这些人都被这种结构化的赛博空间给赛博化了。这就是最早的赛博化的发生地,最早赛博个体的出生地。他们是在赛博平台一步步地被制作的。也是在赛博平台的影响下被控制住,被改变的。这就是真正赛博的含义(Cyber:控制;CybespaceLogy:关于被控制空间的学科)。为了经济利益而创立赛博空间,本来就是第二幻象体系诞生出来的一种“对内赛博化”,只不过整个网络空间慢慢的壮大,逐渐地成了人们真正投身于的幻象体系的主要场域了。对于赛博平台来说,他一方面要创造赛博主体,另一方面,将更多的人通过使其进入圈子的方式来进行最初的赛博个体创造。但赛博个体反过来又构成圈子,构成符号空间,就使得原本单纯受掌握的网络空间逐渐复杂起来了。进而导致赛博平台的赛博化必须符合赛博个体的符号欲望,否则就不具有普遍性,也就不可能保持整个网络空间的稳定。因此,赛博平台需要不断地创造圈子,创造符号,创造符合赛博空间的意识形态。智能手机的出现无疑极大的加速了赛博空间的发展。这使得整个赛博空间的任何赛博化都在更加深入的渗透到现实世界与经济世界从而加速地发展着。为了符合符号欲望,赛博平台创造了各种圈子。这些都是为了对网民进行符号化的过程,另一边也满足了已经作为赛博个体的符号欲望,巩固了赛博个体的圈子构成。由赛博平台引导的这类赛博化手段有很多种,他们在网络空间里有着可以随时变幻的形式,我们虽然不可能全部举出,但他的内核不会变。而这个内核就是:为了满足符号欲望与稳定网络空间稳定,在从中获取能够提取到经济空间的利益与现实空间的权力。

最容易为赛博平台带来实际利益的,是那些把互联网产业更加深入的渗透到生活中去的那些赛博平台。而这些渗透到生活中去的手段,就是创造现在我们生活中熟知的、必然要使用的那些应用,以此来达到他们的对现实世界的“破圈”目的。从2012年开始,手机应用的大战就开始了,从微信支付与支付宝之争,从腾讯微博到新浪微博之争,从淘宝到京东之争,再从美团到饿了么之争。他们都在争什么?无非是我们所说的把蛋糕做大,过去对这一现象的解释就是争抢用户,但实际上,他们是在争抢对现实世界人的赛博化权力,他们仿佛发现新大陆之后进行原始资本积累的欧洲人,需要不断的掠夺原住民的土地与改造原住民,他们的目标是把非赛博个体变为半赛博个体,把半赛博个体变为完全赛博个体。从而让他们进入到这个被资本深深控制的领域。而帮他们实现这些的,就是那些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应用。他们是最好的将人们从传统生活习惯转变为赛博个体的工具。

当这种把蛋糕做大的赛博化变得越来越困难的时候,赛博平台就想着对网络空间的内部进一步地巩固与更加细致的赛博化。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赛博主体的创造。网络游戏,社交平台就是这样的赛博主体创造手段,他们创立了各种赛博圈子。社交应用被分为了许多类别,有些是专注于制造圈子的(比如loft、豆瓣,专注于交际圈的建立的应用),有些是面向现实中非、半赛博个体的,企图把他们改造为完全的赛博个体(比如微信、微博、探探,他们以现实中破圈与恋爱为诱惑来使半、

非赛博个体赛博化), 以及两者兼有的 (如 soul、qq、小红书), 等等, 而且不同的社交应用培养了不同的赛博个体圈子, 这些都是赛博空间中的符号秩序, 不进入这种圈子里是很难了解的。比如你在 loft 里发自拍照片, 大概率没人会理你。再比如你在“最右 (某应用名称)”发抒情散文, 也没人会看。这些都是赛博空间中的社交应用构成的圈子差异。这些社交应用是最为明显的赛博化工具, 他依附于互联网企业, 依附于大资本。

同样地, 在符号秩序中, 没有人能够比视频网站、综艺节目与其他形式呈现的“艺术作品”更能够帮助构建符号欲望以及享乐它了。就拿综艺节目来说。一些综艺节目确实具有艺术性的部分 (关于赛博空间中艺术的详细讨论请参考: 2.1.6)。最开始的综艺节目, 是电视机中的传统综艺节目。然而在网络空间中的综艺节目往往有新的特点。比如嵌入式广告的发展, 这种形式则更加依附着网络空间的发展, 他比传统广告更加符号性, 在人们观看的不知不觉中进行了符号象征的植入。不过, 这还不算是真正网络空间的现象。现在的综艺节目, 使得素人在综艺节目出现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低了。因为观众的赛博化使得他们也只关注那些本来已经有圈子的主体。一个没有影响力的人来参加综艺节目, 大概率点击量是十分低的。因为他不构成圈子之间的“破圈”。这就迫使综艺节目的制作往往以明星与本身就有自己粉丝圈子的人为中心。这就是一种赛博化的综艺构成。正如网上的赛博个体喜欢看各个赛博圈子之间吵架一样。人们喜欢明星参加综艺, 正在于明星自然构成了赛博圈子。因此他远比素人来参加要“好看”得多。因为这可能引发赛博空间中圈子的互相攻伐。这种观赏乐趣, 正是人们被逐步赛博化的表现。人们的收视习惯已经不是原来的欣赏艺术, 感受多样的快乐。而是在赛博空间之中, 粉丝与粉丝之间的赛博化中, 明星与明星的 cp 之中来享乐了 (人们之所以喜欢炒 CP, 正是一种赛博圈子的融合)。这就是典型的赛博化后的符号欲望。然而, 圈子与圈子之间实际上包含着意识形态的差异的。也就导致, 观众观看的实际上是赛博空间中意识形态的争吵与冲突。综艺节目成了一种赛博化的工具。于是, 各种各样的赛博化综艺节目就运营而生了。比如有体现明星生活的慢综艺。实际上就是要依靠明星与明星间的互动, 来构成粉丝圈与粉丝圈的合作 (嗑 cp) 与冲突 (如粉丝圈的拉踩), 这正是圈子与圈子之间赛博化关系中已经反复表明的。正是通过这种圈子与圈子的沟通, 圈子内的赛博个体, 粉丝才能享受符号欲望, 又能形成粉丝圈的意识形态争吵, 又能为明星增加热度, 从而达到破圈与巩固赛博空间的目的。过去非赛博化的粉丝仅仅是对明星的喜欢与支持, 而赛博化的粉丝则是在符号欲望与赛博地位中相互关联, 背后包含着的是意识形态的认同与争吵的不断发生。当某个明星的赛博化粉丝群体越来越大的时候, 他们就越会因为明星与其他明星的互动发生这样的破圈行为。这也是为什么过去的明星私生活是明星自己的事而现在则是娱乐圈大事的原因。因为过去的粉丝知道了明星私事也并不会太过于关注。然而现在明星的私生活构成了粉丝圈内部的最强符号欲望。如果明星与另一个明星结婚, 那么这等于是两个粉丝圈的剧烈震荡, 是两种意识形态的融合与争斗。这解释了为什么过去演员结婚其实是一件非常小的事, 而现在甚至会造成互联网的崩溃的原因。同样, 也正是粉丝的赛博化

程度越来越高。明星自身又被赛博个体分裂出了自己的分身。因此明星实际上完全无法掌控那些被赛博化了的粉丝以及他们形成的圈子。只要明星有任何私生活行为,这就必然导致生活中的明星与被赛博化的明星分身的剧烈碰撞。从而导致赛博化圈子内部的震荡。越是隐秘的、差异大的行为,这种震荡就越大。明星的一些很琐碎的事情,会成为全国互联网的大事件的根源就在于粉丝的赛博化,观众的赛博化。而这是赛博平台希望看到的。

回到综艺上来,难道综艺不正是这种赛博平台为了获取经济利益建立起来的粉丝赛博化机器吗?综艺节目至少一次性完成了多种赛博化过程:1、明星之间的冲突导致的圈子的赛博化。2、圈子赛博化导致的粉丝个体的、以及“吃瓜”群众(观看者)都进行了这样的赛博化。3、各类符号类的广告(比如明星穿的衣服实际上作为一种符号也被植入了观众的符号欲望)对观众的符号化。以及广告给明星造成的赛博化(为了赚钱,明星不得不把自身进一步赛博化)。4、在意识形态的冲突,导致创造了更多的赛博主体。5、帮助赛博主体寻找构建他们自己完整意识形态的赛博个体,从而达成合作关系。

对于综艺节目来说,早期的综艺节目如果还停留在前三种赛博化过程的话。那么,如今的综艺节目已经发展到这五种赛博化都具备的情况。比如综艺《奇葩说》,实际上他就是把形而上学的争论制作成了综艺节目。直接以辩论的形式展现,这背后构成的就是直接以意识形态划分的圈子。以及逐渐被赛博化了的参赛选手。同样,他又具备了大量的符号欲望与广告。更重要地是,他是赛博平台直接寻找意识形态构建的赛博个体行为的综艺。在《奇葩说》的辩论中,永远只有被资本主义认可的人才能成为评委。他们正是用我上文所说的“辩论”的形式来获取话语权,来植入他们所认可的意识形态。只有符合他们价值选择的选手才能被观众看到。《奇葩说》绝对是中国赛博化进程的一个标志。这表现在:首先,他有传统节目中的广告。其次,他又直接给观众植入意识形态,让观众直接进入到形而上学的讨论当中去。再次、他创造了许多新的“明星”以及新明星构成的新赛博圈子,来维持赛博空间的稳定。最后,他为自己寻找到了许多有能力构建形而上学体系的构建者。并与他们合作。看看最早参加《奇葩说》节目的选手,很多已经是主持人甚至是文化界名人了。而原来本来就是大学教授、高等学府学生的学术人,也下场参与到这种赛博化中,从而帮助赛博平台完成其意识形态的构建与伪装。以好让背后的大资本获得经济与政治权力地位,且在表面上符合社会主义的任何表象理论体系(对于这些自媒体、大学教授、文化名人与赛博平台的关系,可以参看 2.1.3)。如今这样的带有意识形态的综艺节目越来越多(比如脱口秀大会,他继承了《奇葩说》,以讲笑话作为符号欲望,以内容作为意识形态构建。从而越来越像是意识形态的改造机器了。),也就越来越反映出赛博空间的赛博化程度,以及赛博平台企图或许更多经济与政治权力的欲望。

赛博平台看起来是为了赚钱,但实际上他不得不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才能获得更多的金钱利益。而为了满足这个条件,他就不得不做意识形态的构建工作。而由于他们作为赛博空间的缔造者,就不得不去网络空间中找寻资源来获得他们想要的

支持。这就使得他们必然地要将任何人与集体赛博化。也因此，赛博平台的赛博化总是有一层赚钱的外衣。而总被人认为他们不在网络空间之中。但他们才是真正对网络空间影响最大的赛博主体。因此是国家调控的重点对象。可以预见，随着社会赛博空间的发展。在不进行调控的前提下，人们的赛博化程度会越来越高。而逼迫一些传统非互联网企业也加入到赛博平台一样的赛博化进程中来（他们只要有现实的资金，就很容易进入现在的网络空间中）。那么也就意味着一种意识形态构建与可以被伪装成任何形态的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这是真正的晚期的资本主义状态。他刚刚出现，但也已经出现了。

第三章 区块链与赛博金融

3.1 赛博化的两种形式

如果说赛博空间中的诸主体间的沟通是为了满足符号欲望。那么，就必然有某样东西在赛博空间的发展中被当作了一般等价物来实现这样的交换。它同时也构成了赛博空间的分化与繁复化运作。从我们上文所论述的赛博主体间关系问题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当今整个赛博空间来说，这种一般等价物，实际上还未形成，也就是说，其实他们交换的媒介还构不上被称为“一般”“等价”物。而仅仅只在某个赛博主体中，形成了在某些赛博主体中的一般等价物。这一边表明了网络空间当前是处于一个初期发展阶段。这种等价物还未出现。反过来这种还未出现的情况又限制了网络空间的发展，使得网络空间的结构叠加态太多，过于复杂而无法让人分清其中的关系。

只靠简单的符号欲望满足与交换来构成网络空间结构的关系，这是目前的情况。并且仅在一部分赛博主体间才有哪些有效的一般等价物，他们通常表现为如下几种形式：

- 1、直接通过符号来表达符号欲望，以某个和某几个符号为一般等价物。表现形式是圈子内的符号认同、符号的交易（如网游中的皮肤）、虚拟货币或者代币来表达（如网游中的游戏币）。

- 2、赛博空间中的身份地位，以话语权作为一般等价物。表现为在圈子里说话能带来多大反响（因为赛博空间的话语大多数是有计数的，比如评论会记下来，点击量是数据，这都表明了话语的影响力，本质上还是数字符号）；

- 3、用现实的货币来衡量，作为一般等价物；

- 4、用现实的身份地位来衡量，将现实话语权作为一般等价物。

在导论中，我们简单说明了现实世界中欲望的一般等价物——菲勒斯的性质。而在现实世界中，一般等价物仍然包含象征意义，也就是有在现实世界中的“符号欲望”。即一般等价物是象征性菲勒斯，而不是菲勒斯本身。然而，在真正的欲望释放中，应该有更多的复杂而深邃的感受。那么，对于整个网络空间的符号欲望来说，也会将一般等价物形式凝聚在某赛博“物”上。这个赛博“物”也并不一定是特定的某个具体的符号。而是一类具有符号共通特性的，标记了符号欲望的非实存性也非“符号”性的关系。即不是符号本身，而是象征性“符号”。这正是上面四种一般等价物形式产生的原因，并且他们都仍然作为符号欲望的表象而出现。

对于现实世界来说，最初的一般等价物也是松散的一些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性质的菲勒斯象征物。根据赛博空间的理论，我们可以说这其实是现实世界直接赛博化的产物（在经济空间诞生之前）。而后，在经济空间的诞生与发展下，因为第二幻象的出现，我们才通过第二幻象体系，找到了一个可以描述具有象征意义的一般等价物的具体实物——货币。现实世界中象征性的符号到真正的用一个名称可以描述这种象征性的事物这个过程的转变，正是因为第二幻象的建立才得以达到的。这等于说第二幻象整体都是在象征性的前提下建立的。因此，货币正是一个能够描述多种现实中象征性菲勒斯之物的名称。

人们把象征性的菲勒斯当作一般等价物这一事实表明赛博化不是一个人类发展史发展到一定阶段才有的问题，而是人类思维的本质。同样地，我们所说的理论化作为语言的、理论的幻象体系也在这里得到了证明。理论化实际上也是思维的产物，是直接赛博化的产物。因此，他作为被本书称为的语言、理论幻象体系。

更关键地是。如果仅仅只有现实世界这一个赛博空间。本来的“一般”“等价”物是象征性菲勒斯，人们是无法说出他的，因为作为等价物的不是菲勒斯本身，而是那种无法说出的象征性。当第二幻象构成了一个符号体系的时候，这种象征性符号才因为人们给整个幻象体系都赋予了新的名称才被说出。并被误解为某种现实实在之物，而忽略了他象征性的本原。正是因为第二幻象体系的建立，人们才能够说出菲勒斯的这种象征性——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了。货币的真正名字其实就是全体象征性的菲勒斯。在这里，象征性的菲勒斯被赛博化了。他没有那些膨胀、伸缩、交换等等的感觉了，而都被一个符号所表达了（这也是赛博化造成结构单一化与多感觉抹杀的一个例证）。加之，现实世界有一个特点，第一赛博空间实际上是包含着被直接赛博化了的意识形态（作为语言幻象形成了圈子）。并且意识形态影响了这个体系的构成。那么，从第一幻象到第二幻象的转变，正是脱离原本由意识形态构建的松散的社会关系而达到更加结构化范围的过程。因为第二幻象的整体，实际上就是诸多象征性符号的关系。当他完成时，人们才给诸多象征性符号取上名称，并把它们当作实在的、或者是客观的规律，从而忘记他们象征性的本质。

对于我们的社会文化这个第一幻象体系来说，他可以是人类思维直接赛博化所达到的。当我们完成了对网络空间中赛博主体的讨论，特别是对赛博个体的讨论后我们就可以重新来思考现实世界人的社会关系。从本质上说，现实世界人到对象化的、理论性的人，实际上就是一种赛博化。但他不一定像语言那样构成了普遍接受的系统性。这种赛博化与网络空间的赛博个体是同构的，这也就意味着他们本身是在不同体系间的。他们都是在自我赛博化，并自我构筑形而上学圈子，构筑意识形态。就像赛博个体一样，他游走于多个圈子，并且自己也有一套赛博化行为一样。任何人都可以用不同的理论以及自己思考的结果形成一套自洽的体系。不过人们往往形成的自洽体系还不够覆盖整个社会，因此往往会形成学术圈的“黑话”，即一些建立在研究之上的专业词汇。这些词汇不像语言、第二、第三幻象那样构成全社会的体系。他总是松散的、自我构成的、小圈子的。因此，从整个现实世界看，可以称其为松散或个体的赛博化。这种赛博化之所以没有被纳入任何一个幻象体系中，是因为他只是现实的人自我构建理论的方式。他建立在语言的基础上，但他又并没有完全形成全社会的自洽体系。并且他赛博化后的目标与结构，都可以是第一、二、三任意体系中的某个“符号”的。所以，我们又可以把其称为现实的直接赛博化（简称直接赛博化）。这其实就是人的直接思维化。在人类文明的最初，人们并不追求这种思维化，因此，最初的人类的“理论”是开放的感受，是复杂的结构。但也被表征为了“理论”，而被后世记录和学习。而真正学得其中精髓的，恰恰是无法被记录下来的部分，也即那些没有被赛博化、思维化的部分。如果有人能够从一个结构中感受到超出结构范围的内涵，那不得不说他是一个天才，因此就能够创造出更加复杂的赛博化造物。

也就是说，在现实社会中，人的直接赛博化使得欲望被第一次直接赛博化为了某些相同象征的符号。而这一符号被表达出来，则是在第二幻象形成的时候，人们才发现货币是欲望的符号，也是菲勒斯的符号。同理，赛博个体的符号欲望实际上在网络空间中的表现形式是多样的，主要就是上文提到的那四个方向。然而，是什么东西能够将他表述出来呢？或者说有什么体系的形成，使得某个其中的概念作为这种符号欲望被表现的多种形式的统一名称呢？那必然是一种成体系的符号系统的诞生后，大多数的赛博空间被人们命名的东西。或许有人会认为本书就是这样的一个体系构建，但其实这个东西现在实际上已经出现了（因此不需要我再构建了，或者说我只是在这个基础上再构建），就是虚拟货币，或者未来我们可以叫他赛博金融。

在考察赛博金融之前，我们或许应该弄清楚它与金融空间、网络空间之间的关系。因为整个人类或许都缺乏对赛博金融的深刻思考，因此，对其与金融空间、网络空间关系的考察就至关重要。

实际上,无论是网络空间还是金融空间,他们都是直接赛博化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形成了完整可靠的且被现实世界大多数人接受的结果后顺应而生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网络空间的这种普遍性还不够,正是因为这一点,在我所处的这个时代,他正在诱惑着赛博个体进一步地把更多的人拉入到这个空间之中。而反观金融空间的构成,实际上他已经更多地贴合了我们的现实世界与社会关系。这得益于人们长时间对其的构建发展工作。现实世界的每一个事物,都能够在经济空间找到相应的对应物表达,即便他们仅仅是一些符号。不过也正在于经济世界比现实世界更加的符号与思维,因此,他可以运用思维的结构化来表达现实政治文化空间中所不能表达的、不能说清楚的部分。杠杆、债券、股票等等的金融工具正是在思维结构化之后才能诞生的金融空间产物。而因为这样的思维产物通过运行一次次的符号与时间游戏,往往让人们认为这种现象是斯通见惯的。然而,这些符号与时间游戏在现实中实际并不存在。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对未来的绝对预测,现实世界无法真正做到时空的穿越,也做不到物体随意的完全等同。而这些却都在金融空间中得以实现。这意味着一种现实与金融空间对应的困难。如果说早期的经济空间还有现实世界相对应的结构的话,那么在经济不断地发展之中,随着经济空间的复杂化,现实世界的结构已经无法获得相应的对应结构了。也就是说,早期的经济学家或许不会想到太多超出现实世界的现象,因为那时候的经济空间仍然是从现实世界的现象中对应而来。也正是在这样的视角下,我们才能领悟早期的经济学,实际上是家政学(economy在古希腊的原意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家庭管理的意思,economy更接近于管理学)的原因。而随后货币逐渐进入赛博化视角,也就使得经济学家们更加关注货币与利息的问题,而从这里开始,一种逐渐超出现实的金融学开始诞生了(因为借出与借入是一种时间计数转换的游戏)。不过,这还没有脱离生活太多,毕竟诸如借入与借出的时间游戏行为在现实生活中也很常见。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中世纪的经济学家讨论问题才关注于这种时间游戏的正义性上:利息是否被上帝允许。利息是否是正义的等等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实际上就是一个关于赛博化正义的问题,与我们思考网络的赛博化是否是正义的这个问题是一样的。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经济学问题变成了国家的问题,成为了积累资本的问题,这时候的经济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更加紧密了。不同的哲学思考就带来不一样的对于经济空间的态度。人们开始从最根本的对现实世界的理论上构建经济空间。重农主义与重商主义正是这个时代精神的产物。依托他的是现实世界资本活动,而背后则是现实世界语言赛博空间产生的形而上学体系。最终,他们在古典经济学汇合。走向了体系的完整化。而真正金融的发展恰恰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人们为了超出古典经济学理论做的大胆的尝试。这跟现代性哲学的反形而上学态度是一致的,都是看似对形而上学的反驳或是超越。然而,这不过是现代哲学对形而上学的繁复化过程,在赛博空间里构建更多的赛博空间(语言理论幻象)或者符号游戏与时间游戏的空间来拓展形而上学的空间。他们看上去通过这种现代性的哲学研究远离了形而上学。但实际上是更深层的构建了形而上学的复杂体系。在经济世界中,也如现代哲学一样,金融空间脱离现实世界的过程也逐渐开始了。杠杆、抵押、资金池等等的金融前提条件,正是人们对一种完整结构化更大胆的尝试。而且,人们成功了,他构建出了更为复杂的赛博空间。慢慢地,人们忘记了金融本质的意识形态性质,忘记了金融是从社会中诞生出来的,更忘记了意识形态,从而只需要在赛博空间里玩转符号游戏与时间游戏就可以了。

对于上面历史的回顾正是我所描述的宏观赛博空间学的内涵。而这种历史恰恰本身就是结构的。也就是说,在宏观赛博空间学中,历史被当作了可被切割的流变结构。在此,我们便可通过一种对历史结构的切割,以观察历史的横截面的方式来获得更多对于结构的领会。对于第二幻象体系来说,在这样的流变的历史的切割中,我们可以打破了之前经济空间与金融空间作为同义词出现的情况。对第二幻象体系做出了新的划分:即经济空间与金融空间的区别。经济空间,指从现实的社会关系中赛博化而来的第二幻象体系,他是一种建立在线性

历史上的视角，被看作是现实社会的线性结构上的“再赛博化”。现实社会关系在历史的发展中生成而来的。它是赛博空间第二公理体现后再形成的“再赛博化”，即第二公理上的第三公理运用；而金融空间，则同样可以获得这种线性历史的视角。即是在经济空间上的再赛博化空间。如果对于上述经济发展的历史仅仅当作线性的历史来看待，我们就只能看到：从现实空间到经济空间再到金融空间这样一种自行生成发展的过程。然而，如果我们在赛博化结构上做出区分，直接从数学的理论化的赛博空间为出发点去看待金融空间，而把经济空间去掉。那么，金融空间的诞生也能成立。他呈现的效果便是金融空间实际上是作为理论化直接外化而得到的，即从语言理论幻像体系直接赛博化发展出来的。是人们思维结构化的必然产物（比如借钱是线性思维导致的）。是建立在第一公理上的“再赛博化”，即第一公理上的第三公理运用。不过，经济空间就没有这样的第一公理的再赛博化了吗？就不能被解释为一种思维结构化后再直接诞生出来再赛博化的结果了吗？虽然经济空间最开始是依赖于现实第一幻象体系的发展而自然生成的，但他也可以被表述为原始社会人们思维的结构化活动，从而产生了一种从思维直接赛博化后的交换行为，只不过这种思维的产生它太过古老，古老到我们没有文字记录，早在原始人的思维活动中，他们就会用一物换一物，因此我们很难考察这种思维结构化了。总之，就将原本的金融空间结构可以被看作是两种赛博空间的诞生模式。一种是把它看作是从思维结构外化的理论直接赛博化而构成的；另一部分则是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在人的社会关系自然生成的，即被看作某种线性历史上的再赛博化。在历史中，线性的社会发展赛博化出来了一个经济空间，再赛博化出来了一个金融空间。

同样地，我们也可以对网络空间做上述的宏观赛博学的考察，同样得出一个对于互联网以及 IT 行业发展的流变历史结构视角。并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线性的互联网历史：现实世界—经济空间—金融空间—计算机空间—网络空间，这样的发展轨迹。这是线性生成的互联网赛博化进程的考察。也即第二公理的体现。如果抛弃掉线性的思维，则每个空间中的最初原创者，是从理论空间的直接赛博化汲取灵感的。人们运用思维与理论化的空间直接构建了互联网。即它符合第一公理上的再度赛博化。另一种看待网络空间的方式就是把它看作是自然生成的。是在历史中“再赛博化”获得的空间。如此，也对原本我们所已经区分的第三幻象体系做出了更加细致的看待视角以及锚定视角的区分，将网络空间从两个角度看待：一边是指在现实的基础上，在线性结构自行生成上，自然生成社会，社会生成经济空间，经济诞生出计算机，再赛博化出网络空间。这是历史中生成的赛博空间，是慢慢发展而来的。被看作是自然造“物”。线性历史上看待的新空间的诞生，则是历史线性的“再赛博化”。而天才则直接从理论中创造出来的网络空间，人们直接感知到了思维的结构化，形成了关于思维的结构，即思维运作与计算模式，可以说，最早的算盘就是一台模拟思维结构的计算机，而同样，网络空间是思维直接构筑出来的，比如网络的“树”结构，它仍然符合思维的分类原理，再比如网络协议的加密方式，是思维结构化的“游戏”，是从理论中的“再赛博化”。

总之，在这里我们对于第一、二、三公理分别区分出了两种不同的赛博化方式：

1、第一公理的直接赛博化（思维直接外化）——通过理论再赛博化（用第三公理）——获得新事物

2、第二公理——线性的历史结构——在线性历史中再赛博化——获得新事物

之所以要区分这两种赛博化，是在于我们必须区分两种看待赛博化的视角。以好从中明白真正的创新之物的诞生原因。可以看到，直接理论的赛博化由于理论的不同，而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常人往往把理论看成某种固定的结构，那么他们赛博化出来的产物就必然是简单的，因此算不上什么“新”。而天才则能够从简单的结构的记录中，获得超出简单结构之外的东西，那么，在复杂之中再赛博化出来的产物就是具有及其创新意义的，从而可以成为人类文明里程碑的“创新”。这解释了天才与常人之间的差别。

同样，在线性的历史上，一边是对历史有某种结构看待的历史学家，他们必须把历史看清楚，因此他们在历史中再度赛博化出来的，就不是什么复杂的结构，而只能是老生常谈。不过这就是历史学的任务。而真正超出线性历史的，是实践家，他们不谈论历史，防止一种结构化，而是在复杂的实践中去创造历史，因此在这个基础上，他们理解的未来、“再赛博化”出来的未来（如果他们有这个影响未来的实践能力的话），它就必然是与未来具有极大不同的里程碑的历史改变。由此，我们区分的历史学家与实践者。

正是在这两种赛博化的揭示中这一点上，传统的带有形而上学特征的理论对于网络空间仍然停留在一种形而上学的争论上（比如网络空间是否给人类带来坏处，又带来什么好处，这样的追问），而没有真正从最本源的复杂结构的理论中直接赛博化而产生创举。如此是根本无法深入下去的。即便未来必然有理论给出一个吸取了诸如经济空间中重农主义与重商主义各自优势的完整形而上学体系的出现。那么，他在网络空间的发展中也是水土不服的。更是无法令人满意的。因为对于网络空间来说，他需要从复杂的结构来看待它的诞生，来理解网络空间，来理解赛博空间，这正是赛博空间学的目的。只有在这种复杂的结构之上再赛博化，才能揭示更多的新事物的诞生，特别是网络空间的诸现象，以及我们接下来所要谈论的——虚拟货币与赛博金融。

正是在这样的区分下，我们才能真正领会虚拟货币的诞生：从历史的线性生成来看，他既是网络空间在线性的历史中生成的，也是金融空间在线性的历史中生成的。在这里可以构成对虚拟货币与赛博金融的宏观赛博学研究——即超出线性的历史去看待虚拟货币与赛博金融，不光如此，还更应该在实践上去感受虚拟货币与赛博金融。这是其中一种看待方式在两种赛博化下的差异。而同时，最初的虚拟货币又是直接赛博化的产物，是天才们运用了密码学原理、计算机原理的复杂结构直接创造出来新的赛博空间领域。然而，后面学习中本聪的人很多，学习以太坊创始人布特林的人也很多，但都没有看到这种再赛博化上的差异。因为他们对于理论的理解被拘泥在了某种固定的教条中。也就只能模仿而不是创造了。

这也反过来给了一个启示：理论直接赛博化而生成出来的事物，实际上就是对于赛博空间学与赛博学的领会下才能诞生的。只有对赛博空间本身就有跨境界的、多赛博空间的理论把握，直接赛博化生成之物的创新才成为可能。否则，则只不过是简单的模仿。在复杂的理论的再赛博化下生成之物是必然影响所有赛博空间，成为人类历史的重要里程碑创造“物”的诞生。在这里，赛博空间学的第三公理仍然在显示他的必然性，即如果对于原赛博空间的理解的复杂程度决定了“再赛博化”空间的复杂程度，新的赛博空间必然在原赛博空间上进行重复。如果原赛博空间包含“灵感”，那么新的赛博空间就有无限可能。而如果旧的赛博空间结构只是被某人看作线性的结构，那这个人所“创造”的新空间就不可能超出这个线性结构。而只能是庸人的造物。那些给与人类巨大发展的天才自身会体会到他们所放眼的广阔领域。不过他们可能无法用语言说出来。因为这个结构本身太过于复杂，语言在此很难发挥他的作用。正是这种对于赛博化的两层视角的转变，使得我们能够更好的理解新事物的诞生，从而更好的把握住未来的网络空间与虚拟货币，以及我所要真正想表达的那种网络空间的转换“装置”。

3.2 赛博空间学中的虚拟货币与区块链

比特币是最早的可以被称为赛博金融的体系。他最初是一种思维的结构外化出来的产物。中本聪在《白皮书》中构建了比特币的系统，是一种灵感与思维结合的产物。从网络空间的锚定角度来看，比特币看上去是网络空间诞生后由网络空间中再赛博化得到的又一幻象体系。又或者是通过对金融空间的赛博化而得到的产物。然而实际上，他既不仅仅是金融空间中，

也不仅仅是从网络空间中诞生出来的，甚至不是两边共有下诞生的。更准确地说，他不在于一种线性结构之中，这种对比特币线性的发生学的解释并不完全。比特币更多的是借助于人的某种“灵感”加上思维而直接赛博化的结果。这种诞生正是中本聪的灵感加上对计算机理论、数学以及对整个互联网与网络空间的把握才能带来的结果。而以太坊则是紧跟其后。虽然以太坊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比特币的经验，看上去是一种赛博空间再赛博化的过程。但是，这种再赛博化过程建立在 Vitalik Buterin 对于去中心化的组织结构的理解之上，亦是一种人的个体性灵感所诞生出来的。合约实际上是 Vitalik Buterin 在区块链体系中合法使用赛博空间学第三公理（再赛博化公理）的产物。合约的引进构成了以太坊真正地独创性。这一部分的以太坊，也是灵感加之思维直接化的产物。如果不是有着对跨越幻象体系赛博空间学以及互联网有着深刻的理解，这种思维外化的产物是难以诞生的。这里所说的以太坊的直接赛博化揭示了以太坊在赛博空间中的多重性。他既是一种根据创始人的广阔视野下复杂思维结构外化的结果。同时还是在本来就是复杂体系结构中创造的比特币的灵感之上再度赛博化的结果。也就是说，以太坊构成了一个完备的赛博空间体系。是完备的赛博空间。所谓完备的赛博空间，即指一个赛博空间体系，包含了赛博空间的所有结构可能，即他自身的规则符合赛博空间学的所有定律。从而它能够保持一定程度上的稳定与成功。而以太坊正是这样的完备体系。（任何赛博空间都趋向于完备。但是大多数赛博空间并没有在一种被认可的情况下，表明一种合法的完备性可能。大多数赛博空间不遵循赛博空间定律，因此就会遇到稳定性危机。比如早期的比特币，他没有给比特币体系中再度赛博化留下合法的规则，因此后面就必然会遇到分链的问题。而度过这个难关后，比特币也具备了在赛博空间内合法再赛博化的能力。）

正由于如此，当比特币以太坊真正地被运用在了网络空间的时候，我们甚至都不能仅仅把他们当作网络赛博空间的一种产物。因为这样的理解实际上将他们的内涵单一化了。当普遍的赛博个体进入到这个由比特币构成的圈子的时候，他们才成为了赛博空间的某种被赛博化了的“偶像”。这时候，他们才被误解为是网络空间的产物或是金融空间的产物。从而被误解为一种网络技术或是金融衍生品。也就是说，比特币与以太坊，在此也被分裂为了两部分。一部分是作为赛博空间学当中的跨多赛博空间的比特币与以太坊，它形成的是更加完备的赛博空间。另一部分则是在网络空间中赛博化了的比特币与以太坊，并由比特币而逐渐诞生出来的比特币与以太坊的赛博圈子。

比特币的再赛博化在现实中的体现就是分链过程。而以太坊的本身就是依靠合约构成的“合法”分链系统。也就是说，以太坊的真正创新正在于：它真正地看到了赛博空间学的内涵，从而直接利用合约给赛博空间下的结构繁复化留下了可能性。这种赛博空间的完备性在以太坊出现之前是很难看到的（从时间上说是比特币的分链出现之时比特币也转变为了这种完备的赛博空间，因为比特币的分链其实已经是一种合约了。参看下节）。同样，在虚拟货币的研究之中，大多数人也没有看到这一赛博空间学的视角。从而无法认识到以太坊的这种完备性。他们对于比特币与以太坊的认识并不是站在赛博空间的角度去理解的，而仅仅是站在由虚拟货币形成的赛博圈子的视角去理解他们的。即从一种已经被他们当作异化之物去理解他们的分身。这表现在有些币圈的粉丝，他们不用研究区块链的概念原理，更不用深刻的去领会他们所构成的空间学，以及其与金融空间与网络赛博空间的关系，就能声称自己是懂得区块链技术。更有甚者，他们只会像看股票那样看币值的涨跌以及简单的线性预测。这是对于区块链与虚拟货币的单一化。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类人实际上无法真正领会到区块链未来真正内涵，也就更无法领会虚拟货币的涨跌与变化了。中本聪与布特林所反映的比特币、以太坊理论以及构想，绝不是拘泥在理论的体系化构建之上。而实际上是一种实践的理论，是整个赛博空间理论的实践运用。也就是说，他们在此做的实际上是一门赛博学的工作，而这个工作的产物正是以诞生了这种具有实践意义的虚拟货币作为结果的（后面我们会详细描述比特币以太坊或者其他虚拟货币对于赛博空间的实践意义，也即他们在赛博学当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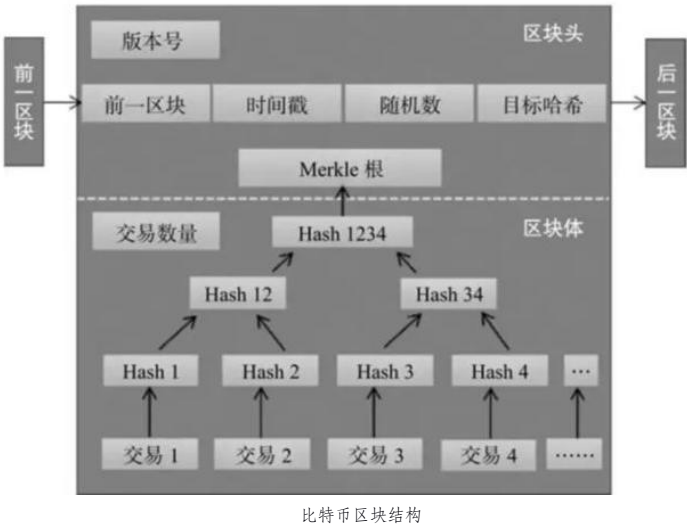
的重要作用)。正是因为比特币与以太坊的诞生并不来源于中本聪与布特林对于形而上学的理论体系而在于实践(即前面所说的复杂的理论结构与“灵感”),因此,那些企图以某种线性的限制思维来约束比特币与以太坊的理论,反而限制了他们的发展。

无论是比特币还是以太坊,他们都有直接赛博化的部分。另外则是一种线性的历史视角,即站在第二赛博化视角上看待的赛博空间发展史。这种线性的赛博空间史认为,赛博空间的理论化是借助于金融空间与网络空间的发展才可能被构筑起来的。从而,比特币与以太坊的诞生也可以被解释为一种历史性的、技术的生成。这是他们的另一个侧面。当比特币与以太币真正地第一次与法币交换的时候,当某个人真正地用比特币以太币换取了银行账目上余额的增长的时候,虚拟货币才从语言、理论转变为现实——进入金融赛博空间之中。也就是说,站在线性的第二赛博化的视角来看,他们也存在两个“身体”。第一个身体是他们的历史线性过程。而另一个过程则是在赛博空间中再一次展开赛博空间的过程。他们各自不断地诞生出新的领域(比特币的分链与以太坊的合约系统),从而,这种复杂的不断生成新赛博空间的完备性就体现出来了。

当比特币与以太坊被人在网上讨论的时候,当比特币与以太币在金融空间中换回一些货币的时候,实际上仅仅是在一种历史的赛博化进程中去看待他们。这并不触及到中本聪与布特林最初对于他们的灵感与实践,即这种讨论并不建立在一种对理论深刻理解与实践上,也没有看到第三赛博化背后所展开的赛博空间。这正是币圈一些虚拟货币的狂热者对于虚拟货币的异化现象。他们和其他赛博圈子一样,构成对于虚拟货币的稻草人,从而偶像崇拜了这一稻草人。这种对于分身的比特币与以太币的理解,正是一种符号化。也就是说,本来的比特币以太币作为一种实践意义的工具以及作为赛博学的生成物,在这里,因为人的思维限制而被赛博化了。他们本身被符号化从而消解掉了其跨境界的性质,成为了一种单一的符号欲望追逐的对象。这正是现在大多数人对于比特以太币的理解。人们常常认为虚拟货币不过是网络与经济的结合,不过是利用的计算机技术而形成的数字货币。这种误解是抹杀他们的本原的深刻性与复杂性,而只是把他们看作是单一的符号。从而,比特币以太币的赛博学特性也就消失了。被抹杀的是他们背后的数学的结构性。更重要的是,他们与现实世界的真实关系问题——一种跨越赛博空间视角的丧失。同理,人们也同样误解了虚拟金融,并认为大多数虚拟货币以及虚拟金融不过都是互联网与金融体系的结合,而看不清虚拟金融中不同情况的差异。最终,人们无法获得对于虚拟金融的真正赛博学实践的把握,也就不可能理解他们作为赛博学实践的一部分的关键之处了。而这些,都是本书将要揭示的。进一步的,在任何赛博空间中恢复人们对这种实践的感悟,也是本书的任务之一。

3.2.1 赛博空间学视角下的比特币与以太坊的区块与链

中本聪《比特币——一种点对点的电子现金系统》(后简称中本聪《白皮书》)一文中,实际上构建的是一个以数学理论为支撑的赛博空间。而这种数学的应用,本身就植根于密码学、博弈论甚至在我看来的拓扑学理论(一般被人表述为组织结构)之上。去中心化本质上就是赛博空间学的一部分。通过我们对赛博主体之间的关系讨论,其实已经可以看出,比特币所构造的去中心化的结构与赛博主体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是十分相近的。他们就是同胚的拓扑学结构。同样,以太坊也是如此。



比特币以太坊的区块（block），实际上可以在结构上看作是赛博空间中的完全符号化了的赛博个体。比特币的一个区块之中所包含的，正是一个被完全符号化了的赛博个体的“赛博个体信息集合”，它包含着：区块头与区块体两个部分。区块头主要标注的是这个区块在赛博空间（链）中的链接位置，以及一些赛博化信息，其中有：

- 1、父区块的哈希值，表示在赛博空间中所继承的结构关系，及其在赛博空间中的关系网。表明了一种线性结构下，被筛选后的区块位置。
- 2、版本，即这个赛博空间的版本号，背后暗示的是这个区块在赛博空间的当时的规则。
- 3、时间戳，这个区块形成的时间。
- 4、难度，即哈希运算要算出答案的难度。从比特币的角度来说，他决定了运用哈希运算时获得的字符前面 0 的个数，从而保证了一定时间段一定有一个区块被链接到链上（也即算出了结果，挖到了矿）。而在赛博空间学视角来看，难度决定的是完全符号化的区块对于整个赛博空间发展的贡献的难度。他设定了这样一条规则：在一定大致的时间里，一定要有一个被完全赛博化的区块构成了对赛博空间的贡献。他不需要得出一个完全符合赛博空间的结论，只需要在既定的范围内（即难度范围，前面 0 的数量）接近赛博空间的要求就行了。

5、随机数，保证了区块的仅有的“个性”，在比特币理论里，他决定了区块算出符合难度时候的随机数值。从比特币“挖矿”角度来看，他是仅有的“自由”。随机数不同，通过的哈希函数算出的结果也就不同，而这正是被我们称为挖矿运气的部分。正是因为他的不同，不同地记账者之间才会对区块有不同的“看法”。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对于赛博空间学来说，区块本来是被完全赛博化了的。但随机数的出现，使得这被完全符号化的区块又被符号体系重新赋予的一点“个性”。如若不是这种随机数的出现，那么他不可能完全保证整个赛博空间的稳定。就像《黑客帝国》中每个在母体中的人实际上是被完全决定了的那样，而在这种决定中，母体又重新分配了每个个体一定的“个性”，以保证整个母体的运行稳定。否则母体就没有变化了。然而，这种“个性”最终会导致悖论的堆积，也即救世主尼奥的产生（这是后话了）。实际上，比特币也是这样的，随机数保证了整个比特币系统的运行。正是因为每个人仍然保留有自己的“个性”，人们才会在挖矿中有不同的“运气”，而正是这不同的运气诱惑着人们参与到比特币圈子中来。试想，如果不是这个运气成分，比特币被设计成谁的算力高，谁就能够挖到矿。那么就不可能有人投身到比特币的行业中来，更不会有什么去中心化货币，也就不会有人看重他的价值，自然他就一文不值，仅仅是一个符号了。在这里，随机数保证了整个比特币的体系是对于现实的人具有吸引力的。这吸引力恰恰就在于无

所把握的个性被凝结到了这个随机数上。也就是说，完全赛博化的区块或者赛博个体，之所以能够深入到赛博空间中，其根源正是这个被系统重新分配的“个性”。这个个性就是系统的悖论点（bug 点），他构成了整个赛博空间与现实的穿刺性。在这里，诸赛博空间才与比特币的系统相联系。这也意味着正是因为这个穿刺性，比特币不仅仅是一个绝对封闭的赛博空间了，他构成了比特币在现实社会真正被人们所看重的原因。这种看重来源这种对于赛博空间的穿刺，我们后面对比特币的跨境界的讨论，就来源于这个随机数的“个性”。在《黑客帝国》里，随机数正是先知提出的感情不确定性加入到母体中的方案，也被架构师看作是是人类缺陷的部分。正是这种“缺陷”的加入，母体才构成对人的赛博空间控制。从这里，我们可以从比特币的系统中穿刺到现实社会，穿刺到意识形态。这是金融与互联网人所看不到的比特币的真正关键——点。也是我们赛博学得以关注比特币系统，能够分析比特币系统的基础。

6、Merkle 根，他连着区块的账单，即他是区块头与区块体链接处，中间是运用哈希值链接，保证了他们不会断开。这意味着，默克尔树保证了整个比特币赛博空间的状态记录。是赛博空间稳定的仪表盘。

而对于区块体来说，他里面包含着的是整个区块所要记录的内容以及仪表盘。即对于整个区块链过往的交易的记录与理解。在赛博空间学看来，这就是单个块体对于整个赛博空间的理解程度，而理解程度最深刻的，又符合区块链发展的，就必然会被链接到区块链上。在赛博空间学中，区块体所记录的是被完全被完全赛博化了的个体对于整个赛博空间的把握程度。如果他所记录的内容对于赛博空间来说是有进步，并且是紧接着上一区块的进步地话（保证区块的相连），那么他就会被链接到赛博空间的发展链上。这正是符合了赛博空间学的第二公理以及推论。

对于任何体系来说，他都是要维持他的发展与稳定的，赛博空间就是这样的系统。从而，任何体系必须对自身的发展有记录与理解。比特币当然也是一个系统，更是一个赛博空间。只不过他与一般的赛博空间不同，他的内部结构是思维绝对结构外化出来的，这正是中本聪得以成功的原因。这种比特币体系的完备性（分链之后），与我们的赛博空间学公理的符合，意味着比特币的体系可以保证绝对的符号化体系。不过，除了体系结构本身，似乎他还缺少点什么，这个东西就是——欲望。一个系统没有回馈与奖励，即没有符号欲望，是不可能健康发展的。因此，比特币相比于其他非完备的赛博空间来说，他的奖励机制采用了赛博化方式并以此沟通了诸赛博空间。其他赛博空间的奖励，无非是我们在赛博主体的分析中谈到的，符号欲望的满足，并以符号空间的地位与话语权来体现。或者要不就通过某个悖论点穿刺到其他空间，通过其他空间的身份与地位以及法币来满足（比如换取法币）。而比特币系统由于它具有完备的赛博化，因此他形成了一套自为的奖励机制：即奖励本身也帮助了他构建自己赛博空间的稳定性。这正是对于赛博空间学公理的最好运用。这是其他赛博空间中诸主体也同样追求想要达到的结果。

比特币的奖励机制正是我们所说的“挖矿”，而比特币体系把对整个比特币的去中心化与空间稳定性的贡献当作了评判谁获得奖励的标准。账单实际上就是整个赛博空间的记录。而每个区块，所构建的就是一份对于整个比特币体系理解程度的答卷。这个答卷不光要准确地记录之前赛博空间的一切账单（即整体结构的把握），或者是一定时间段的账单（即切割一块结构以考察他的准确性）最为重要地是，他还要提供整个赛博空间不多不少正好一步的发展。这正是将区块链链接到链上的计算行为。这个发展必须是一步地，因为只有一步发展他才能保证与前面链的链接，也才能保证链的稳定。这像极了人类社会与文明这个赛博空间，他必须保证文明一步步地发展，如果超出文明发展太多，则需要等待文明发展到相应的位置，他才会被文明所重视。因为大于一步的进步，对于文明来说，是不稳定的因素。这也同样适用于学术圈。因为学术圈只接受进步一步的创新，创新的太少，不算创新，创新的太多，不

利于学术圈的稳定，因此超前的观念需要坐一段时间冷板凳。这都是系统稳定性自我保护的选择。也正是我们赛博空间学的公理二的推论。

然而，有很多人都在为整个赛博空间的稳定性做贡献的时候，谁来获得这个奖励呢？对于比特币系统来说，这正是最长链原则。实际上，最长链原则正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谁对赛博空间的稳定性理解的最深刻、记录的最多，并且有提供了仅一步的记录，那么他就会被链接到链上，获得奖励。在这里，比特币的交易链的真实含义已经呼之欲出了——对比特币系统稳定性贡献的奖励名单（或者说奖励链）。能够链接到链上的，都是在诸多的区块之中脱颖而出的最稳定区块。他对于整个比特币系统理解最深，且他又没有太多的进步，也不会完全不进步，他仅仅只进步了一点。那么，他就是对于赛博空间既发展又稳定做出了最为大贡献的区块。因此他便可以或者奖励。这个奖励便是把他记录到奖励链上。即奖励他获得了比特币。成功的挖到了矿。难道这不正是现实人类文明的结构的发展过程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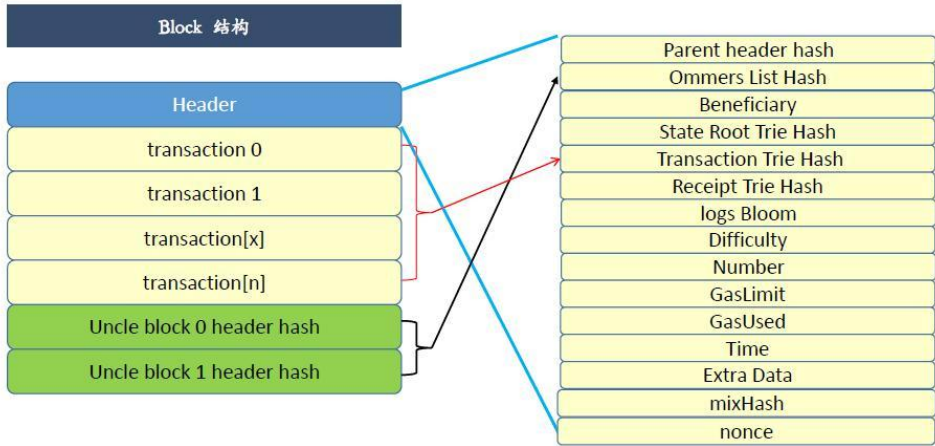
对于比特币的系统来说，一切贡献都是以算力来记录的。也就是说，对于整个比特币系统的理解深浅以及发展的那一步，就在于算力来衡量。因此，比特币需要考虑 51% 算力攻击的假设。即当有人拥有超过全世界大于等于 51% 的算力时候，比特币还能保持稳定吗？这其中的逻辑在于：当算力超过 51% 的时候，由于比特币空间是绝对符号、赛博化的，因此在这一系统中，就必然发生通过算力来改变奖励链的情况。攻击者可以在自己的绝对算力面前，实行账单中比特币的“双花”（即同时将超过自己拥有的比特币价值付给两个用户）亦会出现运用绝对的算力将不利于自己的账单抹除的行为。然而，正是因为操纵比特币的是现实的人，并不是完全赛博化的人工智能，因此，这种情况在理论上存在（即仅在比特币系统中存在），而绝不会出现在现实世界中。因为我们都知道，在比特币的空间中，即便超过 51%，人们也因为博弈，而不会去改写比特币的奖励链，因为这样不如用 51% 的算力来继续地在原有基础上更多更快的推进系统的进步与稳定。从而自己获得更多的比特币奖励。也就是说，这里揭示了一个更为深刻的内涵：比特币的稳定性与发展，实际上是需要现实空间来为其担保的。而人的个性以及社会关系，对于比特币体系来说，正是这种“随机性”与不稳定性。综上所述，我们在此处获得了赛博空间第一定律：

系统或赛博空间的稳定性是由随机性与该系统外部的不稳定性来维持的

这也是耶稣赴死的原因，他维持了文明的稳定。如果系统取消随机，那么系统又会因为不发展而消亡。在这样的权衡中，系统只能借助于随机性来穿透原本空间。寻求其他系统的庇护。只有随机的“稳定性”，才能穿透赛博空间，达到其他的系统中，从而用其他系统来为子系统提供保障。对于比特币来说，对最长链原则的保护，是对整体系统保护的关键，因为比特币就是以最长链原则作为所有区块的根本动力来形成空间发展的。而最长链原则的保护，仅在比特币这个没有肉体与随机性的空间是不可能完成的。因为他在思维中不存在时间上的差异，也不存在量的差异。因此，比特币必须与现实的人相关联。是现实的人维持了这种稳定。

同样，以太坊的创立吸取了比特币的经验，看上去是一种在比特币的理论空间中构筑的新的赛博化空间。但实际上，这只体现在以太坊的以太币交易链上。正如前面所说，以太坊真正的直接赛博化正来源于——它给予了赛博空间学真正合法的再赛博化可能——合约的引入。以太坊之中不仅仅是有交易链构成的赛博空间，同样还允许人们在交易链的基础上通过合约自行随意的构筑新的赛博空间，这才使得以太坊的创立是具有真正赛博空间学意义的。是布特林对于赛博空间的感知以及其思维直接赛博化所构筑出来的体系。因此，我们可以在比特币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以太坊结构的赛博空间构成。而以太坊的区块最大的区别就在于

——没有随机数。然而替代随机数的正是以太坊特有的合约系统。也就是说，以太坊通过创立了合法赛博化的合约系统，将金融空间与现实世界融合进了以太坊的体系。原本保持着比特币体系稳定的不稳定因素——随机数——也就以这样的方式被替换了。合约系统给以太坊整个体系带来了稳定，同样，他也构成了以太坊的变化，就像随机数那样吸引着金融空间与现实空间的人进入到这一体系中一样。以太坊的合约体系，就是以太坊体系的穿刺点，他将这种穿刺点合法化了。从而成为了整个以太坊的一部分，不得不说这是真正地赛博空间学的成熟运用。



以太坊区块结构

不过，合约要成功的运用还需要一套完整的解释合约的体系。因此，就必须引入一套图灵完备的指令集或是编程语言来运行各种合约。然而，图灵完备正是一种固定结构空间。指令集的完备意味着所有的赛博空间行为都可以被指令集表达。也即意味着所有的指令（解释）可以处理一切的计算机行为。这相当于用一些逻辑原子去处理一切的问题。然而，正如思维的结构那样。图灵完备必然造成无限问题。因为思维的运作就是没有限制的结构的读写（就仿佛读写头那样，如果语句自治，那么他就会产生死循环）。而图灵完备就是思维完备下构筑出来的形而上学产物。也就是说，图灵完备实际上是最简单的线性形而上学体系的外化，也是线性的逻辑主义所追求的思维模式（逻辑原子主义所追求的逻辑原子，正是浓缩指令集，他们要构筑清晰的思维结构，实际上就是清晰的线性读写指令的过程。同样，我们在哲学史中也可以看到，他们必然遭遇无限悖论的问题）。总之，图灵完备意味着他必然要面对无限问题，而这个问题正是思维结构化的必然产物，因此，一套图灵完备的体系，就必须解决死循环问题。而以太坊正是加入了 gas（燃料）这一概念来解决这一问题的。Gas 的真正意义不是一些币圈人所认为的手续费，虽然他确实会以手续费的形式发放到矿工账户上。它实际上就是为了逃离图灵完备体系的无限悖论，解决死循环的问题所创造的。然而，这个解释还不够，Gas 的真正含义，实际上是一种消耗，是在最为简单的线性空间中引入一个无任何规律的神圣肉身。这个肉身不在整个体系之中，也因此它在体系内毫无规律，但却自身保持着一定的消耗量。也就是说，gas 的真正含义就是我们人本身的欲望。这里的人不是任何赛博主体，而是绝对超出赛博空间人的肉体。这个肉体欲望的多少，决定了线性赛博空间何时终止。这样，通过一种超脱，以太坊中合约的运作也就有了一种外在强制力，从而构成了绝对的终止程序。当区块的打包达到 Gas limited 的时候，整个指令也就终止了。同样，在合约中 gas 的消耗亦是如此（注意合约中的 gas 的消耗是这种肉身，交易链的 gas 看上去是手续费，但本质上仍然是肉身欲望的消耗。因为以太坊区块中没有随机数这一概念）。这一点正是以太坊与比特币体系最大的不同。

而余下的区块内的差异,并不能算是以太坊直接赛博化得到的。而只是借鉴了比特币做出的改进。比如以太坊的出块速度是 15 秒,这导致了以太坊之中的挖矿容易造成网速以及设备的差异,网速快的节点,自然就占优势(因为比特币出块速度慢,网速差那么几秒,在整个出块时间中所占比例小,影响不大。而以太坊出块速度快,差那么几秒,占比大,等于落后很多。所以网速快、设备好占很大优势)。这点十分不利于以太坊的去中心化。因此布特林设定了以太坊的幽灵协议,来保证那些同时算出哈希的区块也能够获得奖励。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叔块(uncle block, ommers List Hash)。也就是说,一些没有被采用的块也能获得奖励,以保证以太坊的去中心化(这一点下节再重点将)。在这里,以太坊改变了比特币的最长链原则。改为了最重链原则,即奖励叔块最多的链。很多人不能理解这种改动的正义性与合理性。因为他看上去好像是随意设定的。但是当我们理解了前面比特币的最长链原则的深层含义的时候(对比特币交易链贡献仅有一步且又最稳定即能获得奖励)。对于最重链原则的理解也就豁然开朗了。最重链原则的奖励原理是叔块最多的主链,叔块越多,也就意味着其去中心化越好。这同样是为了赛博空间的稳定而做出的改动。然而,当最长链原则被改动的时候,以太坊就不能保持赛博空间第二公理的推论成立,即不能保证以太坊的交易链有进步且仅进步一点。也就好像并不能保证稳定性。因此,稳定性的保证就需要另外设计来替代。而这就是以太坊中 nonce 的真正含义。Nonce 是一个账户内的计数器,他记录着该账户下的每笔交易并给一个计数。如果当前的数值还未达到,则该笔交易必须挂起(pending),等待着交易发展到这个计数才会执行。也就是说,他保证了一个交易太过于超前,(比如计数为 12,而现在只执行到 9,那么就需要等待)直到整个体系发展到前一步的时候,他才会取消挂起状态。Nonce 的引入解决了以太坊没有最长链原则如何保证赛博空间第二公理的推论的问题。同时他也可以保证以太坊账户的余额得以达成。太坊由于有合约系统,因此他必须采用账号制。也就意味着以太坊的余额的查询不能像比特币那样采用 UTXO(通过链上的结构查询未花费的比特币)的方式来记录余额。因此,nonce 给每一笔交易都做记录,从而保证余额不会出错,以及防止双花攻击等等。其次就是以太坊为了保证合约的运行以及状态的稳定,他还包括了三个树结构——收据树、交易树、状态树的根,以好查询交易在整个数据中的状态关系,他们共同以 bloom 过滤器来保证树结构的遍历。其他的都与比特币相似,不再赘述。以上就是比特币以太坊区块的赛博空间学内涵。

3.2.2 穿透比特币与以太坊体系的鲁棒性分析

我们将比特币与以太坊的鲁棒性分为两个部分来考察:1、在比特币以太坊系统内部的鲁棒性考察;2、穿透诸赛博空间的鲁棒性考察。前者在比特币以太坊系统中的表现有最长链原则,私钥与公钥(非对称加密)的原理部分。而后的跨空间性表现有私钥与公钥的人际关系部分、借助于金融空间的稳定性分析、现实空间的稳定性分析。不过需要提醒的是,这两者其实没有严格的分界线。

比特币以太坊系统的鲁棒性最重要的关键就是非对称性加密算法构筑起来的。对于椭圆曲线以及哈希函数(下文就以哈希为例)来说,他们具有可靠性的。然而,这个可靠性仍然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因为根本不可能有人将算力放在一部分无意义的哈希运算上,这才保证了比特币以太坊系统绝对的稳定性根基。也就是说,在赛博空间中,实际上“算”出绝对准确地哈希运算是小概率事件,没有比穷举更好的计算方式。没有人真的会去为了赛博空间的一些小的破解去耗费现实的生命力,自己的人生。比如算别人的私钥,算出来了万一账户没有余额那样耗费与产出差距太大。也就是说,哈希运算在赛博空间中是可以被穷举出来的。但代价太大,或许要在算力极大的情况下仍然要历经数年数十年数百年而没有回报,也就没

有人会去做这一行了。这也就意味着一种超出赛博空间的启示：任何密码学的基础，比如稳定性哈希运算，植根的仍然是经济空间、现实社会、真实的人生、欲望与肉体为基础。如果人的生命是无限的，那么任何密码学实际上都算不上密码。因为只要不断地穷举就一定能够破解。这种依靠现实世界人的生命力之有限的加密算法无时无刻不渗透在任何以密码学为基础构建的体系中去，虚拟货币也不例外，比如公开广播的验证中，私钥与公钥都要对账单进行一次哈希运算，从而得到一个摘要。广播发出者用私钥对账单内容做哈希，得到一个摘要，比特币系统的其他用户则用公钥加密码做一次哈希，两者对比看结果是否相同来判断广播发出者账单消息的可靠性。在这里的每一步，都是以哈希运算相联系的。然而换句话说，在理论上每一步都是小概率事件的情况下他们才能发生篡改。如果比特币系统仅仅是一个赛博空间内部系统，而因为赛博空间是完全思维化的，是可以无限运行下去的，这也就意味着即便再小的概率，也意味着必然发生。然而，现实中却不会，因为现实世界不是思维无限结构化构筑的。他是有限制的。算力是要消耗电力的，世界是能量守恒以及符合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因此没有什么是可以无限穷举下去的。再者，现实世界中没有人会去做如此无聊的行为，哈希运算的小概率才变为了不可能性。这是比特币系统的最为基础稳定性的来源。

另一方面，比特币系统的广播特性保证了他的去中心化。然而，这不仅仅是被一般理论人认为的简单意义。在赛博学中，广播有更深刻的意义——账单的广播意味着确立比特币系统的范围，也即这个赛博空间的大小。在其中，包含着的是不同的进入这一空间的诸多可能生成区块的赛博主体。广播，意味着一种对赛博空间的验证。对整个空间范围关系的一次身份确认。他标识了一个赛博空间体系的相互关系是成立的（注意，这里不需要遍历整个赛博空间，只要广播被人听到以及被承认，也就意味着关系的成立，结构的成立）。这是其一。还有一点也未被之前的虚拟货币研究者所认识——广播这个行为作为赛博空间的范围确定，正是为了维护比特币稳定的行为。这需要我们深刻理解广播的作用。它等于向所有在这个区域的赛博主体，宣称了关系的同时，提出了一种广播后的奖励机制——你必须为赛博空间的稳定性服务。这是赛博主体之所以广播的原因，也是赛博空间对于维护系统稳定的广播者的要求。这一广播还意味着在这个空间中，你必须按照赛博空间的稳定性要求来施行（即为这个空间的稳定性做出贡献），在这个体系中的赛博主体不能随意的广播，不能随意的获得奖励，不能随意的运用自己的符号欲望，而只能将符号欲望运用到整个空间的维护上去——也就是去记账。而记账又是对赛博空间的稳定与发展做出贡献的行为。因此，广播最根本的目的不在于一种去中心化，而在于维护系统的稳定与发展。这正是赛博空间自发自为的特点。也就是说，这是赛博空间自行的要求，也是必然的要求。就是遵循赛博空间学的第二公理与推论。这不是中本聪个人的要求。而是思维结构化的必然要求，是任何赛博空间的要求。这才是广播行为的意义。相比起来，以太坊与比特币系统的不同在于，以太坊通过合约来约定了以太坊这个赛博空间内再度赛博化的空间，从而通过再度开启套娃的赛博空间结构来维持元赛博空间的稳定性。也就是说，以太坊内部的赛博空间形成了一种契约精神，而这个契约实际上构筑的是以太坊内部的赛博空间的稳定。比如代币系统的问题。如果某个代币的合约做不到维护一种系统的稳定，那么以太坊内部的代币就会一文不值，从而消失、死亡。以太坊的以太币的稳定性建立在以太坊能够重新构筑赛博空间上。也就是说，比特币的稳定性遵循的是赛博空间学第二公理来维持稳定。而以太坊则是遵循赛博空间学第三公理来维持稳定的。

回到上一节的揭示来看，比特币与以太坊系统的稳定性的关键不在于整个赛博空间内部，而在于现实世界与金融空间共同构成的空间支持。而从比特币系统到外部的赛博空间的关键就在于区块内部的随机数。一方面，随机数使得人们得以有欲望进入到比特币的系统中来构建这个系统。另一方面，随机数又构成了这个系统的发展与稳定。因为系统不发展意味着死亡，发展太快也意味着死亡（第二公理）。因此，随机数必须保证在诱惑金融人进入到比特

币空间中的同时，又要维护系统鲁棒性。所以，一般对于随机数是比特币系统中的不稳定因素是不准确地，随机数恰恰是比特币系统稳定因素最为关键的部分。随机数的稳定与不稳定，是两重性的。

然而，在中本聪设计比特币以及布特林设计以太坊的时候，为了形成了从赛博空间到现实空间的过度以及现实价值的转换，他们需要让第一批人能够快速的进入到系统中来，快速的扩充这个系统影响力。这仍然要在开始设立诱惑机制，让金融人进入系统。而这个机制便是难度。中本聪最早的设定是：每十分钟出一个块，区块奖励起初为 50 个比特币，每出 210000 个区块后，奖励减半，差不多每 4 年减半一次。这样，就能使得早期入场的金融人很快地便能获得更多的奖励，自己挖出来的区块更容易地被挂在奖励链上。于是很多人抱着无所谓试试看的态度就进场了。以太坊也是如此，早期的众筹，以及早期的一个块的出块比率更高，正是一种先入奖励。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比特币、以太坊是极其完整的，符合人思维结构的赛博空间，根据赛博空间的第一定律及推论，也就意味着他必然会影响着其他赛博空间的关系与结构，从而使得其他空间必然向比特币以太坊的系统看齐，从而承认其价值。随着入场的人越来越多，比特币以太坊的赛博空间越来越大，现实的人越来越被比特币以太坊系统赛博化。也就意味着比特币以太坊对现实的影响也就越大。进场的人数增多，奖励链的增加也就越多越难，难度也就越大。因为比特币以太坊系统就是一个自我维护的稳定性系统，因此增加了人数他的稳定性不但没有下降，反而是上升了。然而，这并不表明他们的绝对稳定。拿比特币来说，真正地问题就在于中本聪最开始的人为设定上。即中本聪为了让更多的人快速入场，设定了入场分配的更多比特币的设定。这个设定意味着意识形态化。因为如其他任何赛博空间一样，为了维护自己真正地稳定，就必须从其他空间，特别是现实空间寻找支持（这一点我们在赛博主体那一章已经通过现实的实际例子深刻的揭示了这一点）。这就使得赛博空间必然的意识形态化的。比特币在这里也不例外。中本聪的这个举动所形成的意识形态分配，无外乎就是对其比特币系统的认可程度。越早认可的、越相信比特币的，他就入场的越早，获得的比特币也就越多。这起初确实给了比特币更加“稳定”的结果（否则他或许都没人在意），但从整个长远角度来看，他缩短了比特币的寿命，也导致了比特币在意识形态上更容易被现实中其他意识形态攻击的根源。因为他并不是以现实中被认可的意识形态作为其在现实空间的鲁棒控制器的。而仅仅是对比特币所在赛博空间的鲁棒控制器的。正如我们一般看衰虚拟货币的人士感受到的那样：“任何货币必须要有现实权力的背书，如果没有，那他必然是会衰弱的。”实际上，他们可以说是说到了关键，但却又有些歪打正着了。因为这里揭示的不是一种表层的背书还是不背书的问题。虚拟货币需要权力的背书，不在于这个币自身是不是设计的足够好，不在于他结构是否有漏洞的，更不在于虚拟货币是一种并不实存的货币；关键在于虚拟货币需要一种超出本身结构的最先入场机制。也就是说，整个系统的稳定性不是仅仅在系统内部就能够维持的，而在于超出系统之外的部分（即第一定律）。只有一种外在的关系，才能保证系统内部“律法”的有效性。他才能够保证真正地在超出比特币系统的内部稳定性中保持稳定。只有在意识形态的稳定性中才能获得真正地稳定。以太坊也是如此。然而，从赛博个体角度来看，这必然使得比特币以太坊失去他本身存在的意义，因为在一个穿透诸赛博空间学的揭示下，他们变得与现实的货币没有太大的差别了。不过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可取之处——他们能够深刻的以一种“合法”的方式深入到诸赛博空间中（比如以太坊的合约就是一种“合法”手段）。既然如此，为何不创造一个在现实世界意识形态也稳定的意识形态呢？

早先入场的虚拟货币炒币者，实际上是赛博空间中感受深刻的人，他们看到了这点。他们进入到虚拟货币赛博空间中，享受了自己是赛博个体的部分以及带来的收益，因此能够更早、更先的接触比特币以太坊背后的意识形态，并且认可它。从根本上来说，他们成了这个赛博空间的精英。而真正地比特币以太坊的优势则在于他与诸赛博空间的关系上，而不是仅

仅停留在某个虚拟货币自己的空间中。比如虚拟货币与网络空间以及与金融空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上，他可以用来帮助我们理解与管理赛博空间。运用好比特币以太坊的优势，就能构成调控整个网络空间的鲁棒控制器。从而反过来以一种超出赛博空间的视角来治理现实世界的诸结构关系。而这，预示着一个伟大的新时代的到来……

3.2.3 跨空间的比特币以太坊意识形态

中本聪设定了比特币的最早期规则。对于中本聪来说，比特币是一个脱离现实世界的赛博空间，人们如何相信这种虚拟产物能够获得实际的现实利益？这本后暗含了一种意识形态：即相信这种虚拟产物能够影响金融空间与现实世界。比特币的规则正是为了让人们达到对比特币赛博空间的“信仰”专门设计构建起来的。也就是说，比特币的早期设计结构本身就蕴含着让人们能够相信的可能。这正是赛博空间学所揭示的内涵：金融空间与经济空间甚至于现实世界本身就是幻象体系。正是因为人们的社会关系本身就是广义赛博空间，比特币的这种虚拟才能够让那些认识到这一点的人从一开始就信仰比特币的意识形态。他们无非是信任了一种更加虚拟产物（虚拟货币）能够影响次虚拟的产物（金融）而已。不过相反地，如果某人并没有这样的赛博空间学的领会，或者说即便领会了也不愿意认同比特币的意识形态，那么他就不会加入到比特币的赛博空间中来。对于比特币与以太坊来说，早期或许需要在结构中设定一种让人们强行加入到比特币意识形态中的“诱惑”机制（比如以太坊早期的众筹）。然而，当比特币以太坊已经构成了一定社会性的时候，或者当比特、以太币已经能够换取法币，深刻地影响现实世界的时候，根据赛博空间学的定律，人们自然会加入到比特币与以太坊的赛博空间中来，而不需要特别的“诱惑”与“宣传”了。现实也正是这样发展的，如今的比特币与以太坊已经不需要通过刻意的众筹项目来获得支持了，他们已经深入进现实、金融空间之中了。那么，最初中本聪与布特林在最初对于比特币或者以太坊结构上的这部分结构实际上就能够被改良，从而获得更好的赛博空间稳定性。这正是任何虚拟货币的赛博空间所会做的改良过程。于是就会诞生出新的对原赛博空间体系的不同建议，从而产生软分链。对原比特币与以太坊改良的结果，实际上是一种去意识形态化。他不需要通过现实世界的支持来让现实的人入场，不需要众筹，那么把这一部分从体系去除就成为了必然的选择。因为意识形态必然不在赛博空间中，而是现实世界的产物。他并不利于单个赛博空间体系内部结构性的稳定。因此，这部分设定就可以被抛弃，而用新的意识形态来为整个比特币系统支撑。比如，最早的比特币规则：一个块的大小不能超过 1M 的规定也就可以被改变了。甚至于，比特币的产生速率，挖矿出矿率由快到慢，比特币的出矿时间间隔，以及总比特币的有限个数（2100 万个），这些其实都可以在新的意识形态下修改了。现实也正是在这样发生着的。然而，是谁在做这样的改变？谁成为最后的决定者，无论是投票得出的还是股权制，这背后不都是隐藏的意识形态吗？以太坊与比特币都做了这种对于早期意识形态的隐藏工作。但并不意味着意识形态并不存在，他仍然在背后深刻影响着这些赛博空间的发展。

中本聪隐退后，比特币在基本规则上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而真正变化的正是其中包含着意识形态的部分。其中最开始出现的问题就是关于区块大小 1M 的问题。我们从关于区块中内容可以知道，一个区块如果只有 1M，那么随着账单的增加，越来越多的信息包含其中，那么，比特币的区块就要面临着扩容的问题。然而在思考这个扩容这个实际问题前，鲜有人去考察为何中本聪要把比特币区块的大小设定一个数值。区块的大小设定 1M 本质是让人运行比特币的全节点以及其 UTXO 所必然要做出的设计。小的区块有利于比特币系统的去中心化。也就是说，小的区块维护了普通赛博个体的利益。使得现实的因素（设备的因素）在比特币中降低，从而更多的赛博个体进入这个体系，能够挖到矿。这保证了比特币市场对更多的人有吸引力，根本上保证了其对现实世界的普遍影响。但现实情况是随着用户越来越

多，1M 区块明显已经不够用了。这个问题就不得不解决。因此，这看似是一个比特币赛博空间的自我稳定维护的问题，但实际上正因为这个问题关系到的是比特币在现实的影响力，因此，他就不得不成为一个关于比特币的意识形态问题。然而，比特币本身的结构没有任何意识形态支持，仅有比特币自己（或者说这种去中心化）作为意识形态支撑，那么就必然导致各种外部的意识形态看法在这里交锋。他们各自都对比特币改良有不同意见，不同意见则代表不同的意识形态。

中本聪隐退后，Core 开发团队接替了他的工作，Core 开发团队主张采取隔离见证的方法，这个方法其实就是变相地给区块扩容，即将签名信息等等移出区块之中。然而这个方法其实移出的仅仅是区块中的一小部分，并且他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比特币容量的问题。另一个方法则是采用闪电网络。即把比特币的大量交易放到比特币区块链之外进行。从后者可以看到，比特币要对每一笔账进行记录以及广播。赛博空间不像现实世界，没有实存之物的限制，因此比特币系统的账单数量是现实世界的许多倍（即便在比特币并没有很广泛的融入现实世界的情况下）。然而，大多数的比特币账单实际上是小宗交易，这些交易的信用问题对于比特币系统来说既重要又不重要。重要的是因为，比特币体系是一个赛博体系，如果其中有一环出现坏账或者信用问题，很可能产生系统内部的连锁反应，从而导致整个体系的崩溃。说其不重要是在于。对于这些小宗交易本身，如果崩溃了，再重新建立起来就可以了。因此，Core 的闪电网络策略就是将比特币体系分级，从而保证两个比特币市场，其中是小宗交易的，这样信用问题出现了，也可以不痛不痒，着手解决就可以了，不会影响到真正重要的比特币市场。并且，在小宗的市场里，还可以采用闪电合约的方式来解决信用问题（待会再谈这一点）。而大宗交易分出另一个市场，则可以保证真正重要的交易得到变相扩容，从而保证体系的完整。

相对于 Core 团队，另一派的观点就比较简单明了，就是对区块进行扩容，甚至是不限制区块大小的扩容（之后这种极端的观点从 BCH 中也分裂出来，形成了 BSV 体系）。正如我们前面指出的，这样的扩容会影响比特币系统的去中心化。导致比特币体系的分裂。这是 Core 团队指出的问题。大区块一派则指责 Core 团队的隔离见证与闪电网络效果差，而且不能保证信用的问题。于是，两派观点的交锋真正导致了比特币市场的分链。大区块派就与原比特币系统（BTC）分裂，成立了新的（BCH）体系。我们如果从整体来看，这难道不是一场形而上学意识形态的纷争的普遍形态吗？双反都指责对方的比特币改良措施实际上在内部分裂了比特币，或者没有实现更好的去中心化。然而这种指责本身才最终导致了比特币的分裂。这正是形而上学的特点。因为言说而陷入言说。也是意识形态纷争的一般形态。从 Core 团队来说，大区块确实造成了比特币去中心化效果降低，因为大的区块会导致不同设备的人有不同的利益改变。然而，难道 Core 团队的方案不也是一种变相的中心化吗？他们将大宗交易与小宗交易分离开，不正是一种区别对待吗？Core 团队的区分，无论是在交易数量上，还是在信用上都进行了区分。这不正是十分像金融体系中的信用等级以及市场等级的划分吗。也就是说，在原本比特币设定的体系上进行稳定化，必然使得这个体系本身越来越接近于一种赛博空间中的赛博化，即第三公理下的赛博化方式。这是赛博空间跨境发展的必然。我甚至可以预测，在这个思路下，BCT 未来的发展不仅会分出大宗交易与小宗交易的市场，甚至还会分裂出更多等级的市场 A、B、C。还可以根据不同的信用等级，诞生出给不同市场评级的信用评级机构，最终比特币完全的按照金融空间的赛博空间结构不断地发展，从而形成一个与 Defi 关系紧密的又与金融空间同构的网络金融赛博空间。这正是对赛博空间第一公理的推论与第三公理的又一次证明。在这样的意识形态区分下，比特币被分为了两个体系，一个更为重要，信用更好的；一个信用更差的。即便他们内部看起来是仍然是去中心化的。实际上这种区分正来源于现实世界与金融空间。Core 团队不得不做出对于比特币体系的划分。也就是说，对于 Core 团队的方案来说，他们减弱比特币体系的去中心化，是

受制于现实世界之中人的差异所导致的。因为他们坚持了比特币体系内部的不分裂（即不扩充区块），而 BCH 则坚持了在比特币体系内部对去中心化的区别对待，而保证了在现实世界、金融空间中不会因为设备问题弱化的内部的去中心化。两者违背了一种绝对的去中心化。难道我们在这里不是能得到关于赛博空间的许多启示吗？赛博空间中实际上正是有许多悖论，这个悖论是系统必然自带的，即便是完全赛博化的体系中，仍然需要随机数来维持稳定。进而，如果想要维持体系的稳定，就必然跨入到其他赛博空间中，而那些导致体系稳定被破坏的事件，则要么在体系内部就暴雷，导致体系的分裂；要么在跨体系的外部体系中暴雷，导致从外到内体系的分裂。这是赛博空间的必然。也就是说，比特币体系为了发展与维持稳定，反而不可能完全脱离现实世界，也就不可能脱离意识形态，而这种去中心化从意识形态上、从形而上学中就是不可能的。而真正的去中心化，不在意识形态之内。

对于看好或者看衰比特币的人来说，从赛博学的视角去思考，实际上这个市场既不好也不坏，因为他会不断地与现实世界与金融空间同构。也就无所谓相对金融空间的好坏了。当这种同构发生的时候，最早区块链提倡的去中心化其实就已经失败了。由此我们可以预言任何虚拟货币的绝对去中心化其实是一个乌托邦。

或许布特林正是看到了比特币各种方案背后的意识形态之争。因此他干脆直接创立一个能够允许背后不同意识形态所“推选”出来的新的赛博代表（代币）的产生体系——合约。这就是以太坊最初诞生的原因。以太坊之中的各种代币，无不是在以太坊赛博空间中被布特林已经设定好的“合法”赛博化进程。正是因为如此，以太坊的生命力是十分强大的。因为他可以支持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在赛博空间中构筑自己的代表结构。也就因此，基于以太坊，诞生了更多更加复杂的赛博空间体系，NFT、Defi、波卡等等，未来也还将诞生出更多的赛博空间。以太坊的合约系统是他的灵魂。因为他既提供了以太坊系统的稳定，又给予了发展的拓展空间。更重要的是，这帮助以太坊避免了意识形态的显露。任何意识形态争端，实际上都可以以一种结构性的赛博空间在这里体现。不同经济、金融空间、现实世界中具有不同意识形态的人，只要能够设立自己的合约规则，就能够以合约规则建立赛博化空间。从而通过以太坊达成自己的目的。

同样，布特林或许也是看到了区块链技术背后必然包含意识形态之争。在如今对以太坊的改良之中，他开始不做这样的伪装了。最好的例子就是共识机制的转变。

Pow 共识（proof of work）就是工作量证明。比特币即采用的这样的共识机制。这个机制就在于推选出一个能够证明自己为比特币赛博空间贡献最大的“人”，让其有将自己区块上链的权力，从而给予其奖励的机制。比特币是一个去中心化的记账系统，但在去中心化中，谁记的账能够被真正当作能够被采纳，就成了这个去中心化体系的问题。而 Pow 共识就是以计算一道散列函数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谁第一个算出这个值，谁就能够获得这种对比特币体系有“贡献”的奖励。这实际上是一种绝对能力的选举机制。然而，Pow 共识的劣势也很明显。因为他植根于算力，而算力是现实世界的设备决定的，其实并不去中心化。同样，Pow 共识也会因为提倡高算力，而导致人们不顾现实世界的资源限制问题，不断地投入到算力的比拼上来，从而浪费大量的电力资源。

为了解决对去中心化的威胁，以太坊初期是构建了自己的 Pow 共识体系，称为 Ethash 算法。Ethash 算法首先是对每个区块头计算出一个种子（seed）。在用种子产生一个随机的伪缓存，轻客户端会存储这个缓存，从而再基于缓存再生成一个 1GB 的数据集，称其为 DAG。DAG 中的每个元素都只依赖于缓存中的几个元素。也就是说，只要有缓存，就可以快速地计算出 DAG 中指定位置的元素。“矿工”要做的就是从搜索 DAG 并进行散列计算。而验证者因为有缓存，因此很简单就能得到指定位置。而挖矿者则需要大量的搜索。也就是说，相对于比特币的 Pow 算法，Ethash 的算法使得矿工把大量的时间花在了搜索上，而不是计算上。这改变了比特币 Pow 的依赖算力与电力的缺点。从而保证了以太坊的去中心化。但是，这

种保证仍然是相对的。因为他还是依赖一定的设备，只不过依赖的是网络带宽，而更少依赖 GPU、CPU 的算力了。

进一步，以太坊引入了 Pos (Proof of stake) 的共识机制，这个机制则是将一定的以太币投入到 Pos 系统中，从而在使自己成为验证者，然后通过一个当前的验证者都能参与的共识算法，完成新区块的产生与验证。在 BFT (拜占庭) 风格的 Pos 中，分配给验证者相对的权力，让他们有权提出块并给被提出的块投票，从而决定哪个是新块。最后验证者再商量被给定的块是否可以添加的区块链中。

而在以太坊的 Serenity (宁静) 版本中，Pos 共识机制还会做一种“赌博”的选举机制来选出新区块。这个共识机制还有个名称，叫 Casper 投注共识。相比于 BFT 的 Pos 风格来说，Casper 强调的是验证人要拿出保证金来支持他认为会大概率胜出的区块进行下注。类似与赌博下注。赌对了，则拿回保证金加上交易费，还可以得到奖励。如果下注太慢或没有达成一致，那么拿回剩下的保证金，损失一部分下注金。而选错的，则会输掉下注金。而恶意的下注，则会被惩罚（比如下注上采用对冲策略）。

无论是 BFT 风格的 Pos 的机制还是 Serenity 的 Pos 机制，已经是十分明显的股权制了。他们的差异只不过是选举机制上的差异。他符合了我们所说的赛博主体间关系的运作。是与赛博主体的关系结构是一致的。背后蕴藏的是深刻的意识形态。这难道不正像一些意识形态博主通过某种仪式（如辩论）选举自己的忠实粉丝一样吗？过去 Pow 共识 (proof of work) 背后隐藏的是算力的差异，是资本的差异，从而是现实世界阶级的差异。而如今，Pow 转变为 Pos，则是开诚布公的告诉大家要以一种资金的多少来构筑股权从而决定区块上链。这背后是更加明显的资本的差异，但这更加凸显了以太坊以及任何虚拟货币的背后意识形态。虽然这种差异可能是赛博空间的“资本家”，但这恰恰是他迷惑人的地方。他正利用了赛博空间中再构筑的赛博空间，从而再双重的赛博空间里，实行对上一个赛博空间的不平等的精英制。在这里，以太坊越来越像现实世界。意识形态的支持已经到了毫不掩饰的程度。又一次，我们在实践中（现实世界的实践呈现出来的结果）证明了赛博空间学的三大公理。

可以说，任何虚拟货币离不开意识形态的背书。这也就意味着，布特林创立的以太坊对赛博空间学的贡献不在于区块链本身，而在于区块链之中的契约精神的建立。他以一种隐藏意识形态但又允许意识形态争论的方式呈现了多样的赛博空间。这不得不说是一种创举。不过，这里我们不是应该抽丝剥茧的看到更深刻的内涵吗？这种契约精神不正是外在于以太坊的吗？当人们在赛博空间学看到了赛博空间的契约背后真正隐藏的内核的时候，难道没有意识到赛博空间，才是真正需要被超脱被克服的东西吗？也正是如此，网络在这里触到了他的底部。在这种赛博空间学的揭示下，一种超脱网络空间的可能正在诞生。也正是在超出以太坊的赛博空间的前提下，一切都变得手到擒来，我们就可以根据我们真正的现实需要来更改整个区块链的一切参数。并以这样的区块链技术，来引发一场深刻的现实社会的进步与变革。奇点就在这里，跟上。

3.2.4 赛博金融的赛博化与空间结构

比特币体系的分裂实际上是一场意识形态的分裂。同样的，以太坊自身就包含着诸多的意识形态。这意味着，比特币与以太坊的体系正在越来越接近金融空间与现实世界。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到这两个体系中，也就等于虚拟货币的空间将发展地越来越像其他赛博空间的体系。这是符合赛博空间学公理的。这也就意味着，一种赛博空间的金融化正在发生。在这里可以真正区别赛博金融的形成与比特币这样的虚拟货币形成之间的差异了——比特币的诞生来源于的是思维的直接外化，是理论体系的直接赛博化构成的；而赛博金融化，更多的是来源于虚拟货币的体系向金融空间过度的同构赛博空间结构。也就是他是一套线性发展

的赛博化生成过程。金融空间中的赛博个体，或许也会借鉴虚拟货币的体系，从另一个方向向虚拟货币体系融合，从而形成赛博金融化的赛博空间。这都是基于赛博空间学第二公理的线性化赛博空间生成过程。对于目前的赛博金融来说，它还没有诞生出那种直接从复杂结构而来的里程碑式造物。也就是说，直到我写书的当下，真正里程碑式的赛博金融还未形成。

从根本上来说，比特币的体系是以自身的体系作为权威来换取信用的。而这个换取信用的行为就是广播。然而，在我们上面的情况下，这种广播实际上效率是很低的，并且造成信息拥堵与区块变大逐渐臃肿，手续费极具上升等等的问题。而 Core 团队的解决方案之一正是闪电网络。不同于 Core 提出的隔离见证方案，闪电网络的方案则是比特币体系向赛博化金融转变的开端。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比特币的闪电网络来观察在第二公理下的虚拟货币金融化进程：

对于比特币体系来说，广播带来的信用问题能够保证一种去中心化，以及整个体系的稳定。这种稳定是在比特币赛博空间内部所构筑的。而闪电网络实际上是将比特币体系金融化，构成赛博金融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也就是说，闪电网络的比特币体系，实际上就是以太坊。他们都是在赛博空间中通过意识形态达成的合约来进一步赛博化的结果。闪电网络让比特币从第二种赛博化进程转变为了第三种的赛博化进程。

对于原来的比特币体系来说，信用是植根于区块内部的电子签名（仍然是在每个节点进行 Hash-SHA256 运算来保证）之上的，随着广播一起广播到比特币体系之中的。然而这样的方案增加了区块的负担，同时也不够迅速。于是，Core 团队对于小宗交易就可以用其他方式来完成这种信用认定，而不采取广播的方式，从而将签名信息区块移出区块。然而，信用不采用广播方式，实际上已经在信用的认定上违反了比特币体系的去中心化。这就意味着，他已经更改了广播这种信用保证方式（广播的账单部分还存在）。于是，摆在 Core 团队面前的就是要使得被分出去的小宗交易也要以一种去中心化的方式来完成信用认定。又要保证确实能够缩小在比特币体系中区块的大小。而他们采用的就是一种已经如以太坊一样的合约方式。这种合约中包含两个不同的侧面：1、交易双方的交易情况下信用的保证机制；2、交易双方通过第三方交易情况下的信用保证；前者是名为 Recoverable Sequence Maturity Contract（简称 RSMC），中文可以翻译为“可撤销的顺序成熟度合同”。这其实就是金融空间常用的准备金制度。其原理就是双方都把一部分资金存入支付通道里作为“准备金”，之后每次交易都获取用户的同意，更新双方的准备金数额，完成一次就作废之前的“准备金”分配。从而对于整个比特币体系来说，每个账户都仅仅是在对准备金做修改，并不需要真正的沟通。而真正地改变仅仅只发生在想要将比特币从比特币体系中转换出来的时候发生（即兑换成现实的物或者先进与存款）。之后再最终的结果写入区块就行了。（为了保证有人不会拿旧版本的交易记录来提现，该体系还设定了一些防止手段，比如提现一方的到账要晚于对方，使用旧账单要罚没资金给对方。）这大大缩小了区块中为了保证信用的部分，等于删除了信用签名的部分。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在比特币内部模拟现实的金融的赛博金融过程。而后者，则称为 Hashed Timelock Contract（简称 HTLC），中文意思是“哈希的带时钟合约”。实际上就是一种通过暗语的延时转账策略。当 A 想要转账给 B 的时候，A 先与中介签订一个合同，冻结这部分资金到支付通道里，并告诉中介一个哈希值，然后，中介跟 B 签订合同，B 如果能够说出与 A 提供的哈希值算出来的字符一样的字符串，支付通道就把钱转给 B。实际上就是正常金融空间交易行为通过第三方中介来完成资金的授权行为，A 告诉中介授权他可以拿自己冻结在中介中相应的钱。只不过，这种授权转变为了赛博空间的哈希函数来保证。本质上来说，这已经是一个完全的金融空间行为了。也就是说，如果闪电网络在比特币得以运用，那么也就意味着在信用体系上，比特币体系已经完全赛博金融化。这正是比特币已经合约化的表现。在这里，实际上比特币已经和以太坊没有太大的差别，他同样像以太坊那样，构成了第三赛博化的行为。唯一的区别就在于以太坊的合约多，而比特币的合约只是保持在团队

对比特币的优化上。难道这里不正揭示了一种合约的统治权吗？对于比特币优化的团队，难道不是比特币的绝对中心吗？他们手中掌握的正是比特币的合约权限。也就是说，比特币在闪电合约达成甚至于分链的那一刻，不仅仅隐藏了中心化而是确实的中心化已经诞生了。而人们却在说明比特币的去中心化是如何的伟大。或许我们应该反过来看，比特币之所以如此稳定，不在于他的去中心化做的有多么的完善，而在于他的中心化做的是如此的隐蔽。

比特币体系的赛博金融化是从虚拟货币体系向金融体系的变换。而相反的方向，也有借鉴了金融体系对虚拟货币体系转变的赛博金融化进程。而这就是 DeFi。

DeFi 即 Decentralised Finance，就是去中心化金融的意思。他正是借鉴了虚拟货币体系的去中心化的思路，想要在网络空间中构建一套去中心化的金融体系。他的思路就是在赛博空间中模拟现实的金融工作。现实的金融需要真正人去操控，并且，金融空间中的许多信用需要人以及有实存的产品来维持，而 DeFi 的创立则是为了去除现实的这些限制，以去中心化的形式来维持赛博金融的信用以及稳定。他基于的虚拟货币的合约来达成（不仅仅是以太坊内部的）。

首先，金融的本质就是想用现有的价值通过杠杆、抵押、以及大量资金的方式构成资本的增殖，以小博大。而在赛博金融中的以小博大，自然就是建立在虚拟货币的资金池、杠杆以及抵押上。这本质上如金融空间一样，是符号以及时间的游戏。只不过，在赛博金融里，货币脱离了原来的金融空间，企图在网络中重新构成一套去中心化的符号与时间游戏。DeFi 要实现这个目标，首先就是要解决赛博空间中信用的问题。正是在这里，他其实与比特币的闪电网络方案在赛博空间结构上十分接近。他同样要利用背后的意识形态所达成的诸多合约来完成。

在现实世界中，资金是可以用意识形态作为保障的。比如我们可以把钱存进银行，银行可以拿钱去生钱，都是背后有国家权力机构做保障。所以信用不成问题。除非发生大的社会动荡、政权的更替。然而，如果赛博金融在网络空间中也是这样的话，他就必须符合金融空间现有结构本身。赛博金融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因此 DeFi 绝不局限于一个建立在现实世界权力背书下的信用体系。这正是去中心化金融的目标。然而，去中心化意味着没有现实中直接的意识形态的担保。没有信用，没有愿意把钱拿出来构成资金池，也就没有杠杆与以小博大了。这种矛盾正是所有去中心化金融所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

由于赛博金融是对整个赛博空间的金融体系。因此他就必须首先构建一套与所有虚拟货币相关的赛博空间结构。即在链上继续生成链，虚拟货币链上生成新的赛博空间（链）。比如想用比特币抵押获得更多以太币，赛博金融则需生成一个他们之间关系的链，以好保证赛博金融的去中心化。这等于重新在赛博空间上又建立一个空间。之后，在进行如比特币最初去中心化一样的思路就可以了。在一部分的 DeFi 中，其思路其实与 RSMC 与 HTLC 的方式一样，就是准备金制度。再加上虚拟货币体系中同构的一些去中心化手段：如智能合约、机器人、人工智能等等。就可以完成一个无现实人参与的去中心化结构的构成。

用比特币作为抵押换取更多的以太币为例。这是一个跨链的交易。那么就必须要形成一个高于他们之上的赛博空间，下简称为第三链。之后就可以做如下操作：第一、把比特币冻结在第三链一个中介的地址中，这样就会在第三链中生成一个这个地址的契约（通行证），Pseudo-BTC；第二步、用智能合约抵押这个 Pseudo-BTC，从而就能获得相应的在这个链条中的中介币（即这个新的赛博空间中的一个一般等价物）。第三、由于在这个新的赛博空间中，很多的人都会做同样的行为，因此我只需找到做了同样工作的 Pseudo-ETH（以太币）就可以了，最后一步，把这个 Pseudo-ETH 对应抵押的以太币兑换出来就行了。

难道通过之前的论述，我们还看不出这里存在的赛博空间学规律吗？Defi 最原初的去中心化，实际上是通过赛博化而达到的。这种赛博化构筑了新的赛博空间来隐藏现实世界以及金融空间的中心化与意识形态样貌。首先他们所选择的第三链，就是在原来的赛博空间中展

开一个链，也就是取开集构筑一个新的空间。再次，这个空间允许更多的合约生成，这些合约看上去没有意识形态，但背后是上一个赛博空间（在这个例子中就是比特币与以太坊）中的货币的多寡，这也就意味着，这个更加深入的赛博空间，其实是上一个赛博空间中的“大资本”所背书的。如果这个第三链上生活着“数据人”，他们一定会呐喊“反对资本主义”。从而，他们就会形成在第三链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弄一个实际上不可能更加新鲜的共运史再现。难道这还不明显吗？任何的赛博空间，都是这样无尽的重复叠加的。背后不过是现实世界的那些老问题罢了。也就是说赛博金融在结构上没有任何创新的之处，他只不过是利用了新的赛博空间来构成一个新的去中心化结构初始阶段，也因此我们在此就已经可以预言，DeFi 必然一步步地会与金融空间越来越像，另一方面，DeFi 也必然会在这其之上构筑更加复杂，产生更多的赛博化后再赛博化又赛博化……无尽赛博化下去的空间产物（现如今 DeFi 有很多空间结构，比如：Curve；Uniswap；Mooniswap）。这个空间可以无限的套娃下去。但这是后话了。

DeFi 在建立了新的赛博空间之后，完成了信用的设定，但这并不是去中心化金融完成，因为他还没有完成杠杆这一行为。因此，在新的赛博空间中，DeFi 需要做的就是设定一些金融服务机器人以及银行来完成目标。这不正是一个元宇宙的诞生吗？（元宇宙不正是人们脱离现实不断地赛博化构筑的乌托邦吗？因为人们看不到赛博空间的重复，自然会认为元宇宙是什么新的东西。而不会有现实世界的那些问题）。对于元宇宙与 DeFi 来说，只要在新的赛博空间中，建立起赛博“银行”，那么很多人就可以把比特币与以太币等等虚拟货币都抵押，这样，银行就形成了资金池。不过，这个银行可以不断地变幻形态，从而让人们看不出他实际上是深层赛博空间中的银行，以好隐藏背后上一层赛博空间的意识形态。现在对于 DeFi 来说，关键就在于要形成杠杆，进行超额借贷，同时也要保证信用，防止坏账。不过，由于赛博空间是思维无限性的体现，也就意味着他在结构上需要完备，否则就会成为攻击的漏洞。现实的银行可能允许一些坏账的产生，因为背后是权力机构保障。然而，在一个无中心化的赛博空间中，一点坏账就会导致整个空间的崩盘。因此赛博金融不允许一点坏账，而 DeFi 的做法就是只能是用合约强制平仓。智能合约就规定，你要用抵押的 1BTC 去借贷 10 个 BTC，那么当我发现你账号中的 BTC 小于 9.05 个的时候，我就执行合约，把抵押充公，从而防止坏账。DeFi 的赛博金融同时创建了许多金融机器人以及合约来保证更多的金融衍生品的运作。这正是一种平均处理悖论的手段。把问题平均化，推向未来。而到了未来，他们就可以提出一些新的 DeFi 金融项目，再不断地创造新的赛博空间来无穷倒退。

然而，对于赛博金融这里面的危险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且不说这个体系要是受到黑客攻击的极端情况。就说这其中资金运行方式，实际上就已经是非去中心化的。智能合约与机器人所做的。无非是模拟金融空间中的绝对理性的图灵完备体系与完备的中介经纪人的角色。当现实的人进入到这个空间中，意识形态就必然会渗透到其中，从而最终瓦解掉赛博金融的去中心化。DeFi 中的合约，他们共同构成了的“银行”实际上体现的正是各个 DeFi 合约创建者的意志。不过这不是重点，重点在于，他隐藏了上个赛博空间中的资金多寡问题。而上个赛博空间的资金多寡影响的正是现实世界的资金多寡。难道 DeFi 与任何的虚拟货币所要达到的不正是对于现实世界的影响而赚取现实的金钱吗？那怎么又可能抗拒现实意识形态的渗透呢？当新的赛博空间中出现了数据堆积、交通拥堵等等的必须建立在现实的计算机算力以及硬件基础上的问题的时候，这个体系就不得不面临一种穿透赛博空间的可能。这也就意味着去中心化也就无法实现。从而与现实世界的金融体系变得越来越像。也就是说，赛博金融又一次符合了赛博空间学的第一公理。DeFi 只不过是利用了新创造的赛博空间初期的空间模糊无法分清的特征，不断地引诱着人们进入到这个赛博空间，并声称这里是无意识形态的，这里是完全去中心化的。同时，他还有上一个赛博空间作为缓冲，即便一个项目倒了，一个合约出现问题了。人们仍然在赛博金融之中，只需要回到上一个赛博空间（以太坊）

中去就行了。从而人们会认为这其中没有什么真正的不平等与意识形态。一切都是真实的去中心化。新赛博空间创立时因为赛博空间的叠加，是具有混沌性质的。人们是看不出来在混沌时期的伪装意识形态的。只有当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他就会越来越像现实世界靠拢，从而诞生如现实世界一样的问题。

换一个角度说，赛博金融的意识形态化难道不正像是粉丝圈的创立以及拉人入场赛博化再进行破圈的过程吗？这也是为何我们要进行对于赛博主体的分析原因。因为赛博金融同样具有赛博空间学普遍意义的。赛博金融背后的金融体系作为赛博平台，引诱非赛博个体或者是上个赛博空间中的赛博个体入场。同时对内对外赛博化，再不断扩充圈子。再在其中寻找意识形态来帮助赛博圈子解决发展与稳定问题。下一步，帮助“大资本家（上一个赛博空间大量虚拟货币拥有者）”发展经济实力与现实权力。这其实是如出一辙。赛博金融最终必将意识形态化。他必然要维护自己赛博圈子的意识形态。也必然要用发展新兴的金融体系以及创新的去中心化组织来作为幌子，从而来诱惑人们进入赛博金融体系中。太多的人受到这种去中心化的组织形式以及伟大的理念的影响。然而，这根本上是形而上学意识形态创造出来的幻象。正如一些赛博自媒体往往会宣称自己是为了穷人为了底层群众一样，拼命地赚支持者的钱那样进行欺骗。赛博金融从本质上也是如此。更危险的是，Defi 由于是建立在图灵完备的合约之上的。他在本身就是赛博化的再赛博化，其本身又是完全自治的，这也就意味着 Defi 整体结构同样要处理如图灵完备一样的死循环问题（无限悖论）。然而，Defi 如何能够避免一种死循环呢？在经济空间中，我们把这种结构的死循环称作庞氏骗局。Defi 不正是具有这些所有特性吗？也就是说，如果 Defi 不依靠现实的不完美性，那么他就必然会落入庞氏骗局之中去。然而，他的去中心化的理念却又不允许他去依靠现实的不完美性。也就意味着他的结局要么是中心化，要么成为庞氏骗局，用新入赛博空间的人去填补上个赛博空间的问题。现在的赛博金融建立的基础是虚拟货币，即上一个赛博空间。他之所以还未被人们发现这是一场没有尽头的赛博化进程以及永远无法停下来的图灵完备体系。是在于他所依靠的虚拟货币现在还是被现实社会所承认具有意义的。通过虚拟货币，Defi 还能维持自身的现实性，即他仍然选择了一种隐藏的中心化。然而，如果虚拟货币在现实的意义被瓦解，那么一个没有现实基础的去中心化金融，也就必然的是庞氏骗局的。

赛博金融他的真正危机并不来源于黑客的攻击以及体系的不完善，恰恰相反，他的危机正来源他是完备的体系，又是不断逃避与隐藏意识形态与现实世界的体系。他的危机来源是其本身。这种完备的体系，是必然失败的乌托邦以及伪装了中心的庞氏骗局。这正是形而上学的特点。在 DeFi 中，我们已经看到这种资金黑洞的可能性，这是其赛博空间的本质导致的。他必然卷入极大的资金，来不断填补其中永远无法填补的黑洞。因为他并没有真正通过劳动生产什么，更没有现实国家暴力机器为其意识形态背书。更没有一种停止的机制。当一种穿透赛博空间的现实动荡产生。当一件艺术作品利用他的大地性穿透这些空间的时候，就是他崩溃的时候。那时候，一个没有现实意义的赛博金融只不过是赛博空间的符号与时间游戏罢了。

3.3 作为艺术“装置”的区块链

在虚拟货币与赛博金融的关系上，我们还是能够看到他们的共同点与区别。虚拟货币诞生是思维外化的直接赛博化。虽然我们也能把虚拟货币诞生当作是互联网线性发展到一定的结果，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虚拟货币依靠着网络，并没有形成在现实世界的实践家。也就是并没有人把虚拟货币当作一种改变现实世界的契机来看待。因此，现阶段的虚拟货币来源更加的理论化，因此在他的初期结构更加重叠，以至于人们无法分清其中的意识形态，从而企图远离意识形态来构筑一个互联网的乌托邦。当下的虚拟货币本身并不关注到人，而仅仅

是以区块以及算法相联系。从而他并没有超出赛博空间更多的部分。在比特币的初期,这种乌托邦确实建立了起来。相对来说,赛博金融是将金融空间的结构转移到了新的赛博空间去构建。是第三公理下的赛博化进程。也因此,他就必然包含着更加复杂、叠加的结构形态。然而这个过程如果展开,就会发现他会不断地走向与现实的金融关系相类似。也就是说,在线性发展上来看,他们不断地在践行着、证明着赛博空间学的第一公理及其推论。

对于直接赛博化的虚拟货币与赛博金融来说,目前他们仅仅看到了他们在网络空间的意义,还没有反过来以虚拟货币来影响现实世界(区块链技术在中国有一些被用来影响现实产业。这是区块链技术的真正现实世界应用,但虚拟货币还没有做的这样的转变)。从前面的论述中我们已经得到了许多结论:虚拟货币与赛博金融的空间最终要保证系统的稳定,就必然要通过那些不可稳定的东西来稳定,来穿透。而现实世界——这种不可稳定而稳定世界的东西——正是我所说的天地性。一切的赛博空间,实际上都植根于此。这也就使得无论是有多么深的空间套娃结构的赛博空间,也都必然要回归到现实世界。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把这种必然的规律考虑进虚拟货币与赛博金融之中,从而对其改造呢?即在一个天地性的基础上,对整个虚拟货币与赛博金融进行改造。

之所以对于虚拟货币与赛博金融进行改造,是来源于这种改造是可能的,并且是有效的实践。他的可行性来源于他们最初的赛博化进程,本身就是符合赛博空间学,而现实世界也是一种赛博空间,那么,就可以反向利用虚拟货币与赛博金融,来改变现实世界。我们现在就是要同样延续这样的赛博空间的实践,把现实的天地性以及现实的实践意义加入到赛博空间中去。反过来,再用这样的被植入天地性的赛博空间来获得对现实世界的改造。这意味着,对其的翻转式的改造,必然是在实践中诞生出来的赛博学本身,而不是过去仅仅在网络空间中的“实践”了。从而,让虚拟货币与赛博金融成为赛博学调控各个赛博空间的一部分,进一步的,他引导赛博个体从诸赛博空间中超脱出来。正是因为如此,在明知虚拟货币与赛博金融必然走向去中心化的失败、必然走向与现实世界与金融体系相融合的情况下,我们仍然选择支持这两个新兴赛博空间的发展而非抛弃他们。但,这种发展必须转向,他不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的思维的乌托邦上。而必须建立在感受与滋养的乌托邦上。同样地,对他们的改造可以形成对赛博空间调控的抓手——这才是他们诞生的真正地目的——而不是通过虚拟货币与赛博金融来创造一个独立于现实的虚假世界。更不是用这种思维虚假的乌托邦将现实世界也改造成这种虚假乌托邦,因为这本身就脱离现实,是晚期的资本主义景观。我们要做的改造,是用虚拟货币与赛博金融来揭示这种虚假,来揭示更加深刻的领域。

虚拟货币与赛博金融有着一种对赛博空间调控的优势,因为他们本身就已经深刻地反映了赛博空间的复杂结构模式与赛博空间规律。正是在对于虚拟货币与赛博金融的认识中,我们找到了很多对于赛博空间的启示。如果没有这种启示,人们不会深刻的认识到外在于结构的重要性。如果没有虚拟货币创造赛博空间,我们或许很难理解一个稳定的社会实际上是外部的不稳定所创造并维持的。我们也无法感知到现在赛博空间的发展进程。比如在对赛博主体的论述的时候,我们深刻的发现如今的网络空间,实际上并没有诞生出真正表达符号欲望以及符号交换的一般等价物。也就是说,对于互联网内的诸赛博主体来说,他们还没有按照历史的自然生成,形成更加贴近思维结构化的阶段。

认识现在的网络空间进程实际上是我们植根于实践的重要前提。我们需要在一种明晰性的前提下,才能运用好网络空间,进而将一种天地性植入到其中。网络空间在赛博空间学的揭示下诞生出了一种“触底反弹”,本来在虚拟货币与赛博金融的不断赛博化中,赛博空间变得更加繁杂,叠加的赛博空间也更多。但是,赛博空间学的研究穿透了所有的空间体系,从而,这种研究本身打开了人们一种穿透诸空间的视野。因此,赛博学离不开赛博空间的研究。而赛博空间学更离不开赛博学的实践。也正是如此,我们需要弄清楚现在赛博空间的发展进程。以好穿透它,并绽开更加深邃的外部世界。

如今的网络空间，一方面是生成的赛博化，在这一部分来说，他的复杂结构还未展开。另一方面，网络空间又有着直接赛博化的部分（电脑技术实际上也是如比特币一样直接赛博化的产物，因此电脑与互联网的发明是开辟新时代的，而后的互联网发展，则是再这个空间上运用技术手段的再度异化结果）。而这部分又发展的十分完善。这其中当然也包括比特币的结构。也就是说，根据赛博空间第一公理，网络空间会不断地向现实世界的体系接近。虽然这样地网络空间还未诞生，但其中的设计早就已经包含在计算机网络之中了。计算机技术、计算机语言，实际上正是这种直接赛博化的产物。他是网络的基础。而现在的赛博网络空间，各个赛博主体的关系，也就必然接近于这样的一种结构类型。同样，这种结构类型也是我们分析出的比特币以太坊系统的结构。或许这样说过于抽象，那么举个例子：以太坊里的默克尔-帕特里克夏树实际上就是计算机数据存储的树结构，然而，这同时也是赛博主体间关系结构。同样，这样的树结构也是现实的人际关系圈结构。当然，我们可以通过一种拓扑学视角把树的节点看成一个开集。从而更复杂的分析树结构。

当网络空间得以达到一种充盈状态的时候，比特币与以太坊的优势就会发挥出来。一边他们作为一种历史生成的赛博空间，他们就必然不断地接近的现实世界结构。另一方面，他本身就是赛博空间的货币。也就是说，当比特币以太坊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它必然会作为跨越网络所有赛博主体的符号欲望的一般等价物。（同样的工作如果交给法币去完成，那么他同样要先在网络空间中形成虚拟货币分身。那其实就是现在的虚拟货币）同样地，赛博金融也有这一特点，他几乎可以标示网络空间中赛博主体的一切符号关系，并将他们在网络空间通过虚拟货币的拉扯，进入到现实世界与经济空间中去。如果虚拟货币得到一种穿透性的启示，并且他们能够标识整个网络的欲望，成为一般等价物，那么他就可以利用赛博空间学的穿透性来达到对所有空间的调控工作。我们可以植根于赛博空间学的基础，对虚拟货币做一些改造。

首先，既然虚拟货币与赛博金融在我们的揭示下表明他本身就存在意识形态的支持的。退一步说，在他们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他们也会被意识形态所俘获。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创立一个新的，本身就有马克思主义支撑的虚拟货币系统呢？当然，这看上去不符合他们去中心化的目的。但是，真正要达到赛博空间内部的去中心化，就需要一种外在的去中心化来维持。也就是说，只有现实空间的中心化支持，我们才可能完整的保证网络空间的去中心化。在这里虚拟货币功能发生了转向：他的方向不是向内的内卷。他的目的不是为了建立一个向内的赛博乌托邦而存在。而是向外的影响现实世界。成为现实世界调控网络世界的控制器。控制网络与经济空间的人回归到现实生活，回归到大地性的调控器。这种调控体现的不是一种强制。因为它同样可以允许给不愿意接受现实的人让他们沉浸于形而上学快乐生活中。这种调控允许网络空间内部，具有最大的去中心化自由。只有在外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的支撑下，这种赛博空间内部的自由与去中心化才得以实现。虚拟货币与赛博金融这一身份的转变，也就使得他们可以抛弃掉原有的思想束缚，去作为一种对超脱赛博空间的真正实践的道路而存在。

由于一种具有中心化的马克思主义网络，不需要去维持虚假的去中心化幻象。因此中本聪在设计比特币以及布特林在设计以太坊时候的一些设定也就不需要存在。而只保留赛博空间内部的去中心化就可以了。因此，很多对于外部意识形态稳定作用的设定也可以更改。比如入场时候给予的奖励数量多，之后奖励少这类的先入优势就可以去除。改成由某个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组织或机构来完成这种背书，重新创造一个新的赛博空间的虚拟货币。在一开始，由于有现实世界意识形态的背书，自然会有很多支持这种意识形态的自然人主动加入到这个虚拟货币体系当中。然而，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必然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求，因此并不会轻易的将早期的虚拟货币随意发放给看似无差别，但其实是具有一定资产的“群众”或者赛博个体。而这正是在意识形态下的调控点，在此，虚拟货币构成了一种调控社会结构

的功能。其中，先把早期的虚拟货币发放给那些在需要赛博空间维持生存希望的人手上。比如一些在现实生活中不能自由行动的病人，以及一些继续要社会关心的，生活孤独的独居老人，并教会他们如何通过赛博空间的符号欲望来满足自己，保证自己生活的快乐，调节现实社会的不公平。（满足他们在现实的不公并不是重点。因为他们或许在现实中更有丰富的感情，有深刻的生活。甚至于，他们其实并不会理会网络空间发生的事情。而这就是真正的大地性的来源。但是既然他们不理解网络，如何让他们进入到这个体系中，从而在网络空间植入大地性呢？参看下一章）同样还能以教育为目的，利用教育的手段通过对赛博空间的理解，加强大家对现实世界各种赛博结构的理解。因为马克思主义，所以这样的虚拟货币也不需要前期的奖励更多。只需要进行合理且平均的分配就可以了。

然而，这都不是对于虚拟货币最重要的改革。在赛博空间中，如果能够以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去对赛博空间重新划定，并以此来反向揭示现实世界。那么，达到自由王国的可能性，就在网络中开辟出了一个外在性的可能性空间。即在虚拟货币中，利用去中心化达到一种计划“经济”的目的。而这种“计划”，利用去中心化的网络。构成了一种对现实人的普遍性。他保障了现实人的基本社会性质。同时，又因为人必然生存在现实中，他同样能在调控下关照到每个人的个性。既能够让所有人选择自己的自由，又能够保证现实世界的稳定。这正是只有依靠区块链技术且只能在网络空间中才能实现的事。我们需要一个连通赛博空间与现实世界的装置。他的作用不是想赛博个体那样，把赛博空间的符号欲望转换为现实单一的欲望。他要做的，是将大地性的欲望转换到赛博空间中，从而赋予网络大地性。这是能够引导赛博主体的符号欲望打通连接到现实的通道。

赛博空间的“计划经济”意味着，中心化下的虚拟货币发展会更加快速。虚拟货币必然在赛博空间中成为一般等价物。虚拟货币在此的转变可以完成他的两个职能：具有自为的体系维护与发展。同时又可以使得赛博空间的赛博个体的欲望得到释放。赛博个体可以在购买赛博空间的一切虚拟商品中（比如网络游戏内的商品，音乐的版权，赛博圈子的身份符号）被赋予现实大地性的意义。这大地性正来源于某种转换的装置。也正是在这种改造下，赛博空间中真正行为，被赋予了现实意义。这等于解救了他们的符号欲望。当虚拟货币体系充盈网络空间的时候，当这种转化大地性的装置得以实现的时候，绝大多数的赛博个体的符号欲望都会被具有大地性的装置所标记。而对这种虚拟货币的调控，就能完成多赛博个体符号欲望的引领作用。而这种调控的结果就是：不让赛博个体感受到自己的符号欲望受到强制力的限制，同时还可以让他们在美好的时期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现实生活上；在痛苦的时候利用赛博空间的快乐度过难关。

这样的区块链功能的转变，同样使得符号欲望不仅仅只在网络空间中得以释放，还给现实的生活带来切实的好处。赛博个体在赛博空间中的行动得以换取现实的奖励，从而给赛博空间一条通向现实的道路。这种转换装置可以让赛博个体回归到现实生活。将一部分符号欲望在现实中释放掉，从而保证良好的网络环境。另一方面，网络空间也同样以符号欲望给人带来快乐（逃避现实世界的不公，网络成为了乌托邦），因此虚拟货币的发展会让这个体系更加繁荣，他们不仅能够享受符号欲望，也能够获得一种更加具有现实意义的“符号欲望”，在这种转换下，符号欲望增加了其不可把握性，失去了原本符号欲望的单一性，从而慢慢地脱离真正单一的符号欲望了。这种转变不是我们之前所批判：用赛博空间的符号欲望的单一性影响现实。而是相反。因为在虚拟货币充盈的赛博空间中，符号欲望从象征的符号中被聚集在了虚拟货币本身，而这个虚拟货币又被一个转换“装置”植入了大地性。因此它不会诞生出互联网如今的过于符号化的问题（当然还会有符号化问题，符号欲望以及由此建立的消费主义观会一直存在，但通过虚拟货币的充盈，这种符号欲望与消费主义会会得到一种开放性）。人们从赛博空间欲望到现实欲望的转变将变得更为多样，从而在这种转换性质的虚拟货币的承载下帮助人们更加的关注到现实世界。在调控下的虚拟货币最终达到一种理想的状

态——只允许虚拟货币兑换生活物品。在这里，虚拟货币充当的是购物券的职能（并不意味着现实世界是计划经济，现实世界仍然是市场经济。而赛博空间可以是“计划”经济的形式作为现实世界的补偿）。这正是一种创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它使得既计划又市场的经济政策得以真实的落地。而这种矛盾的情况只有在打开了网络这个赛博空间，并让他真实地发展才成为可能。

在虚拟货币的细节上，由于虚拟货币职能的转变。对于虚拟货币的挖矿行为也可以改变。现在的以太坊已经采用了 Pow/Pos 模式来作为奖励机制以解决 Pos 对于电力资源过大的问题。但采用的 Pos 共识的背后蕴藏的还是股权制，是包含意识形态的。但如果我们撕去了以太坊对意识形态隐藏的外衣，直接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根基，那么我们就可以采用更加平均的方式作为记账的奖励方式，甚至可以直接奖励一些在设备与资金上处于劣势的“挖矿”者。这都可以通过外在的中心化来保证。同样，在未来虚拟货币只能供个人兑换生活用品的这种理想化状态下，因为金融的杠杆在赛博空间并不存在，人们就并不会过分的获取挖矿的奖励，而只需要保证自己的基本生活就可以了。在这种调控下，虚拟货币成为了一种国家发放的，提供更高生活水平的方式。他保障了人民的享有更好的生活条件。

至于赛博金融，实际上本身就是赛博学的题中之义。然而，在我介绍完一种现实性的虚拟货币之前，这种赛博金融是不可能的。并且，由于没有很好标记赛博空间的一般等价物，依靠赛博金融来调控实际上也是捉襟见肘的。只有完成了对虚拟货币方向调转，我们理清了虚拟货币以及赛博主体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之后，赛博金融的现实意义的转化才成为可能。赛博金融实际上同样是从网络空间反过来得以调控金融与经济空间的一种手段。他增加了金融空间与经济空间的丰富程度，从而引导一些资本家、金融人、经济人也在赛博空间学的穿刺性下回归到关注现实世界中去。从而更好的体会与理解更加深邃的现实世界。更加把精力放在人类追寻的星辰与内心宇宙之上。

或许，有些读者看了上面对于这种转换“装置”的虚拟货币的描述心中反而多了许多疑惑。认为这是不切实际的幻象。这种疑惑也来源于我们还没有把一种更加具体的方案摆在大家面前。而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将这种脱离现实性通过某种改造与实践来切实地开展起来。这种实践是引导人们回归到现实与大地中去的真正行动尝试。而不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概念游戏。现在，就剩下一个关于这种实践的具体计划了……